

正
路

第一卷第二期



湖
書
局
印
行
風

12
050
159-66=2
41

正路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目 錄

(一九三三，七，二〇・出版)

木刻畫二幀

衆怒
前夜

-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林素庵⁽¹⁷³⁾
- 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了.....張耀華⁽¹⁸¹⁾
- 南美風雲之真象.....馬亞人⁽¹⁹¹⁾
-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許滌新⁽²⁰³⁾
-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蔡洛岡⁽²²³⁾



A958579

進化論的真憑實據……………艾思奇(237)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
在軍縮會議的演詞……………笛秋譯(261)

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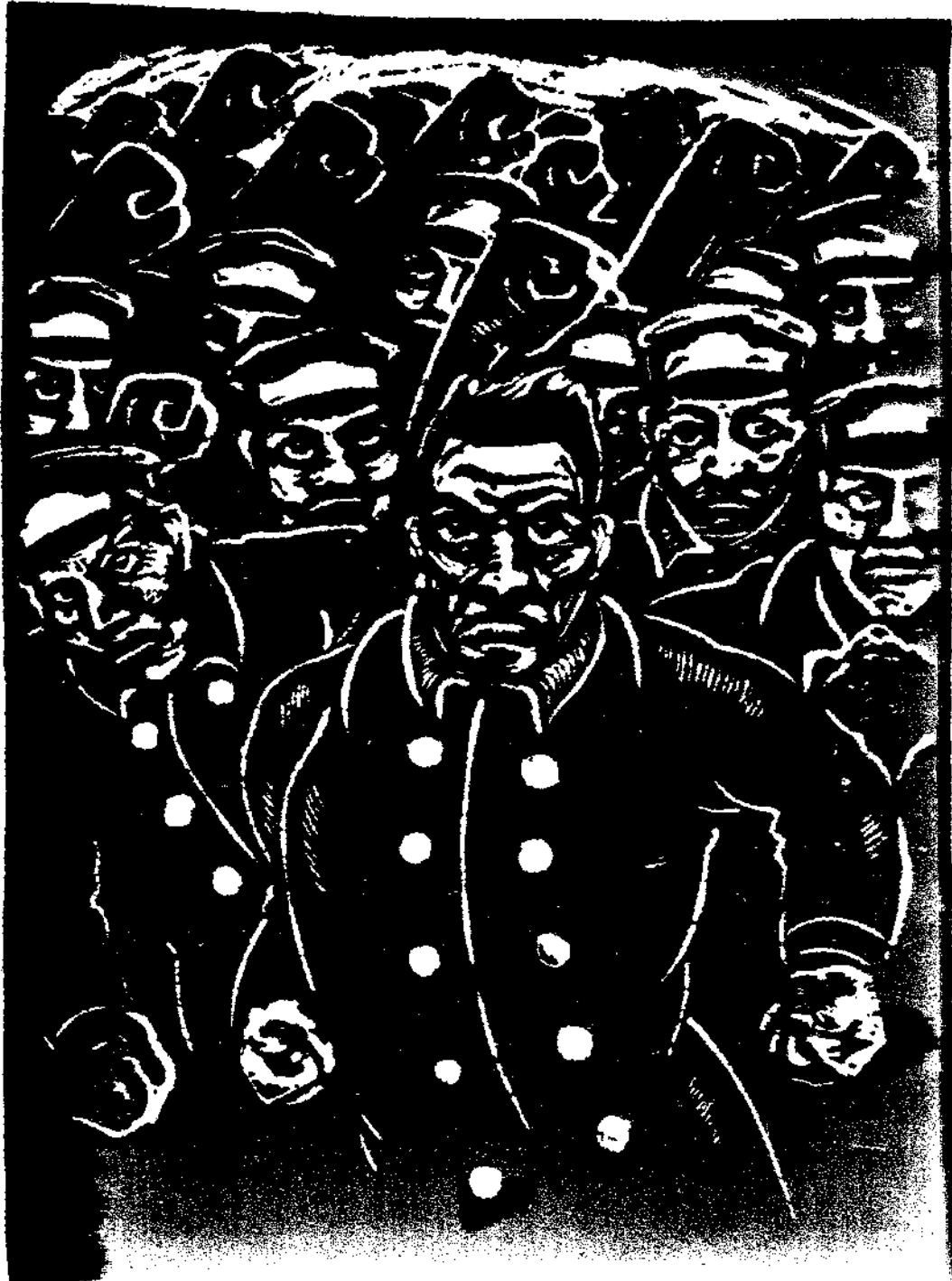
塘沽協定痛言……………	洛	崗	(277)
二萬萬元的棉麥大借款……………	舍	芬	(281)
巴比塞調查團來穗……………	綠	莎	(285)
畢業會考風潮……………	嘉	年	(287)
廢根銀行舞弊案……………	耀	華	(290)

文學批評之基準……………宮本顯治…林琪譯(294)

路，望那邊走……………蘇聯哆羅阿夫作……………適夷譯(302)
——祇有一條

火……………謝翠茵(316)

中華婦女解放促進會緣起……………來 俾(339)



“衆怒”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

林素庵

經過洛桑會議決定召集而醞釀了一年的世界經濟會議，終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南甘星墩皇家地質學博物院正式開幕了。據說會場佈置，「宏敞奧美，罕與倫比」；開幕時，英王親臨致辭，六十六國代表咸集一堂，多為各國政府之主要人物，可稱為凡爾賽和會以來最大的政治家經濟家集會。

雖然當大會開幕之際，會場外面，有隔街的「皇家理工大學學生羣作貓聲（表譏笑意，劇場所常見），一再不已」；「示威羣衆之喧嘩及機關槍聲起自通衢間，竟與王之演說相終始」，未免美中不足，使代表們有點掃興。然而盛會終歸是一個盛會，因為帝國主義的代表們，正滿望着由這個大會找出一種方法來「應付同遭之危難」，而且生怕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

「苟此大會默然而散，表示吾人(他們)不能製成新政策，及戰後所行摧毀國家與搗亂世界的經濟政策尚須繼續實施，則吾人(他們)豈不辜負各地人類加諸吾輩(他們)之委託」(美國務卿赫爾語)；就是說，生怕會議失敗，無以維繫人心，保持資本主義最後的統治。

世界經濟會議，現正在開始進行之中，將來的結果如何，是否能夠不至「默然而散」？這裏不想卽下斷語。但是，從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對立之尖銳看來，殊令人覺得牠的前途總是凶多吉少，在大會開幕的前後，已有許多的徵兆表現出來了。

目前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對立，已是尖銳到劍拔弩張的程度了。各強國的軍備擴張，正和裁軍與和平的聲浪正比例的高漲。帝國主義的內部戰爭之所以還不至爆發，這是因為她們覺得她們的共同敵人——蘇聯的實力之加強，她們又擔心着國內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勞苦民衆的革命勢力之不可侮，不敢貿貿然輕于嘗試。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她們正在企圖在可能的範圍內，找到一種暫時妥協的辦法，一方面可以統一反蘇聯的戰線，進行武裝干涉蘇聯；另一方面，好讓大家好專心一致來壓迫國內的革命勢力與俄在

殖民地的叛亂。同時，在這過程中，他們並沒有忘記奪取霸權並且利用牠以多獲得一些贓物。這就是帝國主義一貫的政策。這種政策，在近年來的一切會議之召集以及在會議中的一切糾紛爭論，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無論牠是用着怎樣的冠冕堂皇的措辭。

因此，帝國主義者遂常以「和平與繁榮」為號召。繁榮固然是她們夢寐以求的標的，而和平也為她們欺騙民衆不可缺少的幌子。日本帝國主義用着飛機重砲轟炸中國的平民，口裏却說是爲了東亞的「和平」；英國帝國主義則公然在裁軍會議主張將用天空轟炸來表演她對於遠隔殖民地的「和平」：都是最好的例證。她們有時還說得娓娓動聽：「和平與繁榮之必要條件，在經濟政策之適當的整理。經濟的衝突，除若干例外，乃危及世界和平之最嚴重而永遠的原因；故此會其進行增進與成立經濟的和平之偉大工作，蓋經濟的和平乃一切和平之根本也」(赫爾語)。然而只是說說而已。例如關於關稅休戰，在原則上，沒有不表贊同，但一到實際加入，就有許多保留條件。她們也未會不知道，政治的衝突達到極端緊張的時候，「經濟的和平」是談不到的。因此，她們——尤其是英美兩國——都希望能夠在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之前，儘可能的產出一種可使軍備競

爭暫時緩和的裁軍公約。美總統羅斯福請和平的實言，主要的目的就在於警告希特拉使之就範而接受英國的提案，以便最低限度的裁軍公約之產生。

然而事實證明了這種努力之無效。希特拉的氣焰，一時雖因美總統宣言的壓力而稍為低斂，但是帝國主義的深刻複雜的矛盾仍然存在，所以裁軍公約終於不能在經濟會議開幕之前產生出來。裁軍會議，結局只好仍用向來慣用的拖延手段，決定「俟英國所提公約草案初讀完畢後，立即休會，其重開會期預定不當遲於七月三日」，勉強的作一小結束。

英法德意四國，畢竟是「自家肚裏明白」，知道裁軍會議將連產生一個苟安一時的最低限度的公約也很少可能，所以，趕忙為牠(裁軍會議)預備後事，所謂四強公約第三條，就包含有這一意義。這就是說，在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之前，列強政局衝突的局面並沒有緩和了多少。這種衝突，是一定要反映於經濟會議而減少其成功的可能性的。

距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不到一星期的六月七日，醞釀數月的四強公約，居然簽字了。有些人以為歐洲政局發見了一道曙光。其實，事情並不許那麼樂觀。當四強公約簽字

之際，有些意人大為興奮，那是因為這公約是戰後意國第一次提倡成立的公約。而實際的最大勝利者還是英國，她由這一公約提高了德意在歐洲的地位以抗法國，造成英國舉足輕重的形勢；同時控制德國，把德國的修約運動納入國聯盟約之中。這樣一來，法國纔能夠相當安心，接受條約；同時，小協約國和波蘭，因法國外長彭古有口頭和書面的保障，也就不加反對了。其次四強的衝突暫時略為緩和，可以一致對付蘇聯。哈瓦斯社八日柏林電所謂：「外交政治通訊社稱，四強公約之意主在繼續羅加諾條約之努力，俾歐戰時各敵國，能恢復正當之國交，並使戰後遺留之問題得易於解決」者，正是指此而言。因為羅加諾條約的根本精神，就是拉攏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同時，四強公約也包含有債務國對美債戰線重行整理之意義，第四條的規定（條文見九日晨報）就很明顯的表現出來。各債務國從來就認定戰債為目前經濟恐慌之一個重要的原因，自去年洛桑會議以後，她們無日不在設法把戰債一筆勾銷。因為這麼一來，不但她們入不敷出的財政可以稍獲喘息，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不再仰美國的鼻息。正因為四強公約有重建對美戰線的緣故，所以，麥唐諾敢於世界經濟會議開幕辭中，牽入戰債問題，演成會議開幕後第一次討論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

會務時，美國代表全體缺席的喜劇。而民主黨國會議員主席韋斯氏也有促請美國代表團「甯可踐出世界經濟會議而勿容其作戰債之討論」(十三日路透社華盛頓電)之堅決的表示。最後，四強公約第三條的規定，充分明白地表示了裁軍會議前途之無望而預爲之所，免得裁軍會議破裂，德國得藉口以擴張軍備。關於這一點，固然可以說德法兩國的衝突暫時獲得相當的緩和，但不能說她們的矛盾已經得到解決。這些矛盾，也一定要反映於世界經濟會議的。除開美國代表缺席的喜劇不說，德國外長牛賴資不是對於經濟會議突致一政治的通告要求修改和約嗎？德國總代表胡根堡不是提出一個備忘錄要求收回戰後喪失的殖民地嗎？這個備忘錄現在雖因主席的壓力被迫撤回，但德國怕不會就此罷休吧！所謂「和平的曙光」在那裏？

戰債問題，成爲目前國際關係的不治的癌症。不管債權國與債務國對於這問題的見解怎樣的相反，不管牠不是世界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然而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關於經濟方面的問題，對於金融財政等的變動有密切的關係，足以增加恐慌之嚴重性，則毫無疑義。但是，號稱爲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大會，却不許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因爲

麥唐諾提及這個問題，美國代表就怒不出席，這真是再矛盾再滑稽也沒有的現象。這顯然是由於美國挾其債權國的權威來壓迫債務國，使之俯首帖耳，無可如何。然而事實上，在債務國方面，因為戰敗國的德國實在經不起再事剝削，來源既絕，自掏腰包自然大家都不願意，況且經過了四年的恐慌的震撼，財政上已發現了巨大的赤字，就是願意，也苦於無法付款。而債權國方面，情形也不會更好，無論在經濟上財政上都盼望由這一筆巨款以資挹注，藉以緩和日趨深刻的恐慌；何況同時還想利用牠做政治上控制債務國的工具呢。在這種利害相反的情勢之下，債權國與債務國雙方自然要說出種種的理由和苦衷要求對方讓步；相持不下問題就會弄僵了。這個「惱人的問題」，倘使不能得到解決，則世界經濟會議之順利的進行是沒有希望的。羅斯福之召集華盛頓談話，正是想用各別談話的方法，尋求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之諒解。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諒解好像是失敗了。所以，在世界經濟會議的盛大的開幕當中，一方面正是戰債問題極端緊張的時候。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告一段落，就是美國答應接受英國償還六月十五日期債款之一部分（約十分之一），作為承認債務的表示，法意等國則或付款或延期；這個問題就這樣的擱置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

起來。鬧得一天星斗，對於問題本身，仍然沒有比得去年十二月的情形再進一步。這種迴避問題的作風，簡直和裁軍會議之休會，一色一樣。我真不相信大家吵了一架之後，吵得面紅耳赤，筋脈填張，只要把爭點擱起，另換題目，就能夠平心靜氣來共策進行！

復次，世界經濟會議本來的目的，應該在於掃除目前經濟上的障礙，解決經濟的糾紛。在理，在會議開幕的時候，與會各國都應稍戢其鋒芒，表示息爭之誠意，以利大會進行。然而，事實適得其反，各帝國主義國家，均企圖着乘時擴張其陣地，準備藉以向他國作一要價還價的交易。最顯著的，如美國國會的通過廢除金本位，日本與英國開始關稅戰爭。據本月三日路透社華盛頓電稱：參議院今日以四八票對二〇票通廢除美國金本位之議案，查此案已於五月二十九日以二八三票對五七票之大多數，在衆議院通過，此案現送呈美總統批准實行。當討論時，議員波拉曾以生平最激烈的演說領導反金派，卒在參議院獲告大捷。其最扼要點，略謂：現既有三十六國，貶其貨幣價格，金本位勢已不能維持，此等國家初亦盡力奮鬥，卒爲大勢所迫，不能不入於放棄金本位之一途云。這種理由，姑不

問其充足至於若何程度，總而言之，美國已因此案之通過，獲得通貨膨脹乃至降低匯率之法律的根據，則為事實。因此，金元對於金鎊的鬥爭益劇烈，同時金元對於佛郎的威脅將益增加；美國在世界經濟會議中，關於貨幣問題，也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在會議開幕之後，美法兩國曾經一度爭奪貨幣委員會主席之地位。據路透社十五日倫敦電云：「路透外交訪員探悉世界經濟大會之幕後，現正進行劇烈之衝突，蓋法美兩國均力爭貨幣委員會主席一位，各不相讓，自星期二日至今，就未解決，法國謂此位如屬於美國，則有導致膨脹政策之危險云」。現這主席地位，已為美國代表考克斯所得，但據法國官場消息，法美關於此事之談判，乃根據於應以考克斯之任主席為趨向英美兩國貨幣穩定之切實步驟而終止，又一次的明瞭美法兩國貨幣政策的衝突是怎的尖銳了。

我們該不會忘記在世界經濟預備會中曾經提出要求各國關稅休戰一事，截至現在為止，已有四十一國加入，但多附有保留條件。然而在會議開幕之前，已有英國早已藉口英工程師被捕而抵制蘇聯的貨物（實際是爲了實現渥太華會議的決議）。最近日英的關稅戰爭又開始了。

當二月英國衆議院辯論日本對外貿易之活動時，諸議員均以日本極廉價之貨物侵害英國市場爲言。保守黨議員里凡宣稱：「帝國十三區之貿易，日本佔其優勝之地位，且方在步步增高中，倘不能立即商妥英日協定，則有制限入英日貨之必要」。保守黨議員海末斯萊甚至謂：「此非商業競爭問題，實爲一種經濟侵略之國家信仰；用種種工具，爲通貨膨脹盜用商標之類，以求執世界市場之牛耳，而爲趨向主有東方之一種步驟。不列顛與其自治領及印度急當更密切合作，繼與法比意等國締結協定，分握殖民地之市場，並當與美國作更密切之聯絡」。而英國海外貿易次長柯爾維的答辭中也認爲「英貨所暢銷之地，日貨運往者日增月盛，已引起實施抵制計劃之需要」；並謂「今印度政府已通告日本取消印日商約矣，此舉使印度政府於該約期滿後得對入口日貨施特別計劃。」據路透社七日西謨拉電，印度政府佈告，凡非英國所製平面原色棉布之緊急最小特稅，將由按值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七十五，此舉因日金貶價，及因日貨在印競爭甚烈，致印度棉布業與其他若干種實業受有影響之故。佈告中曾述及一九〇四年印日商約之不適用，但印度政府復聲明願討論現局，以期解決該問題云」。這樣一來，日本所受的打擊最大，因爲棉布

是日本輸出印度最主要的商品；而在新稅率之下，日貨與英貨稅率相差至百分之五十，完全不能競爭。這在侵華獲得勝利的氣焰萬丈的日本帝國主義，自然不會默爾而息。首先由內田外相訓令三宅駐加爾加答日總領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議（八日電通社東京電）。其次，日外交部連日與工商財政兩部研究對英通商關係之根本政策，結果決定：日本對英帝國全部領土之進口貨施行報復關稅。關係當局現已着手計劃對英開始關稅戰爭。此項計劃預定於本月內完成，奏請日皇諮詢樞府，最遲於七月一日公布命令，即日實施。現在日本當局所考慮之加稅貨物為英本國製機械類，印度棉花，生絲，埃及棉花，澳洲羊毛，小麥，加拿大木材，小麥，即報復的關稅，對於精製品與原料品，一律施行禁止輸入的高率關稅（日聯社九日東京電）。

同時，日本的紡績業界也激烈地在做着抵制英貨的運動。如大阪日本棉業出口聯合會八日開會，議決抵制印度的棉花原料（路透社九日東京電）；紡績聯合會開委員會議決抵制印度棉花，並勸在華日紗廠參加抵制（華聯社九日大阪電），等等。

英日這一關稅戰爭，將鬧至怎樣的田地，現在雖不能斷言，但牠對於世界經濟會議之進行，是決計不會有利

的。

上面所說帝國主義中間的種種矛盾衝突的現象，都是
在世界經濟會議開幕的前後，表現出來的。即使我們不說
這些要給予會議以致命的打擊，但至少可以說，圍繞着會
議的空氣不是那麼協調，帝國主義的代表們都懷着一種損
人利己的獨自制霸的企圖來參加會議的。現在會議剛剛開
始，具體的提案還看不到；可是，從各國代表的演說辭中
，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各為本國立場說法的慘澹經營而
針鋒相對的文章。例如：英國首相麥唐諾言及戰債即鄭重
聲稱「在經濟復興之障礙除盡以前，吾人必須解決戰債，
完成洛桑會議之工作，斟酌世界現狀，一勞永逸，解決此
惱人問題」；念念不忘其所領導的對美賴債的統一戰線。
法國總理達拉第陳說「以耐久的商業協定鞏固貨幣之需要
力主通貨緊縮政策」，正與法國力爭貨幣委員會主席位置
同一用意。日本代表石井稱「渠主張銷除貿易上障礙，今
國貿易中愈有對於外貨加以歧視之趨勢，故渠以為最優惠
國條文，應儘量適用，不加限制」；這不啻直指英國在印
度增課日貨關稅而言，同時預為壓迫中國抗日運動的地步
。德國外長牛賴資之強硬地要求修約，當然如法國所不樂

聞。美國國務卿赫爾則極力抨擊歐戰以來之經濟的國家主義，陳說經濟孤立必將失敗，主張「與會各國表示其誠意之初步，在立即全體遵守已有十餘國遵守之關稅休戰而至此會結束為止。一個完全程序應——具載國際合作之方法與計劃，所有商業上障礙應悉撤除，所有不公允的貿易方法與習慣應皆廢止」；而對於貨幣，則僅謂「適當計劃必須採行……俾在經營基礎工作謀取永久改良之時期中，予貨幣以可能的最大穩定辦法」；這正是長袖善舞的美國銀行家及廠主所樂道的說話。而在會場中特放異彩的，是蘇聯代表李維諾夫的演說。他劈頭即稱蘇聯苟能獲得有利之信用與輸出條件，不日即可將價值美金十萬萬元之定單送至國外。……蘇聯所欲購者，將達世界現在存貨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六，更有數項物品達於世界存貨總額百分之一百，印刷機器一項亦將達於世界每年輸總額三分之一，更可見蘇聯定單之重要矣。……嗣乃追溯一九三一年英在日內瓦提議經濟不侵略，宜稱蘇聯將同意於經濟之休戰，謂休戰意義即停止一切攻殺，故蘇聯代表將提議各國同時停止一切有關經濟戰事之立法與行政方案，以為經濟休戰之補充」：這就充分地表示了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後的蘇聯的購買力之增大，及渴望和平之意志，若帝國主義諸國能

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後

與蘇聯維持和平的關係與正常的信用，則其利益將遠勝於冒險進攻蘇聯。

但是，在這些各色各樣的擁護各入本國立場的演說中，帝國主義的代表們，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歪曲事實，故意把資本主義世界的「危局」擴大地說成世界各國的「通病」。例如：麥唐諾的開會辭，聲稱「各國皆遭受一通病，觀於失業人數之日增，顯然可見」；赫爾的演說，謂「擾擾不甯之世界，現仰望大會為其指等，列國集此名都，應付同遭之危難，可謂正當其時……苟此大會默然而散……豈不辜負各地人類加諸吾輩之委託……」，等等。這些都是把資本主義世界的「危局」擴大成為「同遭之危難」的說法。難道他們會不知道，占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的經濟狀態和他們本國兩樣？難道不知道蘇聯五年計劃的雄辯的。這一冊圖表。將以最高度的確實性，證明恐慌及失業等現象，只限於資本主義世界，而答覆他們的歪曲吧。

現在，世界經濟會議，纔在進行具體的討論，好戲正在後頭，請讀者自己去欣賞吧！這篇短文，就此帶住。

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了

張耀華

莊嚴盛大的世界經濟會議，開幕還不足兩週，就碰到它的航程中的第一個礁石，並且一撞着就把莊嚴盛大的東西撞得支離破碎而僵化了。

穩定通貨問題之燃起了尖銳的衝突，是必然的，是在我們意計之中的。在本刊前一號裏，我們已經指出關於通貨政策的法國對美，英的矛盾，為橫陳在會議席上的若干糾紛錯雜而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一。因為恐慌發展的不均衡，各國固有的金融結構，銀行體系，貨幣市場所受的破壞的程度不同，以致各大帝國主義的通貨政策，不僅不能相同，並且完全相反。她們各以克服恐慌的自我的系統，提出於會議，要求其貫徹，把別人的出路埋葬在自己的勝利的出路之中。法國受上述的破壞很輕，她在通貨及信用上

都是採取緊縮政策的，她要繼續保持她的金法郎本位，要求一般地恢復金本位，而首先要求立即穩定通貨（放棄膨脹政策），以免使她受打擊。反之美英的立場却完全不同。美英受上述的破壞很重，她們主觀上要求經膨脹的進程來提高物價，重建她們的金融機構。特別是美國，方在繼續不斷地發展其膨脹政策，繼續不斷地使金元價格巨幅的下落，大踏步走向她的重建的進程。在這膨脹景氣（物價上騰，生產之輪軸漸漸轉動，海外市場亦呈活況）出現之初，美國人氣沸騰，期待着這景氣之竿頭日進，期待着一九二九年的繁榮之再臨（自然，這只是他們主觀的繁華夢而已）。就在這重要的時候，法國要扭轉美國所信的攪我黃金的機軸，自然，美國毅然拒絕。法，美的尖銳的衝突是誠如我們所預計的展開了。

穩定通貨問題之尖銳的衝突，竟至於使法國提出哀的美救書，竟至於造成金本位國與放棄金本位國兩大營壘之頑強的對立，竟至於使美國抱雖絕裂亦所不惜的執拗，竟至於使莊嚴盛大的會議，於短短十幾天內尙未成立一條敷衍門面的決議案之時，就要乾脆地公開地而毫無掩飾地宣告死刑——尖銳竟至於到這步田地的衝突，實遠超於我們的估計以上，當前幾天，這莊嚴盛大的世界經濟會議之靈

耗，頻頻傳來之時，使我們深感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時代的相對的穩定終結後的帝國主義對立發展之可驚！

莊嚴盛大的會議之終於從支離破碎九死一生中延續下去，這又在我們的意計之中。在普遍的深刻化的慢性化的世界經濟恐慌繼續將近四個整年的今日，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四伏的今日，全世界布爾喬亞為從恐慌的重圍中殺開一條血路，為從崩潰的危機中覓得他們的安全之島，在無數次克服運動失敗之餘，世界經濟會議是他們的最後的大協力。無論他們在洞明會議中暗礁重重，不可解決的糾紛極多，無論他們實際上已經絕裂到底，繼續會議也不會有真正的結果，然而為欺騙世界人們使對於資本主義的幻想不消滅，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讓會議絕裂的，所以，會議終於把垂絕的生命延續了下去。

問題是在於會議延續下去將怎樣呢？能振起已死之沉疴嗎？能收獲實際的效果於今後嗎？

看罷，金本位集團認為通貨不能立即穩定，則一切程序均無從討論起，縱或能產生決議案，也是沙上樓閣。他們堅決地要退出貨幣委員會，反對繼續舊議程討論通貨問題，關稅問題及貿易限制等等重要問題。事實上這些根本問題確已無從討論起。會議只有把這些程序刪略或擱置。

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了

而僅從事於討論不致再發生嚴重衝突的銀協定問題，小麥協定問題，國際商債問題，以敷衍時日，等待本月下旬之休會的宣告。

莊嚴盛大的世界經濟會議便將如此結束其第一幕。嗚呼慘矣！

第一幕以後將怎樣呢？

擺在眼前的事實，美國將繼續向膨脹方向邁進，金元將繼續下跌，以優越的經濟基礎，武裝起她的商品，以橫厲無敵的陣容，君臨海外市場，壓迫其他帝國主義的地位。自然，其他帝國主義絕不是無抵抗的，大英帝國不是已準備召集帝國會議了嗎？召集帝國會議將再拉緊帝國的紐帶，擴張帝國內自由貿易，優惠稅率，加高帝國關稅壁壘，加強帝國內自給主義，再抑低鎊價，以與美國對抗。歐洲金本位國不是已組織貨幣同盟嗎？巴黎的金本位國中央銀行領袖會議，是參謀本部的戰略會議。他們將以聯合的力量維護現存的金本位，他們將以協定的匯兌價格鎮壓因金元波動而發生的影響，他們將退出關稅休戰協定，提高關稅，以限制乃至於禁止美國的商品侵入，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們更將締結種種經濟協定，造成相當程度的集團經濟，以排斥廢棄金本位國家。

國際經濟戰爭將更激烈的展開罷！

第二幕嗎？第二幕將在何年月日呢？第二幕又能成就什麼呢？

七月十一日

南美風雲之真象

馬亞人

自從經濟恐慌日益嚴重之後，帝國主義者一切企圖挽救的方法都漸漸用盡了，它們幻想中最後的方法就是戰爭，想借戰爭的方法來重新分配市場，認戰爭是恐慌的惟一出路。幾個主要國家，拚命地擴充軍備，全世界為戰爭的空氣所籠罩着，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告終了。有些地方，如滿洲及南美，戰爭業已開始，千百萬勞苦民衆，在炮火之下血泊之中掙扎着，呻吟着。南美離中國太遠，與中國的關係似乎不大密切，很少人對於南美戰爭注意。報紙所載，都是一鱗半爪，語焉不詳。其實南美問題，並不止是南美的局部問題，而是整個國際關係上的問題。南美各國，名義上雖為獨立國，實際上不過是各大帝國主義的附庸，南美各國的戰爭，就是各大帝國主義的前哨戰。同時南

美各國中常常發生的所謂「革命」，也多半由帝國主義做背景，這個帝國主義援助在朝派，則那個帝國主義即援助在野黨。所以南美始終總在紛爭擾攘不安的狀態中。

南美發現之後，最先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待荷蘭及法蘭西的商業資本發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遂為荷蘭及法蘭西所代替。英國產業革命之後，英國在南美的勢力，又把荷蘭及法蘭西打倒。但至歐戰前後，英國的發展超過英國，於是被打倒的命運，就要輪到英國頭上來了。

英國甘心被打倒嗎？不，它一定要和美國鬭爭，所以南美最近幾年來的悲劇，常常是由英美兩國在幕後作導演。

英國在南美目前既處於失敗地位。除積極謀反攻而外，對日本進中國，亦直接間接地援助。當然，英國援助日本進攻中國，固尚有其他主要意義，而欲借日本的力量，抵制美國，亦不能謂不是英國的附帶作用。日本出兵佔領滿洲，把由美國所領導而成立的九國公約，凱諾公約打得粉碎，美國仍不能與日本正面發生武裝衝突，固亦有其他根本原因存在，然英美不能合作，亦為美國對日不能採取有效辦法之根源。由此可知南美問題，影響整個國際局

面。

英國在南美所處的優越地位，保持到一八九〇年為止，自此以後，即遇着美國狂烈的競爭，從前的優越地位，漸漸動搖了。由下面幾種情形，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在這些國家中的投資，有驚人的增加，英國的投資，此時停頓了；美國在這些國家中的貿易，發展得非常之快，而英國在這些國家中的貿易，此時低落了。巴西為南美中最大的一個國家。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總共出口貿易中，美國佔二分之一，每年平均價值約二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委內瑞拉的出口貿易，美國亦佔二分之一。哥倫比亞的出口貿易，美國甚至於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據此可見這些國家與美國經濟關係之深。

有幾個國家，實際上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欲修巴拿馬運河，哥倫比亞常受英國指使，梗其議，一九〇三年，美國鼓動巴拿馬獨立，事成之後，美國遂取得巴拿馬運河修築權，繼又以一千萬元美金，取得運河兩岸各五哩之地，及巴拿馬灣諸島布防上必要之設置。於是巴拿馬不啻為美國的屬國。一九二一年，哥倫比亞亦歸於美國掌握之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油田，總共約值二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美金，皆入美國資本家手中。這些資本家對哥倫比亞的關係當然特別密切。

委內瑞拉在一九〇八年受美國經濟及武器的幫助，擺脫了英國的統治，組織獨立政府。委內瑞拉為世界第二大煤油產地。從前百分之二十五的油田，握在英國人手裏，自美國資本家染指之後，因挾了比英國更雄厚的資本，故英國難與競爭。對美國卵翼之下的政府，時常發生所謂「革命」，這些所謂「革命」，無疑地是受英國指使，向美國反抗。

尼加拉瓜常常有美國海軍巡視。美國在這裏取得運河建築權，並在運河兩端，建海軍根據地。美國僅花了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即取得這些權利。因此尼加拉瓜不絕發生獨立運動，這當然又是英國在背後作怪，企圖推翻美國的勢力。

玻利維亞，自一九二八年加林多將軍得着美國資本家的幫助上臺之後，即屬美國的領導。數百工人及學生，為爭玻利維亞的自由獨立，想脫離美國的榨取，不幸被害了。

祕魯三分之二的外來投資屬於美國。在一九二六年美國荷林斯登大學教授克美爾被聘為祕魯的經濟財政顧問。

從這時起，秘魯的準備銀行，關稅，甚至海軍及教育，皆歸美國特別委員會管理。紐約的一個銀行家布若美居然做秘魯準備銀行的總理。

智利在南美算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因此產業無產階級所佔的百分數非常之大。廣大的貧苦農工，於去年夏天，突起革命，採取無產階級反帝鬪爭的形式。美國海軍，幫助它們的走狗，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但經了這次事變之後，建立工農政權的鬪爭和口號，不僅得着各方面普遍的附和，而且得着實際上的幫助。

以上所述，為南美各國的一般形勢，及英美兩國衝突的情形。下面，再專述南美的兩個戰爭，即秘魯與哥倫比亞間的戰爭，及玻利維亞與巴拉圭間的戰爭。現在先說秘魯與哥倫比亞的戰爭吧。

秘魯與哥倫比亞間的戰爭，為爭亞瑪遜河上流的土地。其爭端遠起於一八二二年尚未脫離西班牙羈絆的時代，歷經百年之久，向為兩個邦交之障礙。當時所謂國界，不過是假定的；誰的勢力所及，即為誰的領土。在獨立以前，由兩地的西班牙總督，隨便地劃分協約而已。其後兩國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宣佈獨立，對於漠然的境界協約，秘魯國會與以承認，哥倫比亞則不能通過。兩國從此多事，為

這個問題，絕交，宣戰，媾和不知多少次了。到一八九〇年，厄瓜多，哥倫比亞，秘魯爲亞瑪遜河支流的航行權與兩岸主權，於是萊蒂西亞問題又告緊張，後來於一八九四年在秘魯舉行三國調停會議，把這問題大體解決了，但兩國間的空氣還未十分緩和，一九一一年曾一度發生戰事。一九二二年秘魯大總統與哥倫比亞全權代表直接交涉。簽訂沙羅沙諾條約，經兩國批准，認萊蒂西亞爲哥倫比亞之國土。但此地居民百分之八十爲秘魯人，所以哥倫比亞得該地之後，秘魯仍不甘心。自從經濟恐慌日益嚴重以來，更使這種爭執尖銳化。兩國的戰爭空氣都很濃厚，皆組織義勇軍，購買軍火，抽戰爭捐，發行戰爭公債。加之其他國家，都希望戰爭發生，以便乘機染指，於是從旁大肆鼓動。哥倫比亞向西班牙購定軍艦，秘魯向日本取得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借款。於是兩國遂各調兵遣將，躍躍欲試。去年八月一日萊蒂西亞城之秘魯人，驅逐哥倫比亞之官憲，實行用武力佔領。其後美國與巴西出任調解，國聯亦予以援助，理事會於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又警告兩國政府，至二十八日兩國乃成立協定，協定雖成，形勢仍未緩和。二月十四日萊蒂西亞城發生空中戰鬥，因哥倫比亞之谷波將軍，命秘魯軍隊，將萊蒂西亞讓出，秘魯即以飛機攻擊

停在浦馬育河之哥比倫亞軍艦。谷波將軍乃下令以飛機還擊，並令陸戰隊登陸，因秘魯軍之抵抗，雙方死傷甚多。

現在我們要注意的，即哥秘兩國。據前面所述，美國的投資皆多，同為美國所領導的國家。如兩國的戰事延長，必與美國的投資不利。美國居於主人的地位，當然易使兩國和平了結。五月十一日，哥倫比亞政府，即表示飛機不再至安第斯羣島，依從國聯意旨。二十二秘魯國會亦接受國聯建議，允許將秘魯軍隊退出萊蒂西亞城，開始和平談判。二十五日兩國代表在國聯萊蒂西亞委員會前簽字，承認雙方撤兵。哥秘兩國間的戰爭，從此可告結束。

至於玻利維亞與巴拉圭間的戰爭，却不像這樣簡單了。因為玻利維亞與巴拉圭間的戰爭，為英美兩國的前哨戰，美國代表為玻利維亞，英國代表為巴拉圭。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俱是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前者受美國資本的支配，後者則受英國的支配。這兩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失其獨立性。

玻利維亞，據統計所載，一九二九年有一億三千三百萬的美國資本，和一千三百萬的英國資本，其他各國則約三千一百萬的資本。錳礦百分之八十，操諸美國之手。鐵道大部分亦在美國手中。

巴拉圭的外國投資，美國資本有一千五百三十萬元，而英國的資本，却有一千八百三十萬元。英國的資本，握有巴拉圭的國債，中公鐵路，大工業，土地，牧畜業等。

玻巴兩國戰爭的目標為廈谷。這個地方為煤油產地。美國從前想從巴拉圭在廈谷取得煤油協定，因受英國阻擾，沒有成功。於是指使玻利維亞，用侵入的方式，去取得這個地方。戰端於去年七月開始。兩國除各得英美幫助而外，同時德法兩國，亦在背後作祟。玻利維亞的軍隊，由德國軍事教練團訓練，那些團員，在歐戰當中，全得着充分的經驗。巴拉圭的軍隊，則由法國有經驗的教練團訓練。兩國的軍隊，全完現代化。故自戰爭發生以來，兩國的死傷非常慘痛，前後不下五萬多人。

惟事實雖如此，但尚未公開宣戰。到五月十日，巴拉圭總統，乃根據國會所授與之特權，簽准宣戰書，正式向玻利維亞公開宣戰。但這樣一來：令國聯的面子太難堪。於是十一日國聯理事會所任命處理玻巴事件之三國委員，致電巴拉圭政府，詢問正式宣戰之理由。該委員會復同時議決，申請國聯理事會長，應從速召集理事會議，以便討論玻巴問題。而華盛頓方面，則有由美國所領導而成立處理玻巴戰爭之中立國委員會。巴拉圭的背景為英國，故

主張此事由國聯方面解決；玻利維亞背景為美國，故主張此事由華盛頓方面的中立國委員會解決；甚至願受美國大理院判斷。在這樣爭執之中，國聯方面又想仿倣對滿洲事件的花樣，組織調查團，來拖延時間，所以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尙無具體辦法。至於兵士與勞苦民衆的死傷犧牲，在國聯與華盛頓的紳士們看起來，根本是不在乎的。

當上述兩個戰爭擴張之際，南美各國勞苦民衆的反帝運動，亦同時發展。南美的經濟恐慌，與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恐慌，同一樣的嚴重。工農羣衆的生活痛苦不堪，大半皆垂於餓死。他們懷疑他們的政府，不相信他們的政府宣傳所謂戰爭可以幫助解決貧困這一類的鬼話。

尼加拉瓜，於一九二七年爆發一次革命運動，這次革命運動，含有很鮮明的反帝色彩，引起南美各國同情。因尼加拉瓜的資產階級與地主之間發生糾紛，美國海軍藉口維持秩序，佔據尼加拉瓜，運動主要的目標，即攻擊美國海軍。參加革命運動的分子增加得非常之快，得着南美各國切實的幫助，特別在墨西哥，革命的政黨，領導勞苦羣衆，在援助尼加拉瓜獨立口號之下，盡了極大的任務。

尚第若將軍，爲這次運動的首領，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僅想把這次反帝運動的工作，限於反對美國武裝干涉

南美風聲之異象

上面，不曾想進一步地把運動擴大，於國家和社會範圍內，有何革命的成就。這樣的態度，結果遂將這次運動出賣了。

南美各國的革命政黨及革命工會，雖然能力很弱，却努力地進行着非戰鬭爭。哥倫比亞的革命政黨，堅絕地反對哥秘戰爭；它動員各城市舉行示威運動，發非戰宣言。在巴拉圭，曾有五百兵士拒絕開赴前線。各國政府，因此接連採用恐怖手段，對付非戰運動。對革命政黨尤摧殘得更加利害，哥倫比亞革命政黨的機關被搗毀了，革命的刊物被封閉了，革命的戰士，大部被投入牢獄。非戰運動的領袖，法庭判處死刑。巴拉圭的五百兵士，亦被捕受審判鎮壓雖然如此嚴重，然而羣衆依然進行鬭爭，哥倫比亞的碼頭工人舉行罷工，重要的農業區域，拒絕繳納國防捐。

南美的非戰運動，已採取愈堅決的性質，更一天天變為普遍的運動了。有幾國已舉行非戰運動大會。全南美的非戰大會，已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巴拉圭舉行。這個會議其中包含反帝同盟的代表，革命工會的代表，農民協會的代表，智識份子和學生的代表，以及其他各種反帝組織的代表。

無疑的，帝國主義在南美的統治動搖了！東方被壓迫的民衆們，對南美的反帝鬥爭抱着無限地同情和熱望；希望與南美的戰士們，在反帝戰線上，攜手前進，去打斷繞在他們頸上的鎖鏈。

(完)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經濟之探討——

許滌新

一 楔子

這是世界經濟恐慌的第四個年頭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無不焦頭爛額地在鬧着失業增加，價格跌落，產業衰敗，貿易減退，金融動搖，饑饉騷動的悲劇。半殖民地的中國，更因國際帝國主義之進攻而益困迫。日帝國主義之軍事侵略，淞滬之炮火，熱河之陷落，給與中國以一重大之打擊，而外貨之傾銷，農村之崩潰，工業之衰敗，戰亂，劫掠，飢荒，死亡流離之慘象更是表示中國之破產，更是表示中國越加殖民地化。

中國銀行與上海銀行的報告，是想把去年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描寫出來的。前者敘述其去年的營業概況，國

難與國民經濟，及今後的金融政策；後者除敘述去年國內外的經濟情勢外，並論及世界恐慌的原因：指出國際貸借之不平衡和農村崩潰為目前最急切的問題，在此，我覺得有些是確切的事實，有些是錯誤的見解，故作是篇以資討論。

二 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在那裏？

上行的報告，謂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為關稅戰爭，戰債問題，及由戰債賠款所引起的金備在，即是說由於各國間不能互相信任。因為大家不互相信任，所以為國際問題之結核的軍縮問題更無解決之可能。關稅競爭便無停止之希望，大家都從事於國外匯兌之控制，以防止本國資金之流出，或施行管理貿易以限制國外商品之輸入。於是貿易不振失業加多，而戰債與賠款，又引起金之備在。缺金的國家則購買力減少；多金的國家貨物又不能暢銷，於是世界經濟恐慌，更告發生。

是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促進世界經濟之恐慌的；關稅壁壘縮小世界市場；戰債賠款加速債務國的財政之破產；金子備在則加緊各國的金融恐慌；軍縮會議之無結果，更加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凡此種種固然是促進恐慌之加甚，然而牠們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假若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只是如此，則國外貿易雖因關稅之阻礙而減少，國內市場爲什麼亦見消沉？若謂國內的消費已告充足，則目下全世界三千餘萬無衣無食的失業工人是表示什麼？各國的社會購買力皆一致降低又是表示什麼？戰債賠款雖使債務國的財政支出太多，然每個財政虧欠的國家都在大張其軍備；金子偏在雖是促進金融之恐慌，然而黃金王國也不免於受金融的狂潮所打擊，握有巨額黃金的法國，預算表上亦呈現着巨大的赤字。其實，金融是建築在產業之上，牠是依產業之動搖而動搖的。就是金子不偏在，在這個恐慌的時代，金融亦必呈現傾頹，所以從上面幾點來解釋恐慌，乃是「皮相」的說法。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盡量壓榨勞動者的剩餘價值；在流通過程中必須實現此種剩餘價值。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各個資本家都要出賣其商品以實現其在生產過程中所獲得的價值，以加速其資本之週轉的速度。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個資本家必互相競爭，必以降低價值爲其武器，欲降低價格必須降低成本；欲降低成本必須採用新機器以提高生產力，或加勞動的長度與深度，以增加產量，這麼一來，勞動者的數量遂日見

減少了，不變資本的部份必日益增大，可變資本的部份必日益減少了，這就是資本的有機構成之高度化。資本之有機構成愈高度化，則資本之集中愈利害，大眾沉淪入失業飢餓的過程愈加快，愈擴大。於是社會購買力降低了，資本家所靠以實現其剩餘價值的市場亦就縮小了，大眾的貧困，大眾的消費之不足，遂反現為生產過剩了。這個根本的原因，通過各生產部門間之不平衡，由於輕工業之沉滯引起重工業之不能週轉。於是商品堆積，物價暴跌，利潤降低，工廠關門，失業更形激增了。

歐戰以後，資產階級用了種種的辦法，穩資本主義，接着便是使用合理化的辦法，以壓榨工人的最後一滴血汗，使用新技術新機器以提高生產力。一九二五年間已超過戰前生產水準。然而生產力的增進即係表示工資和在業人數之減少，美國勞動局根據一萬個使用三百萬以上的勞動者底企業作出下面的指數：

	勞動者數	工資總額	生活費 (一九一一年為 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七三·二
一九二四年	九〇·三	九〇·六	一七二·五
一九二五年	九一·二	九三·六	一七七·九
一九二六年	九一·九	九五·八	一七五·六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一九二六年是好市况的一年，這年勞動者數減少了百分之八，工資總額減少百分之四，兩相比較，工資相對增加了百分之四，可是這個增高，因為生活費增加了百分之二·五，殆已相殺。關於工資之絕對數，據美國國勢調查 (Cons ameriain) 所記載的工業記錄，其數額如下：

	工資總額	俸給	生產物的價值
	(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二三年	一〇·九九九	三·〇〇一	三四·四八一
一九二五年	一〇·七三〇	三·一四七	三五·九三六

一九二五年工資總額是減少二億七千萬美金，剩餘價值是增加十四億五千五百萬美金。生產物固然增加了這十四億五千五百萬美金，然而工業勞動者在其所生產的物產中却比一九二三年要少買二億七千萬美金了。美國的情形如此，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亦未嘗不如此。

這是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這種矛盾愈尖銳化，則大眾的購買力愈降低，國內市場愈加狹小，於是世界市場之爭奪，來得更迫急。提高關稅與增加軍備遂一一表現出來了，然而增加關稅則引起世界市場之狹隘；增加軍備又配着稅收減少，而使財政預算上，呈現巨大的赤字。同時，因產業之衰落使銀行的放款不能收回

；因利潤降低，又使證券的價格一落千丈。信用與金融的恐慌亦就相因而至了。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關稅戰債賠款和金偏在等問題，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有了牠們固然可以促進恐慌之爆發，沒有牠們，恐慌仍是不可避免的。何況牠們的本身，已是恐慌的產物呢？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并不是可用帝國主義間的合作而取消的。帝國主義間的利益在這一方面說是不可調和的，就的調和了(?)亦只有加強資本主義生產的恐慌之必然性，加強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矛盾。加速資本主義中與大衆之饑餓與貧困而已。

只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上，從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係上，從資本有機構成之高度化上，從社會購買力之降低上，從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上，從各生產部門之不能平衡上，從剝削剩餘價值與實現剩餘價值的不能一致的事實上，才能握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只有這樣把握，才能了解關稅，戰債賠款，金偏在等問題的正確的意義。上海銀行的報告，對於經濟恐慌的認識，我認爲是皮相之見的。

三 破產中底中國經濟

A 中國能免除恐慌之侵襲嗎？

在這個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的時候，半殖民地的中國，能免受恐慌之侵襲麼？中行報告，開端即大書特書：

「民國二十一年遭民國以來未曾見之國難……政治則舉國皇皇，幾無一日之安定，社會則農村衰落，幾至全國人民淪於失業，經濟則舊式商業組織，奄奄待斃，……金融則資金集中都市，內地血脈完全停滯，此種情形，在交通發達，經濟組織完密，及人民生活程度高騰之國家，種種恐慌騷擾之現象，必早已層見迭出，甚或不免於內亂，然在中國則交通幼稚，信用組織未臻靈敏，產業組織未臻完密，生活程度尚未提高，故雖不免遭受上述遭難，猶能幸免於國民經濟之破裂，抑以渴者易為飲，飢者易為食，憑藉金融上之小小助力，一切產業與建設，反易於建樹歟。」

照報告書的意思，「在交通發達，經濟組織完密及人民生活程度高騰的國家」若有政治皇皇，農村破產，商業衰敗，金融停滯的現象，則慌慌騷擾的現象必層見迭出，好在中國的經濟落後，才能免除國民經濟之破裂，才能免除恐慌與騷擾，才能免除內亂，懿歎盛哉，中國竟因經濟落後，變成烏托邦了。在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鬧恐

僥時，中國竟能無恐慌騷擾的現象，謝謝中行報告的作者，中國在他的筆下變成天國了。

看看橫在我們前面的事實吧！去年江浙一帶之搶米吃大戶是什麼？安徽湖南各處的豐收成災是什麼？西南之割據，各省互各自為政，廣東二陳之混戰，四川二劉之火併，山東韓劉之撕殺，貴州王毛之鬥兵是表示什麼呢？這一切一切的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這一切一切——交通幼稚，信用不靈敏，產業不完密，生活程度不提高——的事實，正是中國經濟的病癥，然而中行的報告，却說中國好在有這些病癥，「故雖不免遭受上述之困難，猶能倖免於國民經濟之破裂」，這不能不說是，胡說八道，抹殺事實。

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尾閥，經濟恐慌愈尖銳化，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榨取越利害，在這個金融資本的時代，獨占企業限制生產，提高價格，以保持其超利潤，而非獨占生產物的價格，因之呈現暴跌，這種現象更明白的表現於農業國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絲業，因日絲之傾銷而慘敗；中國的棉紗，又因外債之壓迫而縮小其生產規模；中國的農村，更因外國農產品之侵入而大形崩潰。這種破產的現象，誰也不能否認是世界恐慌所

促進。

中國的「國難」，正是因為中國經濟之落後，正是帝國主義乘著經濟恐慌向中國取債的結果，中國果能免於恐慌之侵襲嗎？

B 農村衰落的原因在那裏？

關於農村經濟衰落之原因，中行報告，提出三點：

(一)水患共患匪患所及之地，尙未復種，田畝荒蕪；

(二)中等年歲以上收穫之地，農產品低落，入不敷出：

(三)青蠶區域，因收繭年成大減，繭價跌落農民副業大減。

以第一點來說，去年各地的田畝，并不止是因前年洪水，未能復種，去年的水災比前年差得不遠，夏間江、淮、河、漢、湘、珠各流皆告泛濫。八月間，北運河在河北辛莊決口，大清河亦泛濫，新災四十五縣，淹沒的農村有一千三百餘。山東夏雨連綿，淄河，徒駭河，小清河漫溢，廣饒禹城商唐各縣皆成水國武城運河決口，恩縣亦受禍；黃河之水亦漲至前年最高水位；山西汾河沙河於八月七日同時決口，據省政府所發表之統計，被災區域四十五縣，淹沒田地七十一萬畝，斃人口二百餘，毀房屋一萬二千

一百五十餘間，災民達七萬七千八百餘人；浙江夏季淫雨，山洪暴發，錢塘江沿岸各縣，田畝廬舍，都被淹沒，桐廬，龍泉，餘姚，杭縣皆蒙損失；湖南之長沙，湘潭，常德等二十餘縣亦泛濫；江西西河大水，贛州，吉安以下皆成災，撫河水勢大漲，附城最大之大富有兩圩，週圍二百里，衝決淹沒，沿江沿湖各處，都成澤國；廣東三江潦水暴漲，北江最兇，清遠，英德一帶田畝多淹沒，東江的老龍，惠陽，東莞，石龍，博羅，江西之贛慶，封川，山水，順德亦被水患，東北民衆在日帝國主義之鐵路下，同時亦遭滅頂。

同時，湖北之天門，京山，鍾祥，江蘇之常州，南通，以及安徽之北部，則在鬧旱災，田禾皆稿，四川亦兩月無月，陝西則旱災霜雹遍九十二員，災民一千萬。

水旱之外，又有虎疫。山西，陝西，河南，安徽，山東，江西，河北及江蘇一帶，虎禍橫行，死亡相繼。

這些天災，乃是社會條件所造成的人禍，農村的大衆，因剝削而陷於破產，——佃農受封建地租，自耕農則受高度的田賦，以及其他苛捐雜稅之壓榨，都剝精光了，資本主義商品之分解，農民的副業都完了，加以連年內戰，鄉村淪為廢墟，田地變成沙漠，農民怎有餘力去修講水利培植森林講求衛生呢？溝渠既壅塞，林木既伐盡，關州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天氣的作用便無有了，水旱怎不發生呢！復次，農民的雙腳都陷在貧困的池沼中，平時既無力講求衛生，疾病又無力就診服藥，而飢餓致斃的，又因無力營葬而棄屍郊外，像這般，又怎能不發生瘟疫呢！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的過剩人口，必一天天的加多，軍隊，土匪，流亡，便成爲他們的出路，他們雖是促進農村的破產，然其本身早已是農村破產的產物了。中行的報告，不認識本源，而乃倒果爲因，以現象爲本質，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錯誤。

關於第二點，去年「全國產米總額爲八萬七千三百萬擔，而洋米進口爲二千二百四十八萬擔，據照中國需要量，如果分配平均，勉可自足，湖南安徽二省，去年均見供過乎求」。湘皖之米，其所以不能分配平均乃因封建軍閥之設立關卡，徵收捐稅。去年湖南米價每石只有六元，然因省政府加以種種捐稅，每石須四元，再加運費，到滬每石須十一元，於是米商都裹足不前了。安徽因五百萬築路費之故，在蕪湖大勝關二處成立管理局，捐稅既重，米價自高，於是銷路便縮小了。同時，當局又繼續借美麥，增加糧食之屯積，縮小其販賣之銷路，這歷一來，糧食的價格更跌落了。就在食米豐收之地來說，農民苟能堆積，亦可殺減米價之暴漲。然而苛捐雜稅之剝削，民力已盡，大

家都飲鴆止渴地秋種春種，遭受商業資本之掠奪。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載皖北情況，謂「官府剝削，民瘼莫訴，農民負擔既重，不得不將所收穀糧，忍痛跌價賤售，於是釀成賤穀傷農之現象。」地方官吏則重壓農民使其賤售米穀；各省當局，則又設立關卡，使其不能出口；中央當局則又借引外麥以降低價格。在這種前後左右重重夾之下，農民怎樣不破產呢？農村怎樣不崩潰呢？中行報告，只說農產品跌價，農民入不敷出，而對於農產物何以跌價的原因却未能有所說明，這是不夠的。

關於第三點，蠶繭之打擊是絲業失敗，年來中國絲因日絲之傾銷而失去其銷路。絲業既滯，繭價自跌，同時，又因桑商之壟斷，成本很高。浙江清德和半菱湖南溇等處，桑葉一担貴到三元左右，像這麼高價，農民怎有餘力去購買？沒辦法，只好流着眼淚，把辛苦養大的蠶分一部份或全部拋入河中。經過了千辛萬苦養成的繭子，又因商人之壟斷，每担跌至十五元左右。改織土絲，則絲價更跌。不但如此，各地當局又乘火打劫，征課捐稅，去年無錫縣建設局在繭價跌落之際，令繭業公會代表徵收單灶，每乘營業稅一元，并每行帶征建設特捐銀一元，這難道不是下井落石麼？絲繭的衰敗，是農村衰敗的一個病癥，這個

病癥的原因，是日帝國主義之傾銷，是商業資本之剝削，是封建殘餘的苛捐雜稅。只有把握了這三個原因之後，才能說明青島區域之何以破產。中行報告，只是現象的描寫而已。

所謂「田畝荒蕪」所謂「農品低落入不敷出」所謂「商價跌落副業大減」乃是農村的病象，而不是農村衰落的原因，中行報告却以病象爲病源，這是我所不認爲滿意的。

C 崩潰中的工業。

半殖民地的中國，金融財政的大權，皆握在帝國主義的手中，中國民族資本所有的只是一些輕工業而已。就以輕工業來說，紡織業中，日商反較華廠更占優勢，同時加以舶來品的傾銷，中國的紗業更動搖了。去年上海紗號大多虧本。七十一家紗號中，倒閉的有十七家，棉商只有六百三四十家，較諸往年減少三分之一，而因日商與外貨之壓迫，今年四月廿二日起至五月廿二日止，全國紗廠實行減工——即停止星期六，及星期日夜班工作，取消賞工，降低工資，裁減工人。

其在絲業，前年九十月間，日本因存絲太多，由政府之幫助，向歐美跌價傾銷，絲價由八百餘兩，跌至六百餘兩。江浙各埠絲廠出絲成本每担平均須一千兩至一千二百

兩。皆以虧耗過甚，不肯出售。各廠乃減工或停工，一面又以存絲向銀行錢莊抵押，「一二八」事起，滬市銀根既緊，而日絲又益跌價，每担跌至日金四百八十元。約合規銀五百五十餘兩，這麼一來，華絲更無辦法了。去年無錫四十七家中開工的祇有九家，上海九十七家中祇有十一家，中行報告，謂「絲業衰落最大的原因仍在蠶種退化，養蠶無方」，然而牠并不探求中國農民何以不用科學方法，而致蠶種退化，更不問在這種環境之下，怎樣去改良蠶種。

中國產業的衰敗，從國際貿易方面，亦可看出。六十年來，除幾年外，年年皆是入超。總計入超額已達七十萬萬海關兩。然以前入超尚不甚鉅，自民國二十年及二十一年每年入超竟達五萬萬海關兩，這種鉅額的輸入，很能表示帝國主義之侵略因經濟恐慌之尖銳化而加甚。中國的工業與農村跟着世界恐慌之尖銳化而益加崩潰。上海銀行的報告，悲慘地謂「數年來環球經濟界發生巨大的恐慌，經濟戰爭乃日趨緊迫。……我國列處其間，既不能設法獎勵出口，又不能自由增加關稅，以限制外國之傾銷，更無法管理國外匯兌而限制出口，於是中國乃成爲環球各國最後唯一之傾銷市場。而日在萌芽之本國國貨工業，遂日受外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貨之摧殘」。上行的報告只對於民族資本之失敗歸咎於關稅不能自主與貿易之不加管理，這是不充分的。操縱關稅固是帝國主義握住中國要害之一，然而礦山，工廠以及交易工具之把持，財政金融之操縱，封建殘餘之維護，更是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重要關鍵。上行的報告，只是說到半面而已。

D 把握不着問題的中心。

中國的社會經濟，是在總崩潰的當中。這種崩潰的原因，并不如上行報告書之所謂不能自由增加關稅，亦不如中行報告書之所謂水災匪患，田畝荒蕪，農產品價格低落；更不能以「生產不足分配不均價格昂貴品質不齊，貨物達到之時期不準」來說明。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國的病象，在這種病象之後，我們應當找出其病根之所在。關稅不能自主，固使土貨失其庇護，然而我們要問一問關稅何以不能自主；水旱匪患固是農村的嚴重問題，然而我們應當問一問何以會發生這種災害；我們更要問一問中國的生產何以不足，分配何以不均，價值何以昂貴，品質何以不齊，貨物達到的時期何以不準確。只有求得這些答案之後，才能把握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

半殖民地的中國，握住經濟命脈的是國際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以中國為商品販賣場，原料供給地，和投資處所。中國的市場，金融，工廠，礦山，海關和交通機關等都是握在他們的手中，他們欲保持這種特權，乃必保持中國之落後，而欲保持中國之落後乃必維護封建殘餘。

封建殘餘得帝國主義之扶助，乃益發揮其剝削之兇殘。高度的地租與無奇不有的苛捐雜稅，把農民的最後一滴血都壓榨出來了。農民到了連生活的水平線尚維持不住時，怎叫他們不流離四方，變成土匪與軍隊？怎叫他們有餘力去修講水利，種植森林以防水旱？怎叫他們有餘力去改良生產，使用新式工具以提高生產與改良農產物的品質？而且在軍閥割據稱雄，關卡林立之下，怎叫貨物能平均分配，依時達到呢？

中國經濟的病源是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之互相勾結，只有看清了這一點，才能把握問題的中心，中行與上行的報告，只是拉雜地作現象的繙述，對於問題之中心，絕未觸及。這是我所不滿的。

四 中國的出路在那裏

中行與上行的報告書既不能把握着問題的中心，所以牠們對於中國的診斷，自然不免於隔靴搔癢。中行的報告，以為全國上下須有絕大的覺悟方能挽救目前的危機。「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在政府必須分別緩急，削減一切不急之消費，在人民必須刻苦砥礪，排除一切不必要之浪費，於是政府與人民合其省節之資力從事於生產。以政府與人民聯合統制為改良生產的途徑」。上行的報告，對於中國目前補救之辦法，是金融界對於農業合作代款，對於國貨工業作補助。關於前一點，認農業合作為最良好的組織「既可充分接受銀行補助之用意，復可實際上參加農業生產之改良。更可合法保障投資者之安全。」這麼一來，都市資金便可安然流入農村，農村便可繁榮，國際貸借便可轉逆為順；關於後一點則以金融界當補助本國工業之發展，而一切國貨工商業亦當力剷除歷來失敗之結痂，「而謀本身獨立之發展。庶幾相依相扶，共同繁榮，則雖在外貨壓迫之時，亦能有暴力之抵禦，中國經濟之復興，斯可預期」。

現在讓我來檢證金融家的「復興」中國經濟的計劃吧！

中行之所謂全國上下絕大覺悟，究竟是什麼呢？在這種半殖民地之下，任你怎樣覺悟，任你怎樣去發展實業，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便給你一個打擊，封建殘餘又來給你一個不可收拾的摧殘，經這二重打擊，所剩下來的是什麼呢？再看下去吧。在他的全國上下絕大覺悟之大前提之下，其具體的辦法，是政府分別緩急，削減一切不急務之消

費，在人民則必須提倡節儉，排除一切不需要的浪費，以便上下合資改良生產。事實上，政府是怎樣分別緩急呢？年來混戰綿延，政府之支出都用於破壞國民經濟與不生產之途，據民國十九年二十年的財政報告。軍費與賠款，債務合計起來，民十九年占百分之八四·三，民二十年占百分之八三·八。單就軍費一項而言，民十九年雖僅列三萬萬一千一百餘萬元，民二十年雖僅列三萬萬零三百餘萬元。但若將各省區的軍費合計起來，至少當在十萬萬元以上，像這樣的財政狀態，能如中行所望省節費用改良生產嗎？再看人民用什麼來提倡節儉排除一切不需要的浪費吧，去年江蘇無錫高郵東台邵伯淮陰一帶的農民以觀音粉草根，水產動物，蒿菜，青苗等爲食；豫東皖北一帶的農民則以麥苗，樹葉，穀糠，樹皮，榆葉，柳葉，水草，螺螄等爲食。而投河投井服毒自縊的現象更是數見不鮮之事。就是不受災禍之區，農民蓄積「竟至求一元之現金而不可得」以如此之情勢，而猶欲以節儉的高帽子套在他們頭上，真是金融家的妙論。以這麼樣的局勢以這麼窮的人民，而欲其節省用費去改良生產。這不但是烏托邦般的夢囈，而且是叫大眾閉目待斃的策略。「等吧，奴隸們好好節食，主人將爲你們安排一切」，這就是中行報告書的本意。

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上海銀行的報告，謂農業合作各能發展，金融便可安然流入農村，農村便可繁榮，這也是一種妙論。農村破產的原因，不是現金之偏枯而是封建勢力之剝削，摧殘，農民窮到朝不謀夕的時候，除了富農與小地主以外，誰也無法組織合作社。就是農業合作組織成功，亦不能逃避封建殘餘之打擊，苛捐雜稅之壓榨，戰爭之摧毀，交通之不便，合作社早已失去其存在之可能了，再加上帝國主義農產品之傾銷，農業合作的銷路，又成問題了。想欲以資本有限技術低下的生產，去對抗利用新式機器的高度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生產，等於以卵擊石。資力頗為雄厚的南通一帶的農墾公司，早已失敗得乾乾淨淨了，何有於規模狹小，分散不集中的合作社？以如此之情勢在農村中組織不三不四的農業合作，銀行的貸款不外是抵押田產青苗或農產品而已。牠不但不能促進農村之繁榮，反而加緊農村的破產。在中國的根本病源未洗清以前，金融在農村中所起的作用，除了高利貸以外，是找不到第二着的。

復次，中國工業失敗之結癥，乃是帝國主義之壓迫與封建殘餘之摧殘，盡管工業家怎樣去砥礪圖強，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之勢力各不罷休，中國的工業是無繁榮的希望，試問在這種局勢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對於帝國主

義的高度生產力的商品，牠們在華的佔優勢的工廠礦山，牠們的金融勢力，怎能應付呢？怎能逃出其統治呢？封建勢力之苛捐雜稅，阻礙運輸，毀壞生產機關加緊大眾的貧困的政績，中國的民族工業怎能減低其生產成本，迅速其運輸，打開其市場呢？從金融與工業的關係來說，金融統治工業的結果，銀行不僅不利用膨脹的現金發展工商業，却反用極高利率的債權，吞斃了中國垂斃的民族工業。前年上海的絲廠，將存絲全部押給銀行團，以及所謂絲業公債航業公債組織航業銀行等，即其證例。貨幣資本統治了工業，增加了脆弱工業的迫害，中國的工業那能不日趨於腐朽衰落，永抬不起頭呢？

欲以銀行的勢力流入農村囊括工業，以救濟中國之危亡，等於飲鴆止渴。中國的銀行是國際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的附庸。中央研究院曾調查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的生活狀況，以下圖指示國際金融資本經過了下面的系統來剝削中國的農民。

債主	債戶
外國銀行	大商號
公立銀行	商人地主及其他
商辦銀行	同上

觀中國上海兩銀行報告以後

銀號	小商人及其他
當舖	農民與市民
貨莊	小工小販苦力
富農	貧農

不備黑龍江如此，帝國主義勢力所及的地方亦皆如此。
• 馬扎亞爾說得好「土著高利貸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之間的明顯的限度，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金融資本往往在殖民地揚棄了自己的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外形而轉變為高利貸資本。在殖民地的外國銀行不僅接濟對外貿易，從事於金融投機，交易所買賣租借地之獲得與接濟工業等，而且通過了土著銀行與土著商人以供給他們借款的形式去直接從事於高利貸事業。」事實所告訴我們的亦是如此。中國的金融界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助手，牠們投資於地產，公債，且以高利貸去剝削農民和工業，牠們所營的作用只是營着寄生的作用。以如此之情勢而欲令金融界來「救濟」中國，結果是什麼呢？讀者們想想吧！

廿二、六、十八、於上海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

蔡洛岡

中國底農村經濟在現階段中算是破壞得不堪了！

我們舉幾個事實來看：西安通訊：「……陝省地處邊陲，交通阻滯，民間生活之困苦已至極點，尤以連年旱災農村經濟破壞，成千累萬的災民，因生活壓迫，攜妻帶子逃進省城求食者陸續不絕，其甚者把家中的房屋拆掉，送到省城當木柴賣，以圖救目前之急，……一般饑民痛哭流涕在街上呼號的聲音，無時不有，數日不得一飽，老弱倒斃者無地不見……各縣災民，因為天旱的緣故，在家裏無法謀生，惟有集羣的逃到省城來，以圖最後掙扎，到了城裏之後，口乾舌敝的哭喊，終於無人理會，老弱者待死，少壯者出賣，此種賣妻鬻子的事，在大街上沒有一天不看見的。品貌清秀者，每元可賣一歲，其年老而貌不揚者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

，一致無人問津，甚有以斤兩出售者，每元三斤至四斤不等。」

又訊：「鄂縣……去冬時雨愆期，半載未雨，近雖甘霖沛降，而苗禾已枯死殆盡，祇行補種，又乏籽種，窮苦顛連，故逃荒者日多，其在縣政府請求發給執照，擬往他處就食者，日數十起，一個月中，統計男女遷徙者，共八千四百九十九名……」

濠縣五月九日通訊：「……去歲因受旱荒，秋季歉收，多數佃農，家無升斗之儲，春來以樹皮草根充飢，近來即草根樹皮淨盡，間有數日不獲一飽者，六日，忽有飢民四五百人，麇集沙河集鎮，圖強搶糧食，以維生命！」

趙縣五月二十日通訊：「本縣當舖自前年改組後，營業頗為發達，每歲獲利達萬，自去冬迄今春，以農村破產，貧民借貸無門，只有典當細軟，暫維生活之一途，以致當舖門前，終日擁擠，絡繹不絕，舖內一切房間，均經佔滿，前經呈請縣府暫時停當，以俟稍有隙地，當即繼續營業，日昨縣府已佈告週知云。」（以上均見大公報）

中國農村到了這個地步，確是凋蔽已極，困頓得太可憐了。於是乎一年來救濟農村的呼聲，響徹雲霄，舉國上下均像煞有介事地，為開什麼民食會議，籌設倉庫，各種

刊物而出專號，來研究救農村問題。在這輿論當中，有的以爲農村的衰落原因是在於政令分歧，農民智識欠缺，所以在希望政治上軌道，想振興農村教育來救濟農村；有的說農村破產是因爲農民缺乏組織，資金枯竭，耕地缺乏，所以提議組織農民，增設金融機關，開闢荒地，使農村能夠日臻繁榮；還有頭腦更簡單的以爲農村之凋敝是因爲農民的收支相差過遠，入不敷出的關係，而提議要智識界中人，爲農民拔除種種妨礙農民的不良的釘子（申報月刊農村講話會）以爲這樣，農村就可從此興隆了。

在這輿論囂囂的時候，當局自不能緘默，爲答慰民情起見，行政院於是爲設立所謂農村復興委員會。在其聘請各委員通電說：『我國農村凋敝，產物衰微，贛鄂則匪患連綿，陝甘則赤地千里，溝壑展轉，慘不忍言，以此抗日，則實力不濟，以此剿匪，則滋蔓難圖，茲擬於行政院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集中朝野力量，籌集鉅款，分途救濟，充實金融，改良技術，發展交通，調劑糧食，期於抗日爲鞏固後方之圖，於剿匪收斧底抽薪之效。』這亦不能不算是一件值得小民注意期望的一件盛事！可是，注意倒可注意，期望可達到什麼程度，我們或也不必等待將來事實去證明吧。

中國底農村經濟爲什麼會破產，需要來「復興」呢？換言之，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底原因在那裏？這是我應當先求解答的問題。這個問題解答了，我們才能夠判斷復興農村可能的辦法，中國農村在最近將來應走的道路。同時，也就可以估計農村復興委員會設立的意義及其成效。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主要的可有下列：

(一) 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影響於中國農村經濟極大，在政治方面，各帝國主義爲各要擴充其勢力範圍，於是造成了歷年不斷的內戰，內戰結果，一方破壞農村之建設，一方加強軍閥對農村之剝削。「九一八」以後日帝國主義之武力侵佔東北熱河，以至平津，到處焚掠，轟炸，那是更顯明而直接的例子。在經濟方面，以不平等條約爲護符，挾其生產品向中國農村傾銷以實行其對殖民地的經濟榨取，這樣就破壞農村的手工業，增加農民人口過剩。中國以農立國，本來主要農產品應可自給，作爲原料品輸出，然而，因爲牠還是使用舊生物方法，從事小農的經營，亦不免要受到嚴重的打擊。就棉，米，麥來說，據南京當局所公佈之統計，自民元至民十六整個十五年間，棉輸入由七二九，一九二担增至二，四一五，四八二担；米由二，七〇〇，四九三担增至二一，〇九

一，六九三担；小麥由二，五九六担增至一，六九〇，一五五担。在帝國主義陷於極度恐慌時候，這項輸入尤為驚人，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棉輸入竟達二，六七三，一八八担（注意：棉本為出口品，但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出口只有二，一七四担）米增至一八，二九七，七八〇担，小麥增至一一，八五三，一〇三担，麵粉增至五，五七一，〇六〇担，已達一九三一年全年輸入總數，結果，就演成去年物價慘跌豐年成災的悲劇。此外，以金融資本和高利貸商業資本相勾結向農村剝削，以鴉片輸入中國，使耕地縮少，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變成殘廢，都是給予中國農村經濟以最殘酷的致命傷的！

（二）軍閥的榨取。本來，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後，我國民族資本應有很順利的發展，把農業趕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可是，在帝國主義控制下之半殖民地，民族資本既無發展之可能，封建殘餘勢力——軍閥更與帝國主義結成一體，向農村進行殖民地的榨取。軍閥對農村的榨取，田賦一項，照法華大學教授趙守愚先生參加陝西實業考察團報告，漢中「每畝每年要納十二塊錢的特別捐，最上等田，剛可以付捐，中下之田可不必說」。田賦正稅之外有附加稅，附加稅多至數十種，稅額超過正稅七八倍，例如財政部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

調查，河南丁每兩徵二元二角，而商城附稅竟徵至十餘元，最特別的是預徵田賦，如四川一省，鄧錫侯現已徵至民國六十二年。田賦之外有各種苛捐雜稅，各省名目互異，有多至五六十種，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加在農民肩上的。這還不說，最殘毒的要算勒種鴉片與鴉片公賣。這一榨取手段，在軍閥方面固年可增加論萬萬元之歲入，但從農村經濟方面看來，縮少糧食耕地，削弱農村生產力，實足破壞整個農村經濟而有餘。

(三)地主，高利貸，商業資本的榨取。中國的封建地租有五五均分的，有四六分以至三七分，後二者即對總收穫，佃戶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得六成或七成。這種分法，佃戶表面上雖得到總收穫之五成以至七成，但一除去種子，農具，牲畜，肥料，及其他生產費用，實際所得實不及地主三分之一。此外各省還有佃戶對地主之例外繳納，即所謂押租制，每畝有多至十餘元。高利貸也是蛀蝕農村者之一。中國的利息率，據華洋賑災委員會之統計，有高至百分之百者，但事實上還不止此。例如，江蘇南通地方，農民借銀十元，三月內須貼棉子一石，值洋三四元，實已達百分之一二〇至一六〇。此外還有商業資本的剝削，最普遍的是一方以肥料用高利賒給農民，一方又以低價購買

其農產物爲條件(其價格常是照市價五分之五)，這樣，農民所有的利潤就全被商業資本奪去了。在這三種剝削之下，已足使農村起劇烈的分化，爲「慢性的饑餓」建立了基礎，使農村經濟跑上崩潰的道路。

(四)水旱天災。水旱天災也是促成農村經濟破產的一個因子，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些水旱天災究屬「人禍」。何以呢？因爲在上述重重摧殘剝削之下，農民終歲勤勞所得，維持其最低生活限度從事再生產已屬不可能，對於水旱工事自無遑顧及。在統治者方面不特吞沒堤款，移堤款作鴉片投資，而且在過去二十年中繼續着互爭地盤的內戰，結果，農村之交通，水利，堤防盡被破壞，對於教育衛生諸設備更無絲毫建樹可言，在這些情勢之下，有旬日之雨則偏野盡成澤國，成月不雨則田園均變成焦土。最慘酷的爲一九三一年秋亘二十省之空前大水災，淹地至八千七百萬畝，受災人數二千餘萬，災後又繼之以疾疫，於是屍橫遍野，饑民滿目，慘狀誠非筆墨所能形容，而農村之破滅遂不絕如縷！

在上述諸前提之下所造成的中國農村經濟的病象怎樣呢？主要的自有下列：

(A)農產物價格之低落。在軍閥，地主，高利貸，商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

業資本壓迫下，農民在收穫後不得不把所有農產物——不論剩餘或缺乏——拿到市場去販賣來償還債務，這樣就造成市場上物品之暫時充斥，把市價在低至極低限度，然而農民仍不能不忍痛售出，以維持眼前生活。這還不說，在世界農業恐慌波濤震撼之下，大宗農產品如米，麥，棉等之自由輸入，已使小農經營的農村無法支持，而當局尤不願農村死活，大舉美麥借款，引盜入室，以加強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的破壞作用，結果，造成去歲豐年成災之慘象，各處農產物均跌至百分之五十以至三十以下。於是農民連這一線之望也從此斷喪。

(B)耕地縮少與糧食之缺乏。縮小耕地的因子有種種：在饑荒疾疫交迫之下，加以軍閥之壓迫，農民就不得不逃荒，乞食他鄉；在勒種鴉片威脅之下，每年就把論千百萬畝耕地移作毒品之栽植；在帝國主義過剩農產品，如米，麥，豆等傾銷之下，農民或則無從耕種，或則移作其他原料品之種植。結果，就造成所謂「農業國」之糧食缺乏。我們且不必遠懷甘陝一帶連年饑民之草根，樹皮以至糞土生活，就號稱產米豐富之江浙論，據江蘇民政廳二十一年調查統計，不足數為一千百餘萬人，缺乏糧食五百萬石。這是如何危險的一件事呢！

(C)災民之增加。在「天災」人禍兩面夾攻之下，農村失業餓殍民衆一年年地增加。農村既沒有使這些人口無從事生產之可能，在帝國主義箝制之下，民族資本貧弱得不堪，都市工業又不能吸收這廣大的勞苦民衆。結果，農村就充滿着餓殍，乞丐，流氓，土匪，任其自然「發展」滅絕。

(D)農村之貧乏。在軍閥，地主，高利貸，商業資本種種剝削之下，把農村膏血吸盡，變成枯槁殘軀，那是必然的結果。農村愈貧乏，高利貸益見權威，甚且，在遠僻區域要求高利之借款還不可得。在這情勢之下物價益無復漲之可能，而農民遂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

我們回頭想一想：這種農村病象，在現今政治一上軌道即可望昭蘇嗎？增設高利貸商業資本金融機關會使其繁榮嗎？或者「由智識界中人去拔釘子」就可使農村底百病全消，恢復健康嗎？這當然是沒有可能的。

在明瞭中國農村癥結所在之後，我們再來研究所謂農村復興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由行政院聘請國內銀行家，經濟學家組成的。五月五日在南京開會，開會時分經濟，技術，組織三組討論，擬具報告於六日第二次會議時通過。

在經濟組報告中，分爲農村金融問題及農產品價格兩

劑問題。在農村金融問題上，該委員會估計到農村之貧乏，在農民沒有能力來從事再生產。所以，就提議每省各設立一農民銀行，省中盡可能範圍分設農民銀行，農民銀行須在各縣設立農業倉庫。這種辦法含有什麼意義呢？無疑的，是在企圖用金融資本在農村實行普遍的盤剝。所謂在各縣設立農業倉庫，目的就在於以資本用高利貸給農民而以收買農產物為條件，從中榨取農民所有的利潤。這顯明是有計劃的加強高利貸商業資本向農村的剝削，利用農民之貧困，把他們當做生產利潤的工具而已，對於農民既毫無利益，所謂復興農村更屬風馬牛不相及。最特別的是該報告在五項規定：「各地已有典當，關係農民生計，仍由各省盡力扶持」，這不是幫助高利貸向農民榨取的供認是什麼？在農產品價格調劑問題上，該委員會決定「由行政院長，各部部長，及各省主席成立一農產調劑委員會，研究運費之減輕，內地各種捐稅之廢除及進口稅之增加。」由各行政最高領袖組成這一委員會，來從事研究，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極表隆重的事，但我們始終懷疑着，如果當局對於復興農村有半點誠意，何必多這一研究，然後再來減輕，廢除。難道凋敝之農村尚容等待的嗎？我們知道，今日農村貧困饑餓的羣衆並不敢奢望運費之能夠減輕，如果

官軍不沿途設卡，不禁止農產物出口，已屬萬幸；他們也不敢希望各種捐稅完全廢除，能把這些超經濟的剝削解除去一部分，不要勒種鴉片，抽取烟苗稅，紅燈捐，已是喜出望外了；他們更不敢希望「增加進口稅之研究」會利益到他們，只要政府不再舉行美麥借款，勿使他們再遭「豐年不免於死亡」的厄運，已爲意外之求。然而，事實怎樣呢？事實是和農村勤勞羣衆所希望相反的。

在技術組報告中，該委員會高唱着「改良農產品，增進生產，並設法供給關於技術上種種之需要」。這對於目前農民痛苦有什麼裨益？他們目前所憂慮的並不是在於農產品之改良不改良，所憂患的只在於終歲勤勞所獲竟被他人奪去；他們並不敢希期生產之增進，所驚懼的却是物價之慘跌，因爲物價跌，生產雖增進亦會變成豐年成災。他們並不敢奢望採用新生產方法，所希的是在於無飯吃，無衣穿，連購買最簡單的生產工具，籽種都無能力。什麼由中央機關聯絡各研究機關去研究，擴充或添設各種技術供給之組織，他們簡直就不能瞭解，而所謂就國有荒地應用新科學方法，創立新農區，無論在現今情勢之下沒有辦到的可能，就是可能，農民也只好被利用做工具而已，對他們有什麼關係。此外該組又提出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來研究

作物，土壤肥料，水利……等等，末了還提及移民墾殖問題，這在飢寒交迫的農民看來，更覺得是夜長夢長了。

在組織組報告中，嚴言實行農村自治。在軍閥，地主，土豪，劣紳控制下之農村，能有自治可言，已令人十分懷疑。而該報告中却特為規定：『農村自治人材，應就地取材，但主持者須素孚衆望，有一定之生活本業者』，照這種標準，自治人員當然只有地主豪紳才配得上，下層農民是要被排斥的。像這樣的自治團體，誰能相信牠會為農村勞苦羣衆謀利益？又誰能保障牠不站在農村上層階級的利益上來加緊壓迫剝削農村的勞苦羣衆？該綱要的第三項又提到教育，保衛，衛生，水利，整理土地，救濟，娛樂，組織合作社等自治的事業，這些當然只有地主階級才能享受得，無力從事生產而饑寒交迫的農民羣衆，他們是無福可以領受的。

總之，我們從農村復興委員會所通過的各組報告中，第一，可看出牠是建築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來想復興農村的。什麼設立農民銀行，什麼商請滙銀行公會發起設立農村金融調劑委員會，盡力維持各地已有典當，是在加強，擴大軍閥，地主，高利貸，商業資本等對於農村勤勞羣衆的剝削。什麼組織及推行農村自治，是要在這動

在農村中來保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加強地主豪紳對勤勞民衆的壓迫。這些不特不會使農村復興繁榮，而且是在催促農村益加分化，貧乏，饑餓跑上崩潰的道路。第二，我們從頭至末看不見當局對於復興農村有半點誠意：例如，一方在高唱研究運費之減輕，捐稅之廢除，而一方却在大清查舊欠田賦，預征未來田賦，派員下鄉催繳各項苛捐雜稅，大發行公債，假愛國之名，向小民征取航空捐；一方在提倡研究入口稅之增加而一方却大開方便之門，舉行美棉美麥借款至二萬萬元之鉅，且在世界經濟會議席上，大喊增進國際合作，中國不阻止外貨，不建築保護性質之關稅壁壘；一方在大喊改良農產品，請求技術上種種之供給，一方對於無籽種，無農具，拆屋度活的農民羣衆，却漠不關心，不迅速，設法救濟並使他得從最簡單的生產；一方在高唱增進生產，他方却在勒種烟苗；一方在講求水利，實際却在互相吞沒堤款，假名堤防舉行借款（如導淮借款）增加人民底負擔；一方在高叫移民墾殖，而事實上各都市城鎮的公安局正在繼續驅押百千難民回歸到「無人烟區域」去聽其自然消滅；一方高唱着農村自治，而他方却繼續動員百萬軍隊向農村進行極殘酷的屠殺，盡量破壞農村的機構；這不是道地十足的騙局是什麼？這種騙局

從農村破產說到農村復興

我們拿來和爲要準備向日帝國主義屈辱出賣華北而設的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爲要實行鴉片公賣而設的禁煙委員會，以及爲要掩護貪官污吏之貪官污吏懲戒委員會等相比較，有半點異麼？當然是沒有的。

事實已經十分顯明的了，騙局一幕幕地在民衆面前揭穿了。今日中國農村真正的出路，只有在驅逐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推翻封建殘餘——軍閥之統治，消滅農村中的一切剝削關係之後才有找到的可能。這已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有鐵一般的事實做證明了。蘇聯自十月革命以後，一方推翻帝國主義之一切勢力，一方沒收大地主土地交給貧農及中農，在「肅清富農」口號之下，消滅農村一切剝削關係，進行社會主義的農村建設。現在蘇聯底農村不特沒有榨取，沒有失業，沒有饑餓，而且因爲第一次五年計劃之成功，社會主義生產之飛快發展，農村羣衆底生活水平一天天地提高。這些不特爲今日中國農村民衆所夢想不到，就是在經濟恐慌，尤其是農業恐慌日趨尖銳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無從找到的。

蘇聯底農村經濟之所以能達到今日繁榮的地位，無疑的，是從奮鬥中得來的。然而，這不單是經濟的技術的問題，而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同時也就是革命的鬥爭！

進化論與真憑實據

艾思奇

——“用真憑實據來答復進化論者”的批判——

一、進化論的遭難

進化論在前世紀中葉，可算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寵兒，到二十世紀來，寵愛便漸漸失去了。在突飛猛進發育長成中的那時的新興階級，曾把它當作了銳利的武器，向老朽的僧侶貴族封建勢力作最後的猛攻。「你的祖先是那猿猴麼？」一個英國的主教向赫胥黎諷刺地問時，赫胥黎勇敢地答說：「是的，承認了自己的祖先是猿猴並不算什麼羞恥，那用種種偽善的言詞來蒙蔽了宇宙真理的行爲，才是奇恥大辱！」在萬人的歡呼之下赫胥黎的辯論勝過了。那時的資產階級是要真理的，他們反對種種的欺騙，壓制，和不自由；赫胥黎正是他們科學方面的代言人，受他

們的擁戴，在他們的擁戴之中獲得了成功。

科學的勝利不是偶然的，它是人類的社會底實踐之果實。歷史的發展產生了科學的真理，歷史底地它確立了地位。隨着新興資產階級之強化，進化論奏起了凱旅之歌。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誰也不會再懷疑種族變化的事實，在科學的領域內它已佔據了確固的寶座了。但，人類固然希望着真理，科學固然要求着真理，而在社會裏，支配階級却不一定愛真理。生物進化的學說一度地蓬勃起來，一度地給萬人都認識清楚了以後，接着便遭遇到歷史上它該要遭到的劫難：因為它暴露了宇宙的真實底法則，那臉上深蒙着假面具的社會底支配者們就害怕起來了。他們希望一切都是永久的穩定，它却指示出宇宙是變動的，種族是進化的，他們要的是尊嚴，秩序，它却說明人的祖先也是禽獸，並不那麼尊嚴。當資產階級還是被壓制者而在封建勢力之下掙扎着時，他們利用進化論去打倒封建貴族的尊嚴，去破壞那特權制的不平等的秩序。而當這一種秩序被他們破壞了以後，他們又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建立起另一種表面上好像平等的秩序，——即資本主義底秩序——這種秩序既是以表面的權利的平等掩蔽了本質上的另一種不平等，——即剩餘價值的剝削——而且爲着階級的利害，

他們不能不將這不平等維持下去，不能不反對變革，於是，對於這成功了的資產階級，進化論又成爲忌物了！曾經是自己對他人的反擊的武器，現在却是他人向自己攻擊的武器了；它曾經被用來否定了別人，現在則用者也要被它否定了。因此，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廿世紀以來，我們開始聽見了對於科學底進化論的反對聲。

但這反對是從那裏來的？以什麼方式進行着的？科學底進化論在這些反對聲中真被打倒了麼？沒有！在科學的領域裏它的寶座已絲毫不能動搖，除却枝葉的問題外，真理的存在是已穩固了的。今日，在歐美各國，或日本，再沒有一個生物學家能夠拿出充分的理由，拿出破天荒的「真憑實據」，出來說一聲生物界裏絕對沒有變異和進化。生物學家分頭地向着各特殊的領域內去研究，他們研究生物的化名，研究發生學，研究動物地理學，研究血清學，……不期然而然地竟異途同歸，所得到的都是對於進化論的積極的證據。然則對於進化論的反對之聲是怎樣才能興起來的？我們所知道的，除却一些無理取鬧的人外，在科學的領域內，誰也還沒有這麼一種能力來積極的打倒進化論。在科學的領域之外，那倒是有兩種方式，進行着摧毀的工作。其一，是在美國，用政治的武力施行壓迫，其二

，在許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法國的格格森，哲學底地給以一種歪曲。

美國的國家歷史，建立還不到二百年，一開始，她便是民主底共和國，這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誕生在良好的境地，比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發育得更快，發展得更高。別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着千數年或幾百年的歷史，都是從封建社會裏破殼而出的。而美國的資本主義却是直接在亞美利加建立起來。美國人可以相信自己的國土不是進化底，而是永久底。他們可以因着自國的特殊性和優越性而傲然藐視一切。——這便是美國支配階級仇視進化論的重要原因之一。仇視固然是仇視，真理的存在終歸是存在的，美國不在學理上給進化論以任何有力的反駁；即使有，也不過道德底律令，說祖先是猿猴爲人類的恥辱。對於這侮辱了人類尊嚴的進化學說，或更正確地說，對於這有傷美國資產階級的面子的進化學說，美國的政府是不能不以權力來制止的。因此，我們看不見正當的學理上的論爭，只看見許多講授進化論的學者教師們被監禁，被罰款。

在歐洲，進化論的初期的勃興造成了嚙物論，有名的海克爾(Haeckel)的一元論哲學，是其最顯著者。漸漸地，支配階級感覺到嚙物論之可怕了。德國加特力教會的主體

魏爾蕭 (Virchow)與海克爾論爭的時候曾說：「唯物論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要反對。」海克爾聽了，也惶惑起來，終於自己辯護道：「我的一元論不是唯物論，而是「唯物論+唯理論。」也不是社會主義，唯物論不一定都是「社會主義」。然而，不怕海克爾怎樣辯護，唯物論這東西，為支配階級所懼怕是毫無疑義的了。因此，後來歐洲的布爾喬亞學者對於進化論所做的事情是，努力使不要引導到唯物論的結論，努力使進化論成為唯心論。而這一切事業就是他們的哲學者柏格森杜里舒之流所擔當的任務，他們腐心地說明着生物的進化只是「生機」「生命」之類的精神要素的流動變化，不是物質上的種族之進化。

資本主義好像那中古時代的魔術師，他用魔法將惡魔叫喚出來，却沒有辦法將這惡魔消滅，結果倒受惡魔支配，惡魔竟成了使他破滅的原因。科學底進化論應着資產階級的需要而確立起來，於是就這樣確立着不能動搖，他們用權力的壓制，用哲學底歪曲想消滅它，它却兀自在科學底王座上安穩地坐着。然在此也可以知道歐美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比较聰明有為的，他們還不致於妄用自以為真憑實據的「證據」去到科學的殿堂裏將自己的腦袋拿到石頭上硬碰；沒有碰得動的可能時他們還不肯亂來。

反過來看我們中國這什麼都是一無所有的科學界，非進化論的「真憑實據」竟輕易地出現了。學問拿到中國來駁人本來是很容易的，所以人們只要對所謂的「偶像」攻擊上三言兩語便可以成家成門。記得去年某老曾在幾百字的雜誌裏煞有介事地大罵達爾文胡說，好像達爾文馬上便可以打倒一般，那時，看起來還覺得好笑。如今又看見有人拿出了「真憑實據」，才曉得並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玩意兒，因為現在中國仍然活着許多勇敢的阿Q！

二、自然發生的發明？還是發迷？

自己雖然不是專家，但對於普通的生物學也有過研究。雖然不曾從歐洲到北海「足足研究了三個年頭」，經了「千餘次的校對試驗」，但也曾跟「野心國」的生物學家從事過種種試驗，而且知道巴斯德（Pasteur）的種子說是幾十年研究的結果，並非信口亂談這事了。自然，對於巴斯德的研究自己沒有親身體驗過，又不是專家，要借着書本上的知識和普通的實驗來對他人的主張妄置可否，從嚴格的科學底態度說來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縱然充分的積極的證明現在還沒有能力，消極方面，對於羅廣庭先生在東方雜誌三十卷八號發表的所謂「真憑實據」，是可以有十分的正當權利去指摘它的非科學的粗忽，誇大，不合理的。以

歐美生物學家的研究態度之謹嚴，實驗設備之完全，尚且沒有人敢於說「生物之自然發生」已有了發明，尚且沒有人輕易出來對科學底進化論作正式的否定，（自然進化論學者間在枝葉問題上意見分歧沒有定論是不能否認的，但這不能損傷進化的本身。）而在我們貧弱的中國竟發見其人，這不是驚天動地的事麼？但這驚天動地的事情實際也只足夠看看覺得驚動一下而已，並非大了不起。以自己非專門的淺陋的知識，已不難提出有力的反駁。

首先請注意羅先生唯一的用以自豪的所謂「生物自然發生之發明。」據羅先生所說，任何生物，都是從非生物裏直接發生，小至單細胞的生物，大至人類猿猴，無一不是直接生出，決非進化而來的。這唯一的理由，就是羅先生已在試驗管裏成功了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說是在試驗管裏，裝入完全消毒的培養基，「經過二三星期的變化，管內即自然發生各種小生物。」漸漸構成「小植物，」和「美觀的小蟲。」久已被科學界打倒了的十七世紀某僧侶所謂米袋內可以自然發生老鼠的言論，現在竟又復活了。所不同的，米袋太大，又不嚴密，也許一時人不注意，會給那麼大的老鼠鑽進去；而羅先生的試驗管，大老鼠是無法鑽進去的，所以只產生小動植物。自己對於羅先生的生

物自然發生之發明一書不幸並不會榮獲一觀，對羅先生的試驗也未曾親自追隨傾教。有人也許要說：未得親眼看見，便不應當妄加非議。但，因為我從生以來沒有見過鬼，我便不應該反對有鬼論麼？羅先生的幾千字的大論文使人覺得太荒誕無稽，不是也當反駁一下的麼？

先檢討羅先生的研究方法。科學方法最主要的自然是實驗：實驗的目的是怎樣，凡有科學常識的人都懂得：因為普通的自然現象太複雜，太混亂了，在這裏，我們研究觀察時所要注意的對象常被攪擾，要排除一切攪擾，將對象弄成純粹的對象，那就需要實驗。這樣，實驗有兩個要件：第一，要精密，使所要排除的一切全被排除，第二，要從種種方面改造對象，使所觀察的得從可能的一切方面被證實，使對象有任人驅使自如的可能性。從第一要件說，例如加里略(Galillo)的物體下落之實驗，把銅片雞毛放在真空管裏，使空氣的阻力作用失去，結果證明一切物體下落的加速度都是同樣的。從第二要件說，例如加里略不只在真空管裏，又到比撒斜塔上去實驗，而證實就在空氣裏任何物體的下落也是一致。用這兩個要件來檢討羅廣庭先生的實驗，看是否能滿足我們？就排除的精密方面來說，我們知道巴斯德曾以嚴密的消毒排除了種子而得到生物

非自然發生的結果。現在羅先生自稱也是精密的，却得到相反的結果。羅先生的消毒真是嚴密的麼？沒有親眼見過，單憑文字上所寫着的那些不夠評判的。據自己的研究，倘消毒真是嚴密了，不要說兩三星期，就經過二三十星期也不會發生任何小動植物。當然，在這種場合裏，試驗管內未嘗不會有一些「美觀的」現象發生，那只是：「試驗管內的揮發物質所揮發的氣體凝集於試管壁上而成水點，由水點而漸成小粒，復由淡黃而變成深黃的顏色，」僅此而已！再下去，說「這些小粒有些可產出枝幹而成小植物，」那就全然荒誕已極了，自然，那消毒物質凝集而成樹枝狀者是有的；那蛋白的培養基之細粒有時表現一種類似生物的蠕動者是有的，然而非生物常常有生物狀蠕動，這是凡研究化學的人，都不會不知道的。如果把這些蠕動狀的非生物當作了小動植物，那就是全然沒有化學常識！而況，對於這試驗管內容物的活動狀況之檢查，是隔着一層試管壁的顯微鏡觀察，這一種檢查看見的究竟正確與否也是疑問的。因此，我希望羅先生不要以三千次以上粗忽的「校對實驗」為滿足，應該再注意着消毒得更嚴密一點，再學着去檢查得更仔細一點。

又看，羅先生的實驗是否能如第二要件將對象隨意改

造，而把事件作多方面的證明？羅先生既然相信各種生物能在試管裏自然發生，又相信相似的環境裏發生相似的動物，相異的環境也發生相異的。這，單憑就試驗管裏靜觀所得的現象足以保證確實的麼？靜觀是不夠的！真的認識須從能動地改造自然的實踐之中獲得！我們不能僅僅觀察試管中的培養基的現象之種種，要證實我們所相信的，還要經過別樣一種程序：譬如羅先生既以為全無寄生蟲的兔「養在鐵籠內，牠的「嘴唇即可由脫落的表皮，漸變為小粒，集合而成一種疥蟲或卵，經過數星期的變化，方可活動。」那麼，就請羅先將這些「表皮」裝到試驗管裏，加上培養基，消一消毒看罷，究竟會不會發生「疥蟲？」為什麼羅先生不這樣做呢？若說「離開兔身後」，「因其再不能繼續吸收附近的小粒了」，「此成蟲將停止增長，」那麼，何妨多弄些「表皮」進試管去，不是就可以多有一些小粒可以吸收了麼？為什麼羅先生不會這樣做？須知「養在鐵籠裏」的活兔，不比在試管裏的消毒物，縱使牠身上真的全然沒有寄生蟲，難保不會從外界空氣裏或什麼地方將疥蟲傳到身上？「養在鐵籠裏」是不足以據為實驗的，把這竟要算作根據，簡直是胡說八道！羅先生的「試管」既不能適用於兔唇，他的實驗方法之貧弱，幼稚，無用……是不

必說的了！

除却實驗之外，對於當前的現象之解釋，也是科學研究的一主要要素。這關乎科學家的洞察力與思索力的準確與否是很大的。科學家之是否有着頭腦，就可以由這一點看出。羅先生相信相似的環境裏發生相似的生物，環境變了，生物也便變化而成別種的。爲什麼，羅先生的文章從頭到腳也不會給過我們一個老實負責任的說明。只舉了幾個「試管」外的例子，如疥蟲「離開兔身後」「即停止增長」，或「將既成之蟲與垢質置於他處，則再自然構成他種生物」。或「某物質在適當的環境裏逐漸變化而構成蛆，數日後，即化爲蛹，再變成蠅」。他不管「垢質」之中必有「他種生物」的種子，而以爲那是疥蟲變成；他不管腐肉上和糞坑裏每日成千萬的蒼蠅飛來飛去的在幹什麼，而以爲蛆是「某物質」自然「構成」的。這樣一來，疥蟲和「他種生物」固然是自然發生的了，蛆也是自然發生的而非從卵孵化而來的了，一切任何小動物，都是偶然的適當環境之產物。其實，推而言之，就是大到人類，也何嘗不可以照着羅先生的理論說：人是從子宮裏自然發生的，並非精蟲與卵子之結合。然羅先生偏沒有這樣說，却承認現在的人類之產生都是生殖的，只有遠古的我們之祖先是來自自然發

生。可見羅先生並未澈底！

羅先生相信一切生物之自然發生，因此也相信蠅之自然發生。可是，難得羅先生讀遍了 Aristote, Descartes, Kant, Hegel，竟以一生物專家而忘却了一世紀前對於蠅的自然發生已有強力的反對證據了：把腐肉空放着，會發生肉蠅的蛆在肉裏，把腐肉用細網密封着，肉蠅的蛆便生在網上而不在腐肉裏。肉裏也許有「某物質」，網上却不會有呀，爲什麼現在却生在網上呢？更進一步說，腐肉的「環境」與網的「環境」是絕不相同的，如何兩者上面都可以生出同樣的肉蠅蛆呢？這一個實驗，在百年前已證實肉蠅蛆是來自蠅卵了。羅先生竟閉着眼睛又瞎說一番。這不但證明羅先生的實驗之不夠，也暴露他的知識之謬陋！

凡生物的發育成長，都需要適宜的環境，這是不能否認的。在這裏，環境只作爲助力，不是生物發生的主因。春天的溫暖使樹木的嫩芽蘇醒起來，誰能說嫩芽便是溫暖所變成？而羅先生的解釋，澈底起來，竟可以達到這樣的結論了。但欲盡科學的能事者，並不在於怎樣怎樣地作空口的說明，還要講一講爲什麼？還要解決實際上是否真能這樣做？倘若真的可以承認一切生物皆自然發生了，科學就要求將這自然發的一切程序及變化情形一件件地解析出

來，讓人們可以依着這解析的結果將這自然發生的現象以人力隨意促成，囫圇吞棗的說明是不能成立於科學的聖地裏的。科學的大敵莫過於含混不清。我們的羅先生却正是給了我們這樣一碗爛雲吞！

三、進化論與自然發生說

以為發明了生物之自然發生，將種子說攻破，於是羅先生就夢想着打倒進化論了。種子說是種子說，進化論是進化論，攻破了種子說未見得一定會把整個進化論推翻，而羅先生竟把兩者的關聯看得同鐵鑄定了的一般堅牢，這又是阿Q的喜劇之一！

一個進化論者，他從研究的結果，證實了生物是經過了幾千萬年的演變，漸漸地由簡單而複雜，以至達到了能適應於今日的地球狀況之種種體制。將他所證實的科學理論作澈底的推論，就可以相信；愈是很久的過去，生物體的體制愈更簡單，因此，必有一個最早的時候，那時生物極其簡單，簡單到僅僅與一種非生物的蛋白質沒有多大分別。或是說：最初由無機物在適宜的環境下化合而成蛋白質；這蛋白質的細粒開始了簡單的生活狀況，於是生物就此發生。這就是在今日的唯一合理的自然發生說，與羅先生的十六七世紀式的自然發生說是絕不相同的。今日的化

學家們，很不少人努力於從無機物製造有機物，或製造最簡單的生活物。製造蛋白質的目的是達到了，製造生物的事業却尚未成功。把死物弄成生物，這創造的事業，不是那麼輕易地可以給羅先生之流也能隨便做到的。但成功雖未成功，一談到進化論，思想澈底的科學家就不能不相信生物自然發生之可能，相信最初的生物是來自無機物。在這一種意義上的生物自然發生果爾真的發明了的話，（即製造簡單的蛋白生物）那不但不像羅先生所說的，會攻破了種子說又推翻了進化論，反而給進化論一更確實的證佐。

羅先生自己也說，「生物的發生決不像工廠裏所製的物品那樣簡單，將原料傾入模型裏就成功的，必須有相當的程序方可。」可是他自己却把自然發生看得簡單到比最愚蠢的頭腦所見的還更簡單了。好像有了那麼一個神祕莫測的「環境」，不論人類呀，獅虎呀，一切蟲魚鳥獸馬上在短時期內便可以獲得五臟六腑而出現，用不着什麼生殖，用不着精蟲卵子。要問為什麼？我們的羅先生是不負責任的。生物的發生真是這樣簡單麼？種子說真可以一下便被羅先生打倒了麼？羅先生自己也不見得敢於全然拋棄了種子說，目前的種子現象之存在非羅先生所敢於否認。所以

他又說：「生物發生後既有生殖能力者，即可生殖子孫」。既然可以自然發生了，爲什麼又要多事來有生殖能力呢？這，羅先生也不負責解釋的。既有生殖，而生子孫，不是便可以有進化的現象了麼？因爲他說「無論環境如何變遷」時，也承認「形態性質雖略有變異」了。須知這所謂的「略有變異」，最低限度也得是達爾文所謂的「徬徨變異」，而達爾文的進化論，便是建築在這些微的變異上的。譬如，（達爾文的例）非洲某島上的一種蝗蟲牠們的翅生得長短不一，（這無疑問是很「略」的「形態」上的變異了。）長的，飛得高，被海風吹入水裏死滅了，短的，不能飛，便生存在世界上。結果，能飛的蝗的種族變成了不能飛的種族，這不是「略有」的變異所造成的進化現象麼？所以，就使退到萬萬步，假定羅先生所「發明」的自然發生是事實了，也還沒有充分理由來反對變異和進化的現象。要反對進化論，除非請羅先生撲滅了那作爲生殖基礎的一切種子，除非叫生物的一切子孫都要照着牠們父母的「模型」絲毫不動原樣地鑄造出來！

這樣，種子說，自然發生說，這兩件事並不互相對立得那麼利害，好像真有關於進化論學說的生死似的。縱然重行承認了一世紀前已被打倒的僧侶式的羅先生之自然

生說，也無法推翻變異和進化，也沒法子否定現在普遍在一切生物界的生殖種子之存在。而那爲羅先生所反對的，堅信着種子說的進化論者，也不見得就全然反對生物在最初最單純的時期可以自然發生的言論。正是那真正的進化論者，才能正地引導我們達到一種正確的自然發生之真理，爲羅先生者流所夢想不到的。進化論更確證了物質發展的辯證法的法則，告訴我們質的突變之真理：非生物的化學變化達到蛋白質的階段，便從依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死物變作能動地變化環境以保持自己的活物。而一成了活物之後，牠便因着由突變得來的質的特殊性而進行自己的特殊的運動變化，這就是分裂，出芽，交配等等方式的繁殖，這是非生物所沒有。而繁殖的作用，在久遠的生物史上構成了進化現象。所以，自然發生是生物的端初，而進化是生物的發展。其端初，是化學現象，其發展，却是生物自己的生物現象。羅先生要撲殺進化，將一切都用自然發生來解釋；也就是要把生物現象還元於化學現象，把高度的複雜的還元於低級的簡單的。這使我們聯想到機械論底唯物論者。自然，比較那外國的機械論者，羅先生之淺薄，是連提也提不上口的！

四、進化論之失據？或並未失據？

我們已說明了羅先生的「真憑實據」是有着多大可靠性的真憑實據了。我們已知道羅先生唯一非常引為自得的自然發生之實驗或「發明」是那麼荒誕貧弱的東西。羅先生以他這僅僅的唯一的「發明」為依據，便高張旗鼓，洶洶然要從各方面對進化論大舉進攻。他進攻的範圍是很廣泛的，涉及了血清學，解剖學，分類學，胎生學，化石學等等。但他的真憑實據並沒有普及於這廣泛的領域裏，只局限在「試管」之內，因此，那立論之空洞，牽強，無系統以及武斷的地方是盡量地裸露出來了的。

要解明這一切，先得介紹一點常識底進化論，因為羅先生的立論是連這一點已經不能動搖了的常識也沒有關照到的。誰也不能否認一切成長了生物都能實行一種的生殖作用以傳播其種族，被生殖出來的生物，稱為生殖者的後代。後代與其前代的關係，有着如次的矛盾底傾向：第一是類似，狗的後代總是狗，人的後代決不會是貓；其次是變異，後代的生物比較前代多少總有點不同，不是毛色相異，便是大小有別。前面舉過的蝗翅之長短不一便是一例。這變異中又有突變和漸變的分別，對於進化，突變是主因呢？還是漸變為主因呢？生物學家的議論還沒有一致；但變異總是有的，而變異為進化的樞紐也是沒有疑義的。

生物的後代獲得「變異，這變異，與生物生存所在的環境必然發生一定的適應關係。這適應，是於生存有益呢？還是有害？還是無益也無害？是沒有一定的，有益了，那生物便生存下去；有害了便被淘汰；無益也無害時，那生物也不妨保持着這一種變異而繼續生存。這便是天擇說的概略。這裏告訴我們一件重要的事：進化論裏所說的生物現象並不是合目的的現象，生物的變異常常可以是無用，甚至於有害的。有害的，便使生物被淘汰消滅了，因此表面看來好像生物的一切器官都是依着有種有用的目的才生出來的。合目的的現象只是進化的結果，不是進化的原因。羅先生竟沒有這一點常識；竟以為進化論者是主張一切變異皆有用，因此要問：「如果要說生物的器官 一定要有用才發生的話，女子的處女膜有什麼用處呢？」以為這樣一來，便可以窘着進化論者了。其實進化論者很可以坦然的答說：「處女膜是人類從爬行變為全然直立步行時所獲得的一種突變，這一種突變雖然無用，並不妨害生存，所以仍保持着了。」是的，如羅先生所說，南美洲的土人非常厭惡處女膜，女嬰出生時便有用手指將它弄破。然處女膜雖遭厭惡。有處女膜的女子並不會連帶着也遭厭惡；因此，處女膜雖被弄破，有處女膜的女子並不於是乎被殺身，

因此也不會被淘汰，有處女膜的女子不被淘汰，處女膜也當然不會「隨人的喜歡厭惡，有用，無用等」而保存或消滅的了。除非凡有處女膜的女子都被殺，或因了處女膜的緣故而不能生存，只留下那處女膜很小的甚至於沒有的女子，除非這樣，處女膜的淘汰是不可能的。這譬如栽種蘋果，希望將種子改良，使蘋果結得大些，我們的方法，不是將小的蘋果摘去，只讓大的結果就能達到目的。却要將一切結實較小的整株蘋果樹都拔去不用，盡可能地以大實的果樹作為傳佈的種子，才能漸漸成功的。單只弄破處女膜而不會殺死有處女膜的女子，自然，處女膜便不會輕易消滅的。

這樣，進化是以生物自身的變異與其環境方面的適應作用為導因。變異是生物的內的必然性，環境的選擇是偶然性，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交互作用和交互滲透，構成進化的運動。進化的每件事都不是幾千年中可以完成的，因為這是生物的廣大的全種族血肉與環境的撕戰，生物並不能輕易地屈服於環境。縱使少有不適，只要不是致命的危害，生物仍能巧妙地設法防衛自己。羅先生問「人類有歷史以來已有幾千年了，誰見到某種生物的子孫不是屬於某種生物的種類呢？」他不知道演變是數萬年的事，要在人類

的幾千年歷史——比較全生物史是短到無可言狀的——裏看見進化，這真是小學生的知識而已！

但，當環境發生激烈的變動時，進化的事實也以一種加速的形態而顯現。就舉羅先生所說的中生代末的例子罷。羅先生說那時代「發生了許多大動物，如龍類等，……到中生代末，(白堊紀時)海陸起了變動，這些爬蟲類繁殖的地方……先後被這水災毀壞了，這些動物便因此而滅亡，現有的生物多是中生代以後才自然發生的。」羅先生竟說中生代只有大爬蟲，中生代以後的生物在那裏是一點痕跡也沒有了。這是根據什麼說的？據我所知，就是最初步之最初步的古生物學書裏，也不敢說得這樣簡單！研究古生物學的人誰不曉得，在中生代，有一部分較小的爬蟲，因為低而熱的地方被大爬蟲佔了，便逃到較高較寒的高山上去居住，那時牠們是弱者，然因此也獲得了有利的條件，在高山上經過了久久的磨練淘汰，牠們能耐寒了。於是海陸變動，冰河沖流，天氣變寒，使大爬蟲們都凍死餓死淹死了時，那小的獨能生存。中生代以後，世界便成了牠們的天下。這是古生物學者誰也承認的事實，而羅先生拋開不講！是沒有這點常識嗎？還是有意歪曲事實？

這樣，一生物的變種是否能夠壓倒了原來的種屬而蓬

物興起，環境的變動和選擇是有着大作用的，設使中生代末沒有海陸變動，大爬蟲老是佔據着世界，不讓變種獲得勝利，那麼莫說幾千年，就是幾千年的十萬倍也不容易看見進化。而羅先生不管環境有無變動選擇，要求在人類史的幾千年中看見進化，說，「人人都是一身四肢，都是直立走路的，自遠古以至現代，誰見到人類能逃出這個範圍呢？」其實，羅先生若把「遠古」看做幾千年，這裏自然是看不見進化的；若把「遠古」稍稍弄得多遠一點，那就不一定了，研究人類學的人誰不曉得在六十萬年以前找不到現在人類的化石，那時算得人類的只是一種猿人。再推得遠古一點，那就知道人類的祖先最初是與猿無異地在樹上生活，不是「直立走路」的。一個冰期到來，將樹木都凍死了，人猿不能不離開樹木來到平地上生活 因為不像虎豹似的有銳利的爪牙，要在生存競爭中防衛自己，不能不經常利用兩手把握木石作為武器，兩手的應用既專，「直立走路」的純粹習慣才因此養成，而頭腦也跟着發達，於是漸漸完成人類的進化。這雖不是羅先生短促的幾十年生涯所能看見，然而古生物學者在研究中大家都看見了的。

羅先生大談其古生物學，說地層內的生物化石因層而異，就證明每一層的生物都是自然發生的，他不知道每一

地層代表地球上 次大變動，每次大變動都進行一次大淘汰，使舊種消滅，新種昂揚。化石學告訴我們，地層愈早的，那兒的生物體愈簡單，地層愈接近現在，化石的體制愈複雜而生物的適應性愈高。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等到高等，這化石中的井然有序的現象，不用進化，而用羅先生的偶然底自然發生說，怎樣解釋呢？

最有趣的是我們羅先生屢次屢次地要講形式邏輯。羅先生說「同出一個祖先的生物其器官的構造固然相同，而一個生物器官構造相同，未必是出於一個祖先。」這樣給了一個大前提，於是就說 Lamarck 的解剖研究，因為昆蟲的器官相類似而「肯定昆蟲類必由同一祖先漸次分化而來，」是不合邏輯！自然，羅先生與別的姓羅的人未必是同出於一個祖父或曾祖父的，但因為幾百年之內不是同宗，就能說兩位羅先生未見得是從更遠的同一祖先分化來的麼？羅先生在這裏要講邏輯，結果竟忘却「真憑實據」了。不，他並沒有忘却，在這裏，他又把那莫測高深的「試管」[舉]出來了！

關於血統研究方面也需要說一說。羅先生曉得人類血統有四簇，這是不錯的。所謂血統的四簇，清楚點說，是這樣分類。即A簇，B簇，O簇，A B簇。屬於A簇的人

他的血可以注入A簇及O簇的人身內而不生任何危害；B簇的，可以注入B及O簇；O簇的，只能注入O簇；A B簇則可施給A，B，O，及本簇任何一簇都可以保障安全。則血統的四簇，是最近醫學界的重要發見。然而就是那發見的人，我們也不曾聽見他們據此便要反對人類的進化，便要反對人類的祖先同出於猿類。因為這一發見並不能證實人類間有絕對不同的血統，只能說明某些人們血統關係比較親密，或某些人們又較疎遠一點。雖有A，B，O，A B，四種，而O能普遍地接受，A B能普遍地施與，以這兩簇為關鍵，親疎雖有差異，然人類血液仍可以說是能於普遍相通，不像人類以外的動物血液，與人體完全絲毫不能相容。而且不僅此也，還有另一方面的血清研究，能夠對進化論作積極證明的，却被我們看起來像是博通的羅先生放棄不顧了。（也許是羅先生不曾學到！）那就是抗人血清的研究：把人的血清注入兔子或其他動物的身上使兔身發生一時的病狀，病狀癒後兔的血清裏便產生出能抵抗人血的物質。這一種兔的血清，就叫抗人血清。把抗人血清滴到人的血清裏，便發生凝集反應，把抗人血清滴到人猿的血清裏，也能發生反應，但少一點；若滴到普通猿類的血清裏，反應更少；滴到狗的血清裏，反應又比

普通類更少。若用龜鱉等動物的血清來試驗，那反應就幾等於無，或完全沒有。這試驗，證明人猿與人類的血緣很相近，普通猿類便遠些，而狗羆之類是最遠。而這試驗所得的結果，與那古生物學，解剖學等等所得到的證據之秩序是於相符合的，這不期然而然的符合是偶然的嗎？不，決不是偶然，這是生物必由進化而來的鐵證！

掛一漏萬地將羅先生論文的主要錯誤在上面說明了。羅先生的所謂「真憑實據」是怎樣非科學的，可以看出一斑，我不願再瑣瑣碎碎地濫費筆墨批評下去。但有不能已於言者，中國之可憐！正好像在軍事上被無理橫蠻的帝國主義節節進攻而政府沒有一點辦法一樣，學術界上也常常受那強詞奪理沒有一點頭腦者的欺凌。自東方雜誌上登載出這一篇論文之後，幾個月了還沒有任何人出來說一個不字！所以，也就顧不得辭費，略為批評如右；使讀者花費一點時間，實在是罪過得很！

一九三三，五，廿八。

齒輪

鐵汝翰作

(第一期本刊廣告，誤排為張天翼作，刻接鐵汝翰先生來信質問，除向鐵先生表示歉意外，合應更正。)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縮 會議的演詞

(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

笛 秋譯

——要造成防止戰爭真正的保障——

法國代表團要求我們勿作一般空洞的議論，而要每國代表對於法國計劃，表示明白清楚的態度來。我個人對此種要求認為非常適當，予以充分的同情。對於各種提案，我們很歡喜應允去研究，可是實際上，我們並沒有真正研究它，甚至想都沒有想到它。本會曾收到無數的提案；我們也曾費去整年的光陰，可是並非討論這些提案，而是拖延它，擱在書架上留待將來去討論，或放在箱子裏交技術委員去處理。

我可向法國代表保證：蘇維埃代表團對於一切提在我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縮會議上演詞

們面前的問題，無不坦白懇誠的說述，現在也決不含糊其詞，將很確定的說明自己的態度。法國代表團要求我們對它的提案，作『審慎的贊同』，或『確切的批評』。我將努力做到這兩點，

對現在所討論的法國提案，蘇聯代表團曾極深切的研究過，而且我很願意指出，有幾點蘇聯代表團是擁護的。我雖絕對不願輕視法國提案的重要，但又不得不指出：我們不能在法國提案中找出任何新的關於裁軍的東西；如能找到一點，却又是以軍縮會接受法國安全計劃為條件。首先要求我們設定確切的前提以作隨後討論裁減軍備的方案。

•我現在不妨指出：早在一九二七年軍縮會議預備會中，法國代表即現任外交部長彭古先生，要求該會在着手起草裁軍大會草案前，首先就應研究保安問題了。這提案會得各國代表團的擁護，結果設立一種特殊的『仲裁保安委員會』，該會在兩年期間，曾產生許多建議，並開始起草裁軍大會的工作。

我所以提起此事，一部分原因是對法國政治領袖的固執一貫的精神表示相當敬意。現在不管是由保安委員會的建議不能使法國代表團滿意，抑由該建議不為別國代表團所接受，不管怎樣，我們面前又擺着要求保安的法國新提

案了。這意思就是：裁軍會議預備會工作了四年，軍縮會本身弄到了第二年，我們仍回到五年以前的老地位，又不得不把裁軍問題拋在後面，把安全問題放在前邊了。我們希望這一循環永不再來，希望再過五年以後，我們不要仍站現在所站的地位。

蘇聯代表團對保安問題曾於預備會議和本屆會議中一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它絲毫不願忽視保安問題的重要，它充分理解保安問題的意義。可是我們一向相信，現在仍相信：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所有各國安全的保障，就是完全的裁軍，或至少在最短期間裁去最大限度的軍備。我們一向主張，現在仍主張：用任何其他方法解決保安問題，是紛繁複雜，並將發生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國際猜忌，決不是短期內可以僥倖解決；如果遷延不決，那就無異取消一切裁軍的思想把它攔到無限期了。

可是我們顯然逃避不了這一問題，如果一個強大有力的國家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國家的代表又聲言：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他們不能執行裁軍問題的任何決議。因此，我們如果要前進不想兜圈又兜圈的話，我們對法國提案不能不極認真的來考慮，我們要決定：對於此種提案或其他代表團關於保安問題所提的其他提案，究竟能不

蘇聯代表李維若夫在軍縮會議的演說

能得到國際的協定，然後再進行裁軍的問題；否則，如果此種協定沒有可能，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某些國家的態度，全部裁軍和保安問題沒有解決的可能；人類要解除軍備的重負與戰爭的浩劫，決不是國際間的會議所能有濟的。如此，不論怎樣，對本會總可得到若干光明的。

——無保留的擴充凱洛公約！——

提到法國覺書時，我不得不指出：只有第一章是涉及此間所代表的全體國家的。其餘各章，或則關於現在國際團體的或則關於將來自願團體的會員的。譬如第二章，就端從國際聯盟着眼的；第三章和第五章的一部端從歐洲國家甚至端從和國聯有正式關係的國家着眼的；第四章端從華盛頓海軍協定簽字國與地中海諸國着眼的；而且如果國聯決議若是有效的話，那末這各章的起草人並沒有把他們所提議要求參加組織的蘇聯放在心目中，蘇聯地跨歐亞兩洲，不是國聯會員國，也不是華盛頓海軍協定簽字國。

要參與國執行特別的十分嚴重的義務，這些參與國就有權要求：此等義務至少有擴張到它們最近鄰國的必要：這在我似乎覺得毫無疑義的。因此，蘇聯邊界既不僅有歐洲的國家，而且有亞洲的國家，如日本中國等等；同時這些國家又是預先排出所提議的團體之外，因而沒有執行新

的義務的——那就不能希望蘇聯本身執行這些義務了。再則，這些義務的執行及其執行的方式，完全留待國聯理事會去決議；這也證明：法國提案中的這一部分不想應用蘇聯身上的。

對於法國覺書二——五章所包含的提議，蘇聯代表團覺得現在沒有詳細分析的必要；何況蘇聯代表團對於此等提議的某幾點，例如當時法國首席代表泰狄歐先生在軍縮會提出的軍隊國際化問題，已經表示過意見了。

我前面說過，只有法國提案中的第一章，即涉及凱洛白里安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 義務的解說與義務的無限推廣上——只有這一章，是關係此間所代表的一切國家的，連蘇聯也在內。我可以說，對於此種建議，蘇維埃代表團並不反對，並準備簽一契約將這些建議包含在內。

我以為我們的目的如果要使公約中規定的義務強化與推廣，那末我們就不得不主張：已有的義務對於一切締約國都有拘束力，決不能讓某些國家爲自己利益作任何保留以制限或減低此等義務的作用。此種保留實際上無異取消全部盟約的效用。固然，此種保留，只要其他簽約國沒有表示全意時，並無法律的效力；可是話雖如此，我們已知道侵略事件已藉藉此種保留而得到認可了。因此，蘇聯代

表團將在適當時期提議：凡作此種保留的國家，應正式取消這些保留，否則可用一種國際協定制奪這些國家一切法律上道德上的力量。

——誰來決定誰是侵略者？——

再則，法國提案中規定：對於違犯盟約的國家就是說任何武裝衝突中侵略的國家，則施以國際的制裁。這必然有下列的問題發生：所謂侵略者，是怎樣決定的呢？由誰來決定呢？很明顯的，我們或者想為這種目的來設立一種特殊的國際機關，或者授與一切盟約簽字國以法律全權來召集會議。不論在那種情形之下，對於任何國家如此重大事件——確定其為侵略者，並施以國際的制裁——取決時要發生不公平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問題對於一切國家都有莫大的興味，而對我所代表的國家為尤甚；對於此點格外需要絕對的開誠與相互的諒解。

我們所代表的是全世界唯一的國家——這國家已經改變了政治制度，創造出嶄新的蘇維埃政治系統，破壞了資本主義，正在建設新的社會秩序，而別的國家呢還是保存着資本主義的制度。諸位先生：你們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現象曾為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如此所痛惡，以致當時發生許多企圖想用武裝干涉的方法來恢復俄國資本主義的

制度，或至少也要用東分西割的方法減少蘇聯埃新國的版圖。

這些企圖是失敗了，也不會再來了，可是不能說新的企圖的思想就永遠沒有了。恰恰相反，我們知道，許多國家中最有勢力的政治家，大政黨裏的領袖，從前的，未來的，甚至現任的政府裏邊的人物，有許多是懷抱此種企圖的，他們差不多以進攻蘇聯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為了此種目的，他們竟和舊俄制度的信徒白俄僑民發生極密切的組織上財政上的關係。

我們必須承認：資本主義世界觀全體言，還不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完全適應，正因為此種不適應，所以要繼續不斷敵視這樣的國家。這種敵視經常有各種各樣表現的方式。

我不列舉許多的，異樣的，年年不斷的反蘇聯的事實，來使諸位厭煩了。我只須簡單指出：就東西兩半球所有國家全體言，大多數國家還沒有和蘇聯建立正常的關係，換句話說，還在「抵制」它（Boycott）——「抵制」正是現在提案中要施諸將來侵略國家的制裁之一種。

在這些情形之下，我們可以問一問：蘇聯究竟能否從任何國際的機關——當這些機關完全是由仇視蘇聯的資本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縮會議的演說

主義世界代表所構成，同時也許有大多數國家的代表還在抵制它——獲得平等的待遇與公正的決議？在我覺得對於這一問題不能有兩個答案。如果有人懷疑的話，那我可請他想一想：假使他自己的國家是處在建立了蘇維埃制度和正在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全體國家的包圍中，我要叫他告訴我：他的國家能否將關係自己本身絕大重要的問題，委託於完全由蘇維埃政府代表所構成的國際機關呢？只要稍為想一想就可知道：當目前對蘇聯的態度還未改變時，蘇聯爲什麼不能承認此類國際組織如國聯大會理事會，國際法庭，仲裁機關等等的決議案，對蘇聯是有效的原因了；唯則蘇聯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國際間的互助與合作。當每次說要設立國際機關執行法律的，強制的及其他相似的制裁時，這一問題對我們尤形嚴重。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求這些組織的構成，要保證我們有與資本主義國家所享受的同樣的公正平等的待遇，這是最自然也沒有了。由於法國提案的結果，當建設此等國際組織問題輪到討論時，蘇聯代表團即將提出此種要求。不過，我不相信當實現此種合法的要求時會遇到若何嚴重的障礙。

——戰爭與侵略應有一致的定義——

只要對於侵略沒有一般公認的定義——事實上與理論

上關於此點是有無限異議的——那末任何國際的機關，不論其構成怎樣，要它決定誰是侵略者，必然要經驗到特別的困難。這尤其可從凱洛白里安公約簽字時所作的保留上顯示出來。

這些保留的意義是怎樣的呢？難道不是等於某些國家不管公約不公約，在某種情形之下在地球上某些地方，堅決的要自由行動起來嗎？那末我們要問：有什麼保證可以證明藉口挑戰的那些情形，是真有這回事呢？

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有很多的，各種各式的情形，已經用來作為侵略的藉口了，例如：開發某種領土的天然富源之欲求，某種國際協定之違犯，某種國家所取手段對於別國物質利益之損害，對於那些自甘冒險居住某國的僑民之保護，已經確立的特權受某國之侵害，革命與騷亂之發生等等。這一類作為攻擊的口實，不發生於中世，不發生於古代，却發生於近代。

同時此種實際行動，還要充實以新的理論。憑藉種種理論以便攻擊他國，這似乎成了現代的一種趨勢：如說由於別國的混亂無序——或真實的，或誣指的；由於在別國投資的範圍或特殊的權益；由於某國在別國缺少道德的行為；由於戰略上的關係；或由於希臘擴張自國防禦線於別

國界限之內等。

最近又有一種藉口戰爭的新學說發明了，那就是戰爭是為保證和平的。

如果此類學說廣為傳佈，且為國際仲裁者即國際法庭的成員所贊全，那可以無疑的預言：無論何種武裝衝突中永遠也找不到侵略者，能夠找到的只是兩方都是侵略者或兩方都是防禦者；更壞的甚至說防禦的一方是侵略者，侵略的一方是防禦者。

諸君，你們知道就是根據精確法理的裁判人也不是能永遠通過公平的決議的。這只要看一看，不同的法庭根據絕對相同的法律，處理絕對相同的事件，却做出不同的議決就可明白了。當裁判者不一定受任何法律或方針所拘束時，我們更希望作出公正的決定了；而這不正是服從凱洛白里安公約的國際機關的真正情形麼？這並非關於國民私人利益的問題，而是關於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問題。

很明顯的，我們如要凱洛白里安公約以及法國代表團所提議的補充計劃見諸實行，如要對於由此等補充所產生的國際機關獲得最低限度的權威，公正和信任，那末我們就不得不給這國際機關以行動的訓令；這首先就要給戰爭和侵略下一界說，給侵略和防禦明加分辨，永遠拋棄那些

過去使我們熟知的虛偽的侵略藉口。對剛才所說的意見，蘇聯代表團已努力將它包含於貢獻諸位參考的宣言草案中了。

——蘇聯代表團對總委員會宣言的計劃——

李維諾夫氏於是提出下面的宣言。

總委員會

爲了普遍安全的利益與便於達到最大限度裁軍的協定起見，認爲必須用極端的精確性來定侵略的界說，爲的要免除任何侵略的口實；

承認一切國家均有獨立，安全，防衛自己的平等權利；

爲了和平一般的利益，熱望每個國家均得到自由發展的權利——任各國自定方針并依照自己認爲最適宜的速率去發展——熱望每個國家都有安全，獨立，領土完全不可侵犯的保障，并有權利防衛自己不受外人在自己國境作進攻或征略的行爲；

爲給不可缺的指示與國際的機關——這機關是要來給侵略者下界說的；

總委員會根據以上種種理由，宣言：

(一)在任何國際衝突中，凡先犯下面任何一條的國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備會議的演說

家，即為侵略的國家：

- a. 向他國宣戰者；
- b. 沒有宣戰以兵力侵入他國境內者；
- c. 以海陸空軍轟炸他國土地或有意攻擊他國海陸空軍者；
- d. 其海陸空軍未得他國許可而擅自開入或通過其國境者，或雖有許可而侵犯此種許可的條件者
- e. 封鎖他國的海岸或港口者。

(二)不論何種政治軍事與經濟的理由：包括被侵略國境內富源之開發，或某種利益之取得，或其投資之數量，或所謂在此國或彼國之特殊權益，或否認一國具備所謂國家組成之條件等皆不能用以保證如第一節所指出之略侵行為。

下列各條尤不能用為侵略之藉口：

- A. 一國之內部情形：
 - a. 政治經濟文化之落後等；
 - b. 輿指之政治行政上的缺點；
 - c. 外僑生命財產之危險可能性；
 - d. 革命或反革命運動，內亂，罷工等；
 - e. 任何國家某種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之確立與

維持；

B. 任何國家所採用之下列行爲或法律亦不能作爲侵略之理由：

- a. 破壞國際條約；
- b. 取消對於一國或其人民之商業讓與權或其他任何權利；
- c. 斷絕外交或經濟關係；
- d. 拒絕付債；
- e. 禁止或限制外僑之入境或改變對於外僑之政策；
- f. 取消給予他國正式代表所享受之特殊權利；
- g. 拒絕允許第三國軍隊通過其國境；
- h. 宗教或反宗教之政策；
- i. 邊境事件。

(三) 遇有一國宣佈軍隊總動員令或以大軍集中邊境時，其受威脅之國家，應採用外交或他種手段，務謀國際爭端之和平解決，惟同時該國亦可採行同樣性質之軍事行動而以不侵入他國邊界爲限。

* * *

總委員會決定將上面原則包含于保安與裁軍會議中或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縮會議的演詞

一種特殊的協定中，使成該會議的一個組成部分。

——和平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

在提出此種文件時，我並不是不知道國聯已在進行的那些討論以及企圖給侵略行為下界說時的各種困難。因此，法律家及其他專家對於我們此項文件要提出反對的見解和觀察，這是我能夠預先料到的。他們將再指出給侵略下絕對界說之不可能，指出我們不曾預料到的可能事件之發生，以及——最重要的——當兵力集中任何一方邊境時要確定誰是先侵略者的困難。

我可以預先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並不要求絕對的界說，因為絕對的界說是很少可能很難想像的；何況歷史上我們所知道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武裝衝突事件中，要確定誰是先宣戰者或先做出真正侵略行動者，並不發生真正的困難；爭點只在此等侵略的藉口和理由是否是合理的問題上。我可以說過去幾年來擺在國聯面前的事件，亦是同樣的情形。

不過，我承認蘇聯代表團本身却以自己宣言中的第二款較各款是重要得許許多多了。第二款排斥歷史上的和將來有可能發生的所有侵略藉口的事件。

我沒有把握說剛才所讀的宣言草案裏，所有一切戰爭

的口實都已探索得窮源竟委了，這實在也非我們的目的。當我們說不能用任何口實來侵略外人領土時，我們也將那些不曾在宣言中特別指出的情況包括在內的。

我們歡喜承認放在諸位面前的宣言草案裏各種的缺點，歡喜聽聞各位反對的意見，接受各位所加的補充，修正等等。

但是並不因此而失去宣言裏那些根本原則的重要意義。這些原則是在：承認任何國家——不論大國小國——既成的公認的領土之不可侵犯性，否認任何國家有權干涉別國之事務，發展，立法或行政上的事件。在這次國際會議中我們應宣佈一種「國家自由的憲章」。只有這樣，才能使吐棄戰爭和反對侵略的國際協定，發生真正的效力，並給一切國家以相當安全的保障。我所以說「相當」，因為我們仍舊堅持：一切國家充分的安全保障只能用全部或最大限度的裁軍，才有可能。

可是在達到這一層并除非達到這一層之前，我們將力求所謂保安問題的解決，這種解決是不能作為外交把戲的目的的，却是要使弱小國家和強大國家，都受到利益。

諸位知道我們的提案，用意不在和法國提案競優勝，也不是來代替法國的提案，而是法國提案的邏輯的補充。

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軍備會議的演說

這就是討論法國提案時我們所以覺得他們的見解是合意的緣故。

當提出新提案于諸君面前的時候，蘇聯政府完全受那些同樣熱望所驅使——這些熱望已驅使其當時提出完全裁減軍備的議案；現在驅使其把雙方不侵犯條約的訂結作為外交政策絕對的中心。這些熱望，就是要世界和平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我以為對我所代表的國家和平的志願，沒有絲毫可疑的餘地了。固然，還有許多懷疑派和頑固派指出蘇聯所以要求和平為的是自己社會主義的建設，以減輕其意義；我們也不否認這一點；可是這些人的意見是否說，只有蘇維埃國家，才是在和平環境裏能建設自己發展自己的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却需要別種條件而不是和平條件呢？如果有和平志願明證的國家，要說明它之要求和平為的是自身的發展，那在我們也不能以此來反對它。我們給這里所代表的每個國家接受我們裁軍的提案和不侵犯條約的訂立以表明其和平志願的機會，我們用現在的提案來再度給他們這個機會。 (完)



列甯回憶錄第二卷出版預告

列甯夫人著 韓起譯

在全世界的讀者望眼欲穿的渴望與等待中，去年著者在『真理』報所發表的列甯回憶錄的第二卷，又在蘇聯印行單行本，出版了，今年年初，又先後有了各國的譯本，敝局有鑒及此，特請韓起先生，根據新刊英譯本譯出，讀過第一卷和未讀過的人，一定是在渴望與等待列甯夫人的美妙生動之筆下所產生的第二卷列甯回憶錄吧。加之譯者的譯筆忠實流暢，更為本書生色不少。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憶列甯 高爾基著 韓起譯

誰都知道高爾基與列甯友誼最篤。這兩位摯友初會於倫敦時，便談及高爾基的名著母親。本書純以文學的筆調點露人間的友情及個人與時代之關係。書中有忘機的談話，有友情的慰問，有下棋釣魚的素描。而對於戰爭，知識階級，及大眾文學問題的他倆的爭論，也明快地表現了出來。在洋溢人與人間的愛心及人性之高鳴中，透過他們兩人友情深處，讀者必能獲得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是中國出版界僅有的一部文學傳記。

實價五角 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塘沽協定痛言！

洛 岡

比去年上海停戰協定還要屈辱的華北停戰協定又於五月卅一日在塘沽簽字了！

塘沽協定，就公佈全文不及二百字，但已把東北，熱河，華北，無條件地送給日本帝國主義；把整個民族利益出賣得乾乾淨淨。把一年來東北義勇軍的犧牲一筆勾銷了。這種可悲可痛的恥辱程度比上海停戰協定不知要高幾千百倍，較袁世凱和密所簽訂之廿一條約反來得徹底實際！

塘沽協定簽字以後，要人們均興高采烈得意地說這「祇及軍事，不涉政治」。汪院長且在紀念週作警說，這「並不將房子讓與他（日本），尤其沒有將房產契據交給他」。最不要臉的要算一般高等華人名流學者如胡適之等人。胡適之說他贊同華北停戰，理由是：減輕國家損失，

著 法 德 意 瑞 普

可保存華北富源及全國文化中心，可使敵人暴力終止，可使敵人之文治及和平派奮起，可「從容施展國聯之正誼」(見六月十六日大美晚報)，天下可悲可痛的事，還有比此更甚的麼？！

我們來看協定公布條文吧！協定開宗明義第一條爲：

中國軍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明是把東北熱河永久讓給日帝國主義，並對長城以西及自延慶至蘆台一線以東以北作爲「非武裝區域」，向日帝國主義表示俯首貼耳，而當局却要爲「國內外保證必無簽認割讓之舉動」，並通電申述這「無害於中國之領土」，更自爲担保「無害於世界和平之各種公約」。協定第二條又承認「日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觀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在自己領土內允許敵人用飛機施行軍事的觀察，已是天下奇聞，而且明文規定「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這種屈辱程度只等於城下之盟麼？然而，當局却自謂這是「在不妥協，不求和，互相諒解之下成立的和平」，「既及軍事不涉政治」，「不影響我國在國際地位」，這又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的麼？至於日本軍

隊在中國領土內之變換行動以及日軍撤退日期，該協定則一字不提，只在第三條規定「在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他不超越該線，不繼續追擊，自動歸還至長城之線」。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又豈止是城下之盟而已的麼？！

可是，塘沽協定是不是像上述公布條文這樣簡單呢？據六月三日大美晚報所載，在該協定簽訂之前，中日雙方有各不向國內宣布之五項政治諒解，即是：（一）中國承認「滿州國」為獨立國，前隸於中華民國之奉，吉，黑，熱四省，即為「滿州國」領土；（二）中日「滿」為保證東亞和平，於必要時，日本得派遣艦隊停泊於中國沿海，日「滿」陸軍得通過或防守於中國察綏兩省境內，以防止中日「滿」之共同敵人來侵，但必事先通知中國；（三）為復興東亞經濟於平定之途，中日「滿」得互為經濟的友好的提攜，及內亂戡平的援助，而中國方面，尤須注意國內排貨排滿之行動制止；（四）中日「滿」正式協定，於中國認為可能時始得協商，中滿國界之確定，於中日「滿」正式協定成立後，始會同明確劃定之。中日「滿」正式協定成立後，此原則即失其效力；（五）休戰之協商，及綏銜地帶之劃定，由中日軍事當局於此原則成立之翌日實行之。

二萬萬元的棉麥大借款

我們拿這所謂政治諒解來和事實對照，第一，四，五項已在協定上規定得十二分明白，第二項也已成爲顯然的事實，第三項我們雖未曉得日帝國主義已否暗地裏幫助中國當局「戡平內亂」，但是中國當局密令上海各處制止排貨排滿行動，則我們已在外論編譯社的消息看到了。這些事實是以前袁段張曹吳所做得到的麼？

塘沽協定在全國民衆反對聲中於幾數小時內簽訂了，一般高等華人名流學者在歌頌着以爲從此「天下太平」了。然而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怎樣呢？正正相反，牠將表演得更加殘酷。姑勿論日帝國主義從此得集中兵力進侵察綏，防禦所謂中日「滿」之共同敵人，日本軍艦在沿海得更加自由行動，但在當局方面，既於諒解中得到戡平內亂有力的援助，二萬萬元之空前美棉大借款又突然在華盛頓簽字。於是，內部的血腥的屠殺，將更加殘酷的展開了！

二萬萬元的棉麥大借款

舍芬

美國財政善後銀公司於六月四日又以五千萬美金（合中幣二萬萬元）貸與中國政府，利息五厘。款項的五分之四購買棉花，五分之一則購買美麥及麵粉。在未交貨物之前，以所購的貨物為担保，既交貨後，由中國指定若干種統稅為担保，如捲煙麵粉，棉紗火柴等皆在內。借款的合同，宋財長早在美簽訂，中國政亦已正式加以追認。第一批棉麥，將在下月抵滬。

這次借款，當局說是救濟棉紗原料之恐慌，說是救濟農村糧食之缺乏。我們對於這種說法有點懷疑。據我們的觀察，最近民族紡織工業之大舉減產及停業並不是由於原料的缺乏，而是由於外紗傾銷的壓迫，由於大眾購買力低落已極，市場狹小不堪。脆弱的民族資本，又不能武裝自己商品。與帝國主義爭取本國市場。於是產業落後的中國也隨着世界減產之狂潮而減產關廠了。紡織工業所需要的救濟是什麼呢？立刻實行高度關稅，立刻掃除一切苛捐雜稅。然而這是夢想。

自然，一萬六千萬元的棉投入中國市場，棉價將大跌特跌，這可以減少紡織業的成本。然而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這是不能擊破外貨傾銷之銳鋒的。同時，對於中國大眾購買力的刺戟作用亦至為微弱，因為中國大眾之貧

困，購買力幾等於零，儘管眼看着廉價布料垂滿三尺，但摸摸腰包無有半文，結果依然光着屁股走去。棉借款能救濟什麼呢？

另一方面，一萬六千萬元的棉投入中國市場，植棉農民却不得了了。棉價的狂落，將使今年的收穫連生產費都不能抵補，將使種棉農民完全破產，將使中國棉植業加速滅亡。

雖然汪院長日前引用海關統計數字，證明此次所借之棉，並未超過於去年度的外棉輸入額，更間接說明棉價絕不會因此借款而跌落。然而汪院長這個證明與說明本身都是有罅漏的。汪院長只看到美，印，日的棉的輸入，而沒有看到中國棉也有輸出日本的。去年日本在東省大行植棉計畫，本年收穫定當不少。這一事實將告訴們我，日本今年不會再從中國輸入棉花，結果不得不使中國棉花市場擁滯，加以日本棉花之增產，必然要對中國市場大施其探拚。同時，無預定銷路的大批輸入，（雖然是分幾批輸入，然而不損其為大）比於僱主因需要而定購的輸入，躉批零批之為量不同，而在市場價格上所生之波動亦大異，後者不會發生使價格跌落之影響，而前者却不可免。又況前者絕不能避免投機商人之壓低價格嗎？棉價激落之必然現象

，請看將來的事實罷！汪院長是沒曾注意到這些因子呢？還是故意抹殺這些因子呢？

再說小麥借款罷，據汪院長的海關數字報告，去年全年小麥進口總值爲國幣七八、一四三、六九六元，而美國僅占進口的百分之二十，即約爲一千五百餘元，但此次麥借款約有四千萬元，超過從美國輸入額二倍半以上，侵占澳洲坎拿大數字，則將來澳洲小麥之向中國市場探拚是可能的。並且，政府並不能夠把小麥輸進災區或任何缺乏糧食的內地，而僅在各大口岸出賣，糧食價格之再跌落又將是必然的事實。去年美麥大借款已助成糧價之長期的慘落，暨至季節的上漲的春荒期與青黃不接期，亦未見價格之較高的起色，再加以此次大借麥，則本年新麥上場之價格寧堪問耶！又烏得而能說「不傷農」！農民之貧困，農村之破產，將不得不更進一階罷！

可憐的中國農民是聾子與啞子，他們聽不着政府的行動，叫不出糾正政府的錯誤的呼號，他們只是悲痛地終年在忍苦。

紡織業聯合與麵粉業聯合會經正式說過一次話，主要的要求是請撥借款救濟各該業，然而，這恐怕是幻想罷！

棉業聯合也正式表示過一次意見，主要的是，發展工

二萬萬元的棉麥大借款

商業也必須顧全農民利益，出賣棉花必須維持市場價格，撥借款培植種棉事業，是的，政府誠欲發展工商業與擁護農民利益。然而政府在事實上因需款而不得不借，借而不能借現金，只好借商品來換現金。如上所述，工商業未獲救濟，而農民先已犧牲，因農民之貧困化與破產而使工商業更加凋零破敗，這原是政府的不得已呀！

至於款項用途，汪院長及其他要人雖口口聲聲說把它用之於建設事業，絕不用於內戰，也不用於軍費及政費，然而關於用途及保管問題，則以「具體辦法未能一一發表」（見十一日申報汪院長在行政院紀念週之報告）一句話掩飾過去。這不能令我們無疑。

年來國內混戰，綿延不息。軍費的支出與年俱增。公債的發行，五年間，在十萬萬六百萬以上，已達到「飽和」的狀況了。最近華中，華南，華北各區，或戰爭加劇，或危機四迫，軍事行動之擴大，將在眼前，軍費支出，將更膨脹。政府這次所貸的棉麥，顯然是欲售於商人以充軍實的。除了棉麥出棧初在借款內償付貨價百分之十，除了九十日內再付百分之十五，除了運費七，五〇〇・〇〇〇美金以外，政府仍可獲得鉅款。縱然售價如上海商人所要求，以八折計算，而「較之發行公債，究屬合算。」

美帝國主義因恐慌之日甚，農產品找不到銷路「今年美國所存之棉，截至七月一日止，可達一千三百萬包，小麥截至七月一日止存貨與去年等，即三萬萬六千萬英斛」

•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了這麼大的買賣，既可減少存貨，又可加強其在中國的金融統治。一舉兩得，還有什麼比這更妙的呢？

借款的負擔落在老百姓的身上，這是用不着說的。

巴比塞調查團來華

綠 莎

在國際帝國主義分贓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布以後不久，國際反戰同盟就有派遣巴比塞調查團來華的消息。不幸當該調查團準備起程之時，國際帝國主義者竟無恥地不發出境護照，德國法西斯蒂且逮捕代表，以阻撓調查團之行。於是調查團的旅程乃遭頓挫。

國際帝國主義者這種卑鄙的手段終於不能打消調查團之行，可敬的值得歡迎的巴比塞調查團終於登上他的征程

巴比塞調查團來華

最近就要到來了。

我們爲什麼要歡迎巴比塞調查團？

歡迎巴比塞調查團，爲的是他將勇敢地揭穿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共管中國瓜分中國的陰謀，公告全世界。

歡迎巴比塞調查團，爲的是他將嚴正地暴露八十年來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橫暴的掠奪，慘酷的榨取，以及勾結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中國，奴役中國人民，使中國三億幾千萬的廣大民衆貧困，飢餓，羸弱，在繼續不斷的災荒與疫病中百萬千萬的死亡，流離失所，在繼續不斷的血腥的屠殺中百萬千萬的變成白骨與炮灰，在絕無僅有的暗無天日的壓迫與恐怖中悲號。他將把地獄中，火坑中的廣大中國民衆之慘痛，公告全世界。

歡迎巴比塞調查團，爲的是他將敏銳地攝取地獄中，火坑中的廣大中國民衆之憤怒的狂吼，爭生活，爭自由之灼熱的火燄，爭民族獨立解放之英勇的奮鬥。他將真摯地把廣大中國民衆的這種偉大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公告全世界；熱烈地喚起龐大的全世界的勞苦羣衆，援助中國民衆的這種爲自己爲世界的偉大的鬥爭。

歡迎巴比塞調查團，爲的是他將忠實地告訴太平洋上的勞苦大衆；帝國主義在急遽地燃燒進攻蘇聯之火與準備

畢業會考風潮

強盜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急迫地要到來了，勞苦大眾們必須準備以革命戰爭回答帝國主義戰爭，必須把資本主義體制，及帝國主義戰爭之源泉，毀滅於這戰爭當中。

苦難悲壯的同胞們！在這可敬可愛的巴比塞調查團之前，訴說我們的屈抑的衷腸罷！披瀝我們酸辛的肺腑罷！發揮我們的感激的熱淚罷！提出我們的意志和要求罷！苦難悲壯的同胞們！踴躍地參加這歡迎隊伍！

只有對李頓報告書歌功頌德的帝國主義走狗出賣中國的漢奸胡適等等高等華人，才不會歡迎巴比塞調查團。

六月廿五日

畢業會考風潮

嘉 年

在疲憊於救國運動而沉寂已久的學生界，最近突發了廣泛的反對會考風潮，從綏遠，濟南，安徽以至於福州，廣州，從南京，上海以至於江蘇全省，或請願取消會考，或發宣言通電反對會考，或直接宣告罷考，或臨時退出試

學業會考風潮

場，甚至於搗毀試場，搗毀教育廳，鬧舞弊案吃官學，形形色色，蔚爲一九三三年中國教育界之軒然大波。

老成人們或許以爲這完全是少不解事的孩子們的胡鬧，或許以爲這完全是不肯用心的頑童們的搗亂，又或許以爲這完全是少數惡劣分子從中播弄與威脅的結果，或受派別陰謀利用的結果。

這種老成人的見解未免不老成而有些武斷罷！

我覺得會考制度之存在價值是成爲問題的。

現在所用以爲測驗能力與智識程度的武器的考試方法，並不能公平的正確的表現被考試者之智識與才能。這已是幾年前的世界教育思潮中之定論。所以有很多教育家主張完全撤廢考試。這意見雖然尙未獲得全世界教育界的普遍的實行，然而，在新的，進步的科學方法的測驗手段之發展與完備以前，舊的考試方法已不值得重視爲唯一的武器——這一觀念，這一態度已成爲全世界教育界的一般的觀念與態度了。我們的政府，考試院長與教育當局爲拔擢真才策進教育而勵行考試制度，這一勵精圖治的精神，我們誠然欽佩無極。然而，這唯一的手段，果能拔擢真才嗎？果能策進教育嗎？我們的懷疑已經不從今日始。

考試制度之存在價值既已微乎其微，則會考制度又有

何種價值與意義呢？

如江蘇省立小學聯合會宣言所說，畢業會考蔑視小學教育原理，違反小學教育目的，戕賊兒童身心，浪費兒童精力，而流毒所趨，更釀種種嚴重的禍害。又如江蘇省立學校本年畢業班學生的宣言所說，畢業會考完全以頃刻間的成績為取捨之標準，完全抹殺平時努力的成績，畢業會考養成學生投機僥倖心理，浪費學生之時間與精力，摧殘學生之健康與天性……這是教育家與青年學子們對於整頓教育策進教育的會考制度之真實的評價。

會考制度有何種價值與意義呢？如曰有之，則在於科舉文明的復興。從前帝王以功名科第驅廢天下士，以維繫其子孫萬世之業；以尊崇道統，表彰五經以定思想於一；以致有二千年來（從科舉紀元算起）泱泱文明大國之盛！方今則「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異端邪說，洪水橫流，士習囂張，羣情陷溺，常此以往，則將不僅東北淪亡，華北河山破碎，莽莽神州，必將全部陸沉。欲謀收復失地，還我疆圉，維持今日文物政教之盛於不墜，尚在於青年學子。為欲達此目的，則在於實行新科舉制度，復興道統，加緊洋八股之訓練。然後思想得以統一，民風轉於純厚，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盛將復興於明日。然後帝

國主義必然將拱手奉還故土，而中國政治太平，民族獨立自由永建於世界矣。懿歎休哉!!誠足令吾儕小民隨風感歎五呼萬歲不置也!!

摩爾根銀行舞弊案

耀 華

摩爾根銀行J.P.Morgan & Co. 舞弊案發生，引起全世界之驚異的注意。於紛紛擾擾的世界經濟政治之慘澹的鬥爭中，加上這一個有趣味的戲劇式的插曲。

舞弊案，據上月底本月初的電信之報道，有如下的幾件事實。

【……摩爾根銀行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兩年未繳分文所得稅，而在英營業結果，則曾每年繳納所得稅七千鎊於英政府……】（二十五日國民電）

【……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雷斯科曾以親筆署名函致謝摩爾根公司，內有「當國後報」等語。……聞雷氏曾用個人名義向摩爾根公司借款，以供民主黨

之用……】(同上)

【查悉摩爾根公司有一種受特殊優待的僱客之名單，如前總統柯立芝，現任財長伍定，大使台維斯，飛行上校林白以及美國許多官吏，都在其內。此種受優待之僱客，可以遠比市場為低之價格購進摩爾根公司經手發行之股票，轉售於市場，獲利至鉅。……又有議員麥克雷茲詢問受優待之僱客中，有無比王，意相慕沙利尼，英國王族及法國要人，摩爾根公司股東衛特萊答稱未知，但有無代做者則無從相告矣……】

陸續露布之消息，揭至執筆時止，所得要點如上，此後，澈查委員會將繼續追求呢？抑馬馬胡胡不為已甚大家顧全些面子而就此終結呢？不得而知。

就已經充分明瞭的事件而論，雖然波瀾壯闊，蔚為金元帝國之奇觀，激成千百萬勞苦小百姓之憤怒，然而那些事實，並非出人意表的驚奇的事實，而只是腐敗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統治之當然的而且必然的藏垢納污的黑幕之暴露。

— 第一，關於摩爾根銀行之逃稅問題，雖然依據美國現行所得稅法，摩爾根銀行因營業不利而兩年不繳所得稅，未可認為違法。然而成為問題的是，因大資本家折閱不繳

稅，而國庫空虛，財政赤字龐大無法填補，於是除發行公債之外，大增其間接稅，把恐慌的負擔完全轉嫁於勞苦大眾。勞苦大眾在失業，減工，減資而零售物價低落很微的壓迫下，在實際工資減少而物價上騰的通貨膨脹政策的壓迫下，已經輾轉呻吟於飢餓中，再加以五花八門的間接稅之重壓，其不降入於餓死線下者幾希。

法律就是摩爾根等巨頭的意志表現，法律就專在於維護他們的利益。並且，就在他們自己的法律標準下，他們違法的黑幕，真不知有多少，但是誰去執行法律呢？誰又能澈底的去執行法律呢？政府嗎？那是叫伙計們去制裁老板！很顯然的，這次風波的發生，是共和民主兩黨爭寵鬧醋勁把事情弄僵而侵犯到他們的主子。

大資本家的逃稅主義，是他們的經濟學原理之一。摩爾根家是慣常逃稅的，一九一三年老摩爾根死，遺產中有一套金鑲銀版壁畫，在遺產稅中的估價，僅三十二萬元，不久，小摩爾根（即今日的摩爾根）出賣它，賣價一百廿五萬元（見Winkler：摩爾根傳）。因此，曾被人們大施攻擊，然而結果也只是受一下攻擊而已。

這次事件的暴露，使我們可以知道，大資本家的不景氣，可以依法取得補償，而這種補償是從半餓死的勞苦大

衆的嘴邊奪取下來的。

第二，關於「特權僱客」的問題，關於雷斯科的函件問題，誠如剽悍的伍定財長所說：「官吏做股票交易以謀利，並不違法」。但問題是在於以「特權僱客」的資格能買得遠比市價爲低之股票，那自然就不是尋常交易關係，而必然有禮尚往來交換條件存乎其間。則以過去或現在或未來的台前幕後的權力地位，孝敬若干倍以上的利益於金融大王，是可以想像得之的。自然，這裏面又不知千千萬萬的黑幕，又不知犧牲了老百姓千千萬萬的膏血而累積爲金融王的豪富。自然，這又不僅是柯立芝，伍定，台維斯等人而已。同樣，領金融王的津貼的又豈獨民主黨而已哉，不過共和黨手脚頑得乾淨或尙未發現類似雷斯科的「當國後報」的信而已。甯國府的焦大有話，「誰是乾淨的，只有頭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乾淨的」。

不必再無聊多說廢話了。問題是非常簡單的。

這一事件的暴露，是國內的政黨，大總統，官吏，國外的王侯，首相以至於政客都一齊攢入金融大王的錢袋之中，可見金融巨頭不僅是國內的真實的統治者，並且是世界的最高的支配者！更可見金融寡頭政治之腐敗與專恣到如何程度！

六月二十五日

文學批評之基準

宮本顯治 林 琪譯

關於文藝批評之基準的問題，自從平林初之輔提出了藝術的價值和政治的價值的問題以來，還繼續着許多的論爭。議論的展開，進到了互相對立的兩個方向。

布爾喬亞文學理論執拗地繼續守着評價之個體的主觀性的主張。這祇要看一看把『科學的批評』的可能的範圍只限於作品之發生學的說明一方面的平林初之輔的『科學的批評的界限』論，以及，結極把評價的東西作為對於作品之個體的鑑賞而理解的小林秀雄，井上良雄等的主張，就可瞭然。例如，這些思想者們之一人，最近還這樣說：『所謂某件物品有價值，通常，就不外乎是那個物品「我」有意義。離開了爲了「我」的實踐。就決沒有所謂價值。我愛那個，那個就有了價值。』（雜誌磁場。井上良雄）

× × × ×

這些布爾喬亞文學理論的特徵，是在把評價的事情理解為個體的人間之個體的經營這點上。從這裏生出來評價之主觀性的理論，完全是當然的。而且，在這些思想者們，除了談着對於作品的個體的嗜好以外，『評價』這東西是不能成立的。所謂評價的科學性，對於他們不過映成單單的空語而已；這是因為他們把評價的人間的實踐，不當作社會階級的實踐，而當作一種個體的現象來理解的原故。所以，批判布爾喬亞文學理論者們的這些個體的評價論的前提，是不得不對着他們的關於人間的實踐的理解的方法的。

× × × ×

最近的布爾喬亞文學理論者們的理論，不僅是對普羅塔利亞文學的公然的反對，而且，只是完全在言詞上妄談唯物辯證法的真理性，以『實踐』的言詞的粉飾的使用，實質地做着自己的理論的防衛，在這裏可以看出現在的特質來。在關於文學批評之基準的理論上，也是這樣。他們也說作品評價是一個人間實踐。但是，他們所理解的『實踐』，和現在所講到的『實踐』的意義，是似是而非的東西。

在我們，作為『實踐』的評價的，決不是要表白作為贖

文學批評之基準

者對於作品的個體的愛憎。若是評價可以是那樣的東西的話，那麼，祇是對於一個作品的讀者的數目的價值判斷，就會被肯定為這樣那樣了的吧。而且，這樣的評價，是不能負起給與對於用藝術的方法去接近客觀的真理的文學的批判的指導的任務，而終於成爲一個個體的思辯的空語的。

× × × ×

他們所想的作爲人間的實踐的東西，是從社會的階級的現實孤化了的抽象的人間——個別的人間的感性的機能。這樣，作爲他們所行的評價之基礎而理解的東西，是『人間學的』的實踐。[「人間學的」的觀點，不過是把人間觀察爲單是被付與了感性的知覺的能力的有機體而已。]

(別·古切洛夫) 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的布爾喬亞思想者們，不能正確地認定評價之社會階級的基準和科學性，正是必然的。

× × × ×

和以對評價的科學性的懷疑與否定爲中心的布爾喬亞文學理論的種種混沌相反，文學批評之基準的問題，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理論上，是正在向更新的解決的階段提高着。把這事情特殊地作爲對立的方向而指示出來，決不是

我們的單單的誇示。因為『布爾喬亞科學的所有物，祇是它自身的過去的歷史』的事實，也可以說是那根據了費爾巴哈的人間學，或者是素樸的効用的實證主義（像在新興藝術派的藝術價值論中所見到的那樣）的布爾喬亞文學理論的運命的原故。資本主義的恐慌的一般的激化，是密切地規定了我國（指日本——譯者）的布爾喬亞文學理論的行方的。

文學批評之基準的問題，藝術之價值的問題，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理論上，正在從理論戰線的新階段——列寧主義的階段來理解着。例如在『納普』上所載的古川莊一郎的『在藝術理論上的列寧主義的鬥爭』的優秀的文學理論之中，也觸到了這問題。這個問題的新的正確的理解，是可以如次素描地要約起來的吧。

x x x x

首先，我們不得不把評價上的黨派性的見地作為問題。像已經在蘇聯的理論戰線上所說的那樣，在唯物辯證法的發展上，由列寧所高揚的理論的黨派性的命題，是意味着在理論的階級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上之新的階段上的具體的發展的。『哲學者把世界種種地解釋過來了。但最要緊的事情，是變革世界。』這個課題，是理論所持有的

文學批評之基準

批判的實踐的意義之光輝的最初的確認。

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單是在社會發展的客觀的合法則性上認識自己的位置。普羅列塔利亞特要由自己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來變革世界。而且，祇有這種階級的【社會——政治的以及生產的活動】，才是把在階級的前衛的黨的指導之下所行的活動做成前進的東西。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見地上，就是站在××的見地上。並且，成爲這種實踐之導線的【理論】的階級性，是具體地站在黨的見地上的。

就是在文學的見地上，這事情也是一點都沒有不同的。文學一定要成爲黨的東西這個鐵則，是文學批評的現實的基準。

關於文學上的黨派性的見地，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提示了完全明對的【非黨派性】的見解。『直到現在，「我們的光輝的指導者」們，把多少不同於黨的歸屬的，就叫做叛逆者，就斷定爲墮落幹部的那樣行爲，雖然從狹小的×意識中可以得到多少的寬容，但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認識，決不是那樣的。』（青野季吉「關於我們的方向的備忘錄」）正因為他們把黨的歸屬這樣片面地來理解，所以才把作爲勞農大衆黨的文學的宣傳隊而出現的他們，叫作社會法西

斯蒂文學派；這在他們只能感到是『抽象的公式主義的』命名的吧。

若是站在評價之黨派性的確認的見地上，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是最現實的，具體的規定，是瞭然的事。社會民主主義文學派的人們也妄談着文學批評上的唯物辯證法的見地。但是，他們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普羅列塔利亞××世界觀，離開了××見地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現實的發展是不存在的這些事，是什麼都不理解的。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是孟什維克的傳統。

把作為文學批評之基準的評價的黨派性推進到前面來，這恐怕會招致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有害的宗派』的一切布爾喬亞的，御用學的，以及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最高的敵意與憎惡的吧。但是，黨派性的確認，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上，是與任何認識評價的客觀性，科學性都不矛盾的。無寧說是，站在黨的見地上的評價，是比普力汗諾夫的，弗理契的，可以說是死的客觀主義『更澈底的』地，而且更深刻地，更十分地遂行着自己的客觀主義的。

加若干說明吧。在我們眼前的作品，是表明着作者對於世界的一定的認識的。影響我們的那作品，若是根據對客觀的現實的正確的反映而成的，則那作品就可以把讀者

文學批評之基準

引導和組織到不錯誤的實踐的方向去。不歪曲地傳達出現實之客觀性的作品，是指示現實社會的發展方向，同時把社會向必然的方向推進的實踐的楔子。

x x x x

普羅列塔利亞的見地是，在現今的階級社會中，以最冷酷的客觀性反映世界，同時變革世界的階級的實踐的見地。在這裏，和那把人間的實踐祇在主觀與客觀之生物學的自然主義的形態上來理解的素樸唯物論的理解完全不同的，作為主觀與客觀之統一的社會的，階級的實踐的見地，是帶着最理想的意義而表現出來的。所以，我們站在這觀點上分析作品的對於客觀的現實的認識，從這裏評價該作品的實踐的意義。

我們以為，文學批評不是止於證明文學現象之間的【不可克服的歷史的傾向】，而必得在理解文學現象與社會的基本的發展方向之合法則性中，對於現象給與從階級的實踐，x x 見地的【引導】和【作用】。而且，必得闡明，唯有站在客觀的現實的正確的反映上的作品才能持有對社會發展的實踐的意義這一事實的辯證法的統一裏的關係。

x x x x

這個觀點是公然的黨派性。階級的實踐的見地，同時

，也是無比類的客觀性的見地。而且，唯有這個立場，才是意味着文學批評上之科學的基準的現實的把握。文學批評上之科學的基準，除了站在唯物辯證法的見地以外，沒有其他的見地。在這裏，是不能把對作品的說明和評價當作個別的東西的。這見地是可以客觀地追蹤作品的誕生的全祕密，同時，是【負着在一切的評價之際，站在直接和公然的一定的社會的階級的觀點上的義務的。】(列寧)

最痛烈地說過在理論上唯有黨派的確認才是活生生的客觀的見地這事的，是列寧。期望着提高到列寧的段階的我國（日本——譯者）的普羅列塔利亞們，非實踐黨派性的統一不可。這，會正確地訣別了在我國（日本——譯者）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陣營中的藝術價值理論的許多混迷，特別是素樸實證主義見解的殘存（例如看作品的現象的効用即是價值概念的勝本的見解，在需要供給關係中設定了價值概念的林田茂雄的解，是望強地代表着的），同時，會築起新階段上的文學批評的地盤來的吧。

——四月十七日

路，望那邊走——祇有一條

蘇聯峻羅訶夫作 適夷譯

他們到學校裏的時候，那兒已擠滿了來開會的人。大講堂容不下全體二百四十名的家長。哥薩克們，婦人們和姑娘們，從走廊下一直擠到階沿上，互相推撞着。從一字兒打開着的門口，流出混着煙霧的蒸氣。

納葛里諾夫，青蒼着臉，打着先在走廊下開路，滿地的葵瓜子殼，在他的腳底下踏得察察的响。哥薩克們讓開了一條空路，大家盯着眼睛望他。看見了達維陀夫，互相交頭接耳的說了。

「那個就是達維陀夫麼？」一個披花圍巾的姑娘，手中拿着一包包滿葵瓜子的手帕一指，大聲地問了。

「就是那個穿外套的，小個兒。」

「小個兒，可是很結實相呢——你看，那項頸簡直跟

野牛一樣！」——

「是野牛的種呀。」有一個人眯着圓圓的灰色眼睛，望着達維陀夫偷偷的笑。

「這肩膀多麼闊，一定很強健啦，被他一把抱緊，滋味一定很不錯吧……」兵士的妻子娜泰里亞聳着染色的眉毛，不識羞地說了。

「什麼，你們這班女人家，幹麼看中起外路人來？難道老子沒他好麼？」一個有年紀的，把鬍子剃得發青光的薩哥克，張開了兩隻長臂膀，擁着姑娘們向牆邊推。喊聲大作了。哥薩克的背上，姑娘們的拳頭，擂大鼓一般的打過來，

達維陀夫挨到了大門口，滿身都是汗。人堆裏一陣的葵瓜子，大蒜，躑躅煙，和小麥的氣味。姑娘們和少婦們，滿身散放收藏在藤箱中衣服的氣息。全個學校裏，充滿了蜜蜂一般的嗡嗡的人聲。每個人都像分了房的蜜蜂，成羣結隊的黑憧憧的蠕動着。

「這班姑娘真厲害！」達維陀夫跳上了講台，做着苦臉說了。用板搭成的講台上，平放着兩隻講桌。達維陀夫和納葛里諾夫一起坐下了。拉士彌托夫宣布開會，立刻選了主席團。

【現在請黨區委代表，二萬五千人團的同志達維陀夫發言。】拉士彌托夫的話一完，騷擾的人聲，就立刻像潮水一樣的退落了。達維陀夫站了起來，整一整帽子。他講了半個鐘頭左右，講到末了，喉嚨已有點發沙；會衆們靜靜地聽着。漸漸的緊張起來。在光線很弱的兩盞洋燈光下，達維陀夫看見坐在前兩三排的流汗的臉。再後面的人，差不多完全都已罩在一層薄暗之中了。他一次也沒有受到阻礙；可是他講完了後，把身體向觀衆們伸去的時候，質問便跟雨點一樣的落來。

達維陀夫化了好多時間，作了條理的解釋，說到農業上的複雜問題時，納葛里諾夫和安特萊便幫他回答。大致的規約都唸完了，可是質問還是不停止。終於從中排中，站起了一個穿着開胸黑色短外套，戴着狐皮三角帽的哥薩克，他要求發言，洋燈的斜光，落在他的狐皮三角帽上，堅起了亞麻色的頭髮，看去好似在出煙。

「我是一個中農，所以我要說，諸位公民們，不消說，共同農場是好的，我也贊成。可是我們一定要打算打算，胡亂的決定了，不許別人多一句嘴，就算辦成功了，這種方法是要不得的。黨代表同志說，一切都不管，祇要大家合力就有利益；這種話列甯同志也說過。可是這位代表

同志，不大懂得農務，在他自己的勞作中，大概沒有跟着犂頭跑過吧，多半他還不知道，要走到公牛身邊去，須要從那一邊走呢；從這種小地方，他犯了很大的錯誤。照我想，要組織共同農場，一定得用這樣的方法來拉人。自己落田有家畜的人——合組一個共同農場，貧農歸貧農——另外組一個共同農場。富農歸富農——再另外一個。頂貪懶的人，就跑開去造他們自己的小村子。」

會場忍住了笑應答了。姑娘們在後面喀的叫了出來。接着有人怒冲冲的喊：

「怕胆的滾開去，這種話到牛廐裏去說吧。把這傢伙轟出去！」

戴狐皮三角帽的，把手帕揩了揩額角和嘴唇，接續着說了：

「選別人，也一定得像好主人選別公牛一樣的選，總得挑選氣力一樣，高低一律。」

留比西根金站起來了，他震着兩片翼翅似的黑鬍子，向着演說的人說了：

「喂，庫其馬，你這種好聽話還是不要說了吧……女人家也許會不聲不响聽你（輕輕一笑），你還當在跟派拉迦庫其米乞茨（註）說話麼？」

路望那隻牛——祇有一條

(註)指他的老婆。

哄笑爆發了。掛燈上伸出尖尖的火舌，像蛇舌子一樣的舐。全場的會衆都得到一種很開心的暗示，連納葛里諾夫，眼睛裏也有笑形了。達維陀夫不懂，正要問笑聲的原因，留比西金在喧聲中喊了：

【聲音是本人的——歌却是從別人地方借來的呀！你這種選人的方法……一定是進傅羅爾·魯淮諾的機器公會時學了來的吧。發動機，在去年已被你們吞滅了。我可要曝露你的傅羅爾呀！你們紮在傅羅爾的機器旁邊——好似也算共同農場，不過多是富農啦。你們在割麥的時候，得了多少賄賂，總還沒有忘記吧？你還會還想幹這把戲，去跟富農的屁股呀……】

全會場起了極大的騷動，要拉士彌托夫化了好多氣力才維持秩序，叫聲像憤怒的春天的冰雹一樣，在四處亂散。

【在公會裏裝飽了大肚皮啦！】

【富農把你的心冰住了！】

【你的腦袋，可以打葵瓜子呢！】

不很有力量的中農尼古拉·柳西尼羅站起來要求發言。

『沒有討論的必要，問題很明白。』納葛里諾夫制止他。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知道我一定反對的麼？還是你的意見，就不准反對了呢？我要說的，這是自由權的問題，好——就好，不好——你就看着吧。』

『你自己要怎樣，你就說吧，爸爸。不是被別人收買的嘴，總可以說話。』

『我也要說我自己的意見，總之，是說自己的話。我想暫時觀望一下，共同農場畢竟怎樣辦法，如果辦得好——我就加入。』

『准許康特拉德·馬當尼珂夫發言，請上來。』

一個矮個兒的穿粗拉謝布長外套的哥薩克，從後排慢吞吞的向主席台走來，他褪了色的騎兵隊兜帽，在別人的紅帽子，三角帽子，和五色六色的女人們的包頭布和肩巾上搖晃；走到之後，就背向着主席位，鎮定地把手插進褲子袋裏。

『要作朗讀演說麼？』丹加·烏夏珂夫問了。

『脫帽脫帽！』

『最好不要用底稿吧！』

『這傢伙什麼東西都打底稿的呀。』

馬當尼珂夫拿出了一本很骯髒的雜記冊子，急急地翻動着滿寫着劣字的篇頁。

【要笑再等一等吧，等會兒會叫你們哭啦……】他發怒地說起來了：【對啦，記在這兒，正記在這兒，讓我來唸給你們聽。大家已經發表了種種意見，可是都不是具體的，都沒聯想到生活！】

達維陀夫聳着耳朵聽。前幾排上有了微笑的影子，人聲的低波，覆蓋了全學校。

【我的經濟是中農的經濟。】馬當尼珂夫冷靜地堅決地開始說了：【去年我種了五台夏丁田。諸位都知道，我有兩頭牛，一匹馬一個老婆，還有三個孩子。做活的——就是這幾個。所以我的計算是這樣的，田裏的總收入，是小麥九十普特，大麥十八普特，此外是三十二普特雷麥。其中六十普特，必須作家裏的食糧；喂雞鴨，就得要十普特左右，雷麥就充馬料。我還要多少可以賣給政府呢？是三十八普特；假定全部都作價每普特一盧布十哥貝賣出，便純收入四十一盧布。此外賣雞，把鴨送到村上去賣，收入十五盧布。】他這樣地說着，閃着憂黯的眼提高了聲音：【拿了這點錢，我要買靴子，買衣服，買煤油，火柴，肥皂，你想還夠麼？馬上蹄鉄——也得化錢吧？你們爲什

麼不作聲？你們想想，我還能夠照這樣的生活下去麼？年歲好，年歲平常，這還算好，可是遇到一次荒年呢？那我就怎麼辦呢？老伯伯！爲什麼你們要懷疑，要自己遠開共同農場，不許自己去加入呢？說我幹了什麼壞事麼？屁！而且，凡是中農，大家境况都一樣，可是爲什麼你們還要反對，難道自己的頭腦和別人的頭腦都在發昏麼，這待等一等再講。」

「反對保守主義的傢伙吧，康特拉德！留比西金歡呼了。」

「反對保守主義，呸他們的臉！你們要反對共同農場，真是除了自己的母牛，和打麥桶般的小屋子以外，沒有見過世面。施鼻涕的小孩子，也知道自己的東西。V. K. P. (註) 要你們走進新的生活中去，可是你們却簡直是瞎眼的小牛，硬要把頭鑽進肚子底，糊緊了腿搖頭，真不過是這種傢伙！我是準備今天立刻加入共同農場的，而且我也同樣勸別人。自己不願意的人，可不要遮住了路，妨礙別人。」

拉士彌托夫站起來說：

「諸位，問題已經很明白！燈油快要乾了，時候不早，贊成共同農場的請舉手，祇要家主舉就是了。」

舉起的祇有六十七隻手。

『反對的？』

一隻手也沒有。

『不願意加入共同農場麼？』達維陀夫問了：『真像馬當尼珂夫所說。』

散會已在半夜裏了。贊成共同農場和反對的，互相哄哄的說着，直說到口乾舌燥。在會場中的幾處，甚至在主席台近旁，反對的人互相絞在一塊說着自己的理，扣攏了胸口的衣紐。

康特拉德·馬當尼珂夫，從會場裏走回家去；頭上燃着永遠不熄的炬火的星兒。四周靜寂寂地，甚至聽得出遠處嚴寒冰結着大地的裂聲，和凍枝的枝裂的聲音。一到家裏，康特拉德就繞到家畜間裏，望了一望牛，正要輕輕的抱起了一捧乾草，投到牛食桶裏去，忽然想起明天要把家畜送到共同的家畜場去了。便兩手划攏了一大堆草料。嘴裏喃喃的說：

『好，快分手啦……星呀，好好兒幹一番吧；四年以來，我們哥薩克替牛做，牛替我們哥薩克，大家一起勞苦過來……可是我們還沒有好日子過。你們是餓肚子，我是沒興味。正因這緣故，我要送你們換一個新的共同生活。』

啊，吵什麼啦，好像也懂得呢？」他伸脚踢踢吊着牛繩的牛，一隻手把掛滿反芻液的牛嘴吧扳了過來；當他看見了青色的牛眼睛時，忽然想起五年前等這頭牛落地的情形，那隻到了年紀的母牛，偷偷的受了種，連牧牛的跟康特拉德都不知道。直到了秋天，還看不出懷孕的樣子。「不要是石女吧，這畜生！」——康特拉德眼望着牛，心頭冷了。可是到十一月底，她生產了。同一切成年的母牛一樣，是養小牛的一月前了。在夫里波夫節快完結的幾天嚴寒的晚上，康特拉德一次一次的張開刺刺痛的眼睛，兩腳套進暖靴，光穿着一條襖褲子，跑進暖和和的家畜房去看看養了沒有呢？天氣冷得厲害，一個不當心，小牛也許會在母牛將舐未舐之間凍死……到了精進節的末後幾夜，康特拉德幾乎整夜沒睡覺。有一天早上，他的妻子安娜，滿臉喜氣地很得意的跑進來：

「快落地呀。一定是今天晚上。」

這一天晚上，康特拉德天一黑就燈也不熄，衣也不脫的躺在床上，一整夜功夫起來了七次，去看母牛。到第八次天快亮了，牛棚裏的門還沒打開——就聽見重苦的低抑的呻吟聲，忙跑進去看，母牛正做好了產，小小的白鼻面的仔牛，毛毛已經舐得溼淋淋的，一邊兒發着戰，一邊兒

路室那邊港————祇有一條

突着冷嘴唇探乳房。康特拉德收拾起了胞衣，莫讓母牛自己喫進了；接着，就抱起了仔牛，捧在手裏呵着氣暖它，裹進上外套襟子裏，跑進屋子裏：

「公的呀！」他高興地喊着。

康特拉德一向同着一匹蹩腳，過貧窮的日子。後來公牛大起來了；替他幹得好活兒，冬冬夏夏，像自己鬚子一樣的蹄上拖着犁頭，在路上在田地上來來回回的跑……

康特拉德望着這條公牛，感得一團氣塞上喉頭，眼睛有點熱刺刺的，他流淚：流了幾滴淚，心頭就覺得輕鬆點，走出了家畜房，不管夜已深沉，也不睡覺，却吸了一筒煙。

「共同農場不知要辦得什麼樣？一切的人都會跟我一樣理解感覺麼？把同自己孩子一塊兒長大的牲口，送給大家去照管，任是多傷心的事，也不能不送去？可是利己心——對自己財產的戀戀——一定得壓倒，不能讓它伸長起來的！」康特拉德把身子躺到在發着鼾息的妻子身邊，張着看不見東西的眼睛向黑暗中注視着，心裏這樣地想了：

「可是還有小騾羊和小山羊，放在什麼地方呢？這些需有溫暖的小舍，照料很不容易；而且怎樣去把它們別分呢？不是都一個樣子的麼？就是大的人家也不能把它們區別吧

• 可是母牛呢？食料什麼樣送去呢？多麻煩的事！」

到天快亮，他才睡着，睡得很喫力；康特拉德畢竟不是隨隨便便把身子交給共同農場的。

早上，喫過了飯，他緊緊的皺痛着被太陽晒得露了青筋的額角，化了老大的功夫，寫好了志願書：

「康特拉德·弗里司德福洛夫·馬當尼珂夫，

中農，志願率同妻兒及財產與其他一切家畜，參加共同農場，進於新的生活。對於共同農場一切規約，均完全同意。

K. 馬當尼珂夫」

「加入麼？」妻子問了。

「加入。」

「帶了牲口去麼？」

「馬上就要帶去。你莫多說，幹麼這樣子，笨東西？我不是那樣地對你說過了麼，爲什麼還弄出這些樣子來，你不明白麼！」

「我，康特拉德我祇是捨不得母牛呀……我都明白了，祇是一時忍不住呀……」她笑了，一邊兒拿圍裙拭眼淚。

康特拉德從家畜房裏牽出了公牛和母牛；騎上了馬，

路望那邊走——祇有一條

把牛趕到河邊喝水，母牛們喝好了水，想望自己家裏走去，這使他胸頭冒起火來，連忙拍馬過去，攔住了路，把它們趕到村蘇維埃的一邊走去。

婦人們從窗子裏張望，哥薩克們也不走出街上來，祇在牆頭上望。康特拉德心裏滿不高興。可是快到村蘇維埃，他轉了一個灣頭時，就看見成羣成羣的牛馬和羊，鬧得跟牲口市場一樣。身邊橫路裏走出了留比西金，他牽着一條母牛，牛身後，是一隻項頸上綁緊着繩兒的小牛，正在急匆匆的跟上來。

「把尾巴打成一個結，一起趕去吧！」留比西金正想開開玩笑，可是康特拉德却忽然默想，嚴肅了。他一定費了不少力量，才把母牛牽出家裏；面孔上有一條新的搔傷痕疤，便是證據。「是哪個搔起的？」

「老實說吧——是女的呀，女的這畜生，把牛抓住不肯放呀！」留比西金鬍子尖黏進嘴裏，很不快地從牙齒縫裏說了：「她那聲勢真兇猛，簡直跟坦克砲車一樣。在牛棚邊大吵一頓，說出來真到楣，跟毛老鷹一樣跳上來：『你要打紅軍遊擊隊麼？我們連將軍都打倒了呢！』從旁看來，真是好笑……」

從村蘇維埃又跑到契德加的屋地裏。正午前又有十二

个中農，想過了一夜，拿着志願書趕牲口來了。納葛里諾夫帶了兩名木匠，在契德屋地上砍樹，預備做草料棚，谷來麥契山中的第一个共同草料棚。

火

謝翠茵

【醫生……請做……做好事……給我一滴……藥……只要……】蚊子似的微弱的聲音，混雜在那從女犯工場傳過來的「滴咧，滴咧」的織布聲，和「噁，噁」的紡紗聲，震動着女犯病院裏每個人的心。一羣被榨取，被壓迫者，像死屍一樣的陳列在那排擠着的小木牀上，從這許多不同的面孔上，却可以找到同樣的憔悴，黃萎，骷髏似的鬼影；病人身上蒸發出令人發嘔的酸的汗臭，和辣的，惡臭的藥的味道。

【看看……菩……薩的面。】微弱的聲音像幽靈一樣地嗚嗚着顫抖着。在那豆腐塊大的藥房的一角，地上正匍匐着不成人形的瘦鬼娘銀，她和狗一般的可憐，向着病院的管理，特種犯人（註一）哀求着救她，伸給她最後的援手

• 可是，那石像的人兒，高傲而殘酷，好像沒有看見這將要離開人間的伙伴，聽不到這哀懇的悲鳴，她一聲不響安靜的只管做着自己的花邊，窗口落進來一陣帶着花果香的微風，輕輕地掠上病院管理的柔髮，她無限心思的嘆着一口長氣，伸了伸懶腰，連眼睛都不一瞥的繼續她的工作。娘銀絕望的從紅爛的眼眶滾下了瀑布般的淚水，張大着黑嘴巴，那不潔而參差的牙齒，露出像要吃人的野獸一樣；她像吼，也像呻吟的無力地嚷：『天哪！』這時，廿五號病牀上的堅，已被這哀怨的喊聲驚醒了，她坐起身來，揉着惺忪的睡眠，於是跳下牀，走到她同伴的身邊，高聲叫醒許多還在做着夢的病人；病院騷動起來，大家都手忙腳亂的把娘銀抬到六十號病牀上。管理終於抬起了頭，蛋圓形的帶着暈紅的白皙的臉，罩着一層厭恨的黑影，黑溜溜的眼睛，發着惱怒的光，她看見許多沒有常識和經驗的病人，捏着，抓着，叫着的狀態，從心深處發出輕蔑的一聲冷笑。

『媽的！到了這樣危險的時候，還老是不管，人都要斷氣了。』混號長黑鬼的邊婦尖通利，眼看着腳跟也咬過了，背筋也抓過了，而娘銀還是白着眼珠，咬緊牙關，嘴角不斷的流出白沫，她知道這些友情的援助，不能救轉娘

銀的生命了。

『要病院的管理帶藥來，或者有點希望!？』隨着這聲音，那些人的頭都回轉來，不期然的眼光都集中在豆腐塊大的藥房裏的管理身上。

『爲什麼，沒有聽到嗎？老是裝聾做啞，一月裏少了十天（註二），馬馬虎虎的滿足了吧！』

說出了許多人許久想說，而不敢說出聲的話來，大家的心頭都覺得輕鬆。尊嚴受了侮辱的管理，內心雖感到非常難堪和窘迫，然她還極力的保持着她的鎮定與莊嚴。

『我那有能力救活她!』態度和聲音，冷得像冰塊。

『說鬼話！當了七個年頭的病院管理，連救醒一個病人都沒有能力……』

『你敢，今天非要你救救她不行!』堅走到她面前，拳頭對着她幌了幾幌，二隻，四隻，……以至於無數隻的湊着來。

『你再不，便要你的命。』

海浪的怒吼，暴風雨的狂嘯，刺進了管理的心，她在這種威脅之下發抖，躊躇了；終於下意識的在發亮的地板上，慢慢地，慢慢站起來，沮喪着臉，又恨又怕像要哭出來。看着管理從藥架上找尋那要用的藥時，犯人們都親蜜

的互相送着得意的微笑，好像是說：『你看！我們的力是多末偉大的啊！』

藥用過了，娘銀仍沒有醒，可是已經不再抽搐了，安靜得像酣睡，胸口很利害的起伏的跳。她們同伴，傷感的靜默着守着這將要消失了靈魂的軀壳。

『假使，給她住醫院，給她藥吃，那有今天的事。』

一個才從中國鄉村出來的老太婆，大家都叫她「媽」，她有着銀白色的頭髮，還有着挑二百斤重担子的力氣和健康；她入監的原因是，做祖母的人，不願孫兒們被母親拋棄，做母親的人，不願兒子在失戀之下受苦。因此，爲了這正義殺死了媳婦的情人，兒子的情敵，結果，她自己被判了五年的徒刑；不過，現在她的媳婦却仍然不願歸來。憑了她的腕力，憑了她的蠻氣，她在這兒征服了一些女犯；可是她也很富於同情心，抱不平，還時常陪着初進監獄的女犯流淚。現時，她的眼睛血紅得可怕，淚珠在眼眶裏滾。

『住病院吃藥，沒有說話般的容易，監獄也和外面一樣，沒有錢，什麼都不好辦。我們那一個沒有花了錢，進貢點東西？娘銀不是因了什麼也沒有而從這裏被趕到普通犯人室去嗎？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我們只是狗，不是她

們的同類。」尖通利漲着額上的青筋，在這些話中，許多同伴，都被她尖利的眼光抓住了。

「其實，娘銀太臭了，下半身都爛了，病院那能讓這樣的人住，我們也不能怪……」

「奶孟！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病院該讓有錢的上層人住，但爲什麼要叫「犯人病院」呢？你完全是替他們說話，因爲你有錢。」

絲立不能忍住，她連臉都氣青了。奶孟近來的確和她們隔離得太遠，犯人們不但覺得奶孟的話生疏，便連她的外形也似乎沒有看透，她們睜着眼睛釘着奶孟的忸怩不安的胖臉。

「在晚上十二點鐘以後的馬路上，滲淡的街燈下面，滿站着成羣結隊的可憐出賣身體的女人；她們把肉體像商品的零碎的出售，換飯吃；娘銀也便是這樣人羣中的一個。我們能說她們無恥，笑她幹這下流的勾當嗎？只要你聽到她們像嗚咽，像求救的顫聲：「一錢銀（註三）老板尋尋開心吧，人生幾何。」的幽怨的音調，便可以瞭解她們內心的悲哀，不能掙脫的不幸的生涯。我們應該同情娘銀的可憐的生活，因爲這不是她的錯。像娘銀一樣非人地活着，病着，死着的責任，是統治者應該負擔的，因爲他們

造成了這樣的社會制度。」

是的，她們也正是在這掙扎着生活的苦鬥中，爲了飢餓而犯下了罪，這罪，並不是她們自己願意的，假使她們能夠找到職業，可以飽了肚子，養活了家人，誰又願拿自己的肉體作賤，受苦？可是，法律，廉恥對於感到比什麼都來得兇的飢餓的大衆，一點都不發生効力的時代，這女囚的犯罪者，偷盜，操淫業也正作了全數的十分之六，其餘的政治犯，販私酒，販鴉片，殺人，打架，假錢幣，販人口，敲詐的騙子……等，却只有十分之四。也正因爲她們被壓迫受苦的緣故，她們大部份已很快的懂得團結，懂得反抗，而對於堅這一類人，很自然的發生了信任，敬愛。堅到這兒來雖然只有一個多月，可是她已成爲她們要好的同伴了。

堅生着整齊的長方臉，適當的口鼻，兩條濃長的眉毛，一雙閃着威嚴的光輝的大眼睛，並不是什麼美人兒。她比她們懂得多一點的事物，瞭解人家的悲哀，原諒人們的苦衷，在這一點上，她們對她也更加的親愛。

空間暫時的沈默，各人都在心裏掀起了酸辣，甜苦的往事。狹小的木窗欄上罩着那八卦形的蛛絲，被微風吹得直顫動，太陽的光線落在牠的上面，像廣告似的閃着明

暗的彩光。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經驗告訴她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沒有等管理的『大醫生來了』的吩咐，便大家先期地用敬禮式的爬到地板上去。跟着一種不合節拍的皮靴聲，大醫生在她們面前出現了。他和許多「昆亂們」(註四)一樣，穿着藍色的「綢襖」(註五)，白的西裝衣上；長着一付混合種特有的面孔，發光的暗眼睛，臉上許多紫色的孢子更增加了他男性的風度。他一進來，全病院的空間便擠滿着醉人的濃香，無疑的，這是從大醫生的三七式的光滑的頭髮上和身上發出來的花露精的香氣，他像餓鷹想攫取小鷄似地掠着銳敏的眼光，從這一個到那一個。娘銀的將死，一點都不能搔擾着這個當了十幾年的醫官的心，他只知道怎樣享樂，怎樣從這掌握裏的無告者選擇出他的玩物。

『沒用了，這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假使注射，也不過延長她的生命的一刹那而已。這有什麼用處呢？……算了吧，還是要三手來試試看。』大醫生離得遠遠地，念符咒般淡漠的說。從女犯們看來，這完全是一種玩視人命的敷衍，殺人的掩飾，在她們中間漂流着失望而憤恨的眼光，下着嚴重的警報。

『堅！你的病好了嗎？』都是從同樣的人的同樣嘴裏

說出來的話，可是這語調已變得親切而溫和，雖然總不能掩住那狐狸樣的狡猾虛偽。他堆着一臉不自然的笑，臉上的紫泡也在跳。

【好！】堅不耐煩的問答。

堅從來就不願和這一類人說客氣話，胡鬧的糾纏，只有莫大的損失和可恥；尤其，更使她難堪的便是要令她回憶着她生命的一個大的創傷，初戀時的受侮辱。所以她鉄一般的堅信着，不是信仰意志上相同的愛戀，只是和賣淫一樣的可悲。因此，她變成一個女性中心論者，她對那些不是「同路人」的男性，老是板着面孔，甚至想要用掌心拍他們的臉頰，用拳頭擊他們的心胸。

【什麼時候要回中國去呢？】

【還沒有得到通知。】

【不回去吧？我已和你打聽過，只要有人担保，你便可以不必解出境；他們也很知道，女人無論如何也定不上叛亂的罪名，而且你是一個溫柔不過的好人。不過，你沒有保頭，堅！你答應我嗎？我担保你，給你自由，你要跟着我，嫁給我，你知道嗎？我太愛你！】

像社會主義式的求愛，在這監獄裏，已是司空見慣；大醫生的進攻堅，那個不知道？也正因了這緣故，連管監

奶奶都不敢輕易得罪堅。從堅進監一直到現在住病院，睡木牀，有蚊帳，不被趕到普通犯人室去，做蚊子的肥料，躲水門汀，這也當然是大醫生的看中和照顧。當阿堅在重病時，大醫生每天總要親自爲她注射，按脈，檢查體溫，表示他的萬分殷勤和小心的看護，大家的心那個不瞭然。可是當在這樣的今天，這些話未免使人感到點兒驚慌。對於阿堅的信仰，大醫生的引誘，在她們看來是不配稱的侮辱；她們不約而同的翻着白眼，鼓一鼓嘴巴，洩着輕蔑的冷笑。

「不要說廢話！」堅咬着下唇，微蹙着眉尖，極力在壓住她那快要噴出來的氣憤。

「真的，我的確熱愛着你，雖然你不是了不得的美人兒；可是你的一切，緊緊地，緊緊地迷住了我的心，你像妖精，妖精似的迷了我……」。

「你們的鬼魅，我完全明白，我不會無恥的走進你們設好的牢籠，你要知道，我不是玩具，任你們玩弄和丟棄的東西。請不必再獻媚的儘說些騙人的鬼話罷，要想約上我，那只是你們的妄想！」她圓睜着迫人的威嚴的大眼，咬着牙齒，獅子般的怒吼着從地板上跳起來，閃電似的跑出去。

痛快的言語，剛直的行動，使人不敢相信這是從一個非常溫和的女人的口中說出來，做出來的事。滿含着得意和尊敬的笑聲，幾於要把那狹小的病院擠碎。

× × ×

女監獄門口的一片廣大的草場上，豎立着兩棵孕育着許多嫩芽和綠油油的果實的高大的枳果樹，在這樹的旁邊，有一個簡單而帶着藝術風味的小亭子，那便是女監獄管監奶奶的臥房。除了天字第一號的「昆亂」而外，從來沒有見過誰走進去，有了事情，要請求管監奶奶的意思，也只蹲在外面領示。因此，那亭子裏，有秩序，清潔，貴族化；而另一方面是，混雜，骯髒，紛亂，在這女囚牢中，也很顯明的對立着兩個不同的世界的模型。

今天，那幽靜的亭子裏却異樣了，不是守監奶奶一方面從容的細剝着，嚼着檳榔，一方面仰着頭望望空中飛馳的雲塊，或者欣賞着那肥滿將熟的枳果，小鳥跳着舞；而是亂哄哄的聲音，雜着罵聲，哭聲擁在亭口的許多螞蟻似的人們。反常的事變，使阿堅剛才的憤怒，完全被驚訝的心情所冰解了，當她站在亭口的時候，她瞭解那是一回什麼事了，擁在亭口的這許多人，都是普通犯人室的女犯沒有得到特種犯人的優待，也沒有像病院裏的犯人那末

自由，這些人正是織布部的勞苦的囚犯。跪在亭子口哭着的是織布部八十三號的中國產阿嬌。阿嬌的確很苦，三十左右的人，便在舊禮教薰陶之下守了八年的寡，她爲要養活自己和七八歲的唯一的獨子，她得了六百塊錢，替一個販賣鴉片的太太坐監；阿嬌明知道坐監是件苦事，可是比在外面愁沒米，沒衣，沒住，當然要來得好，何況還有那做夢也不夢到的亮晶晶的六百塊錢？於是阿嬌決然的帶着她的獨子替認了罪，進監獄來；監獄却沒有像她理想中的做工吃飯，睡覺的那末自在，犯人們常在特種犯人們的作威作福的搬弄之下，受鞭打，吊縛……的各種刑罰，阿嬌也不能例外；加之，她那頑皮的獨子，使她比誰都要受苦，打，吊，都成爲她日常的功課。

「你看！她的臉，手，都是紅青的腫塊。」圍住亭子口的人叢中有這樣輕微的聲音。

「本來，犯不着這樣的打，一個小孩子到着水池裏去耍了一點水喝，有什麼彌天大罪！雖然那水是管監奶奶們喝的。」

「都是特種犯人們玩的戲法，阿嬌從來就沒有送過她一份禮，假使不是我們大家替她求饒，恐怕今天打死也不一定阿！」

「不要說閒話，還是趁這個機會，守監奶奶喘着氣的時候，向她懇求赦免了阿嬌；不然，過了一會，恐怕還是吊縛吧？管監奶奶的脾氣是不好惹的。」掖汪對這些人提議。

「奶奶！請賜給我們這許多人的臉，赦免了阿嬌，以後要她當心就是。奶奶！」

守監奶奶一聲不響，大約因出了猛力的緣故，還斷續的喘着氣，那種殘酷的表情，還存留着在那餘怒的臉上。

「阿嬌，向奶奶磕一磕頭，謝謝奶奶的恩典。」豐富着經驗的老尖比喊着，這些人知道守監奶奶已是默認了她們的請求，於是連拖帶拉的把阿嬌扶走了。

被扶到織布間去的阿嬌，躺在地上，放聲的哭，那哭聲比空谷裏杜鵑的啼叫還要來得哀怨，淒涼，織布機完全停止了作用，她們圍着她，陪着她們可憐的同伴傷心着她們的命運泣聲；從綴，嘆氣聲中，可以瞭解到「犯人們的生活」。

「阿嬌，不要哭了吧，她聽到了又是一陣風波。天哪，我們的命運爲什麼這麼慘！」最後的一句給與這些人的是酸痛，於是再也不能抑止的狂濤般的眼淚，滾下來。

「不！不是我們的命運，而是我們自己爲什麼願意忍受這種壓迫，這些痛苦！？」

像亞摩尼亞藥水，把受了打擊而昏了腦袋的人救醒一樣，大家都搜尋發出這聲音的人，那是從織布間休息下來的將解回中國去的阿昭；阿昭是個活潑樂觀的不滿廿歲的女孩子，管監說她是個可怕的怪物，什麼謀叛亂的革命黨人，和阿堅犯的是同樣的罪名。但犯人們，都覺得她們很可愛，可愛的原因都有點模糊；不過，只明顯的感到，她們的每句話，都含着無上的真理。

『阿昭的話很對，打我們，壓迫我們的只是幾個人，而我們被打，被壓迫的却有無數；這末多的我們，爲什麼甘心的受打，甘心的受壓迫呢，難道說我們的力量薄弱嗎？不，朋友們！只要看看我們這末多的拳頭也便自信和滿足了。』

『我們從天上發着魚白色的光，便一直勞働到太陽落的時候，我們得到什麼呢？吃不飽的飯，臭爛的菜，睡冷的水門汀，供血養蚊子，受打，受侮辱……』

『對呀！我們爲什麼願意？！』這些人受感動了，她們揩乾了臉頰上的眼淚，再也不哭了。她們相信有了比傷心更好的出路，堅充滿着滿腔高興熱誠的正要說下去，那邊，特種犯人來了，

『爲什麼不做工？阿嬌起來，上工去！』忠心於獵戶

的獵狗，時刻都在追逐，欺凌着弱小的兔子們。

「媿俞銀！阿嬌實在走不動；你看，全身都是這個樣子，流着血呢，還是請你包庇，讓她休息一下；媿俞銀是再好沒有的了，常常體貼我們，我們那個不知激感！」媿汪揭開阿嬌的上衣，青紅的腫疤，流出絲絲的血水。

阿墜說的話又在她們的腦際盤旋，此刻已變成驚人的毒蛇，緊緊纏住了她們的心，和整個的精神。現在的阿嬌，沒有哭，只是感到過度的疲倦，

「上工去！阿嬌的教訓大家都知道了。」說完話的媿俞銀，張開兩隻手，像趕鴨羣一樣的趕她們上工去。

於是織布機又開始動作了，「滴咧！滴咧」的聲音又流溢在空間。

罩着電網的高而古舊的監獄的圍牆，在狂風猛雨中，已漸漸兒地剝落了那表示着雄偉的紅外層的颜色，露出了死亡的末運的可怕的[^]猙獰。圍牆外面布滿着瞭望台，守監的崗位，警士們不斷的執行着他們的責任，雖然那些武士們能夠一眼瞭然的俯覽着一切，但，似乎誰都覺得萬分的無聊和苦悶，他們常常苦着臉在那兒走圈子，拚命的抽煙，拚命的吐出一個個的煙圈；有時，還會從瞭望台上拋一些香烟或糖菓和他們胡調。

圍牆裏面，是女監獄的後草場，這兒也植着一顆不能合抱的柞葉樹，草地上種着七里香花，夜蘭花，薔薇，這一類的東西。

堅和昭兩個人坐在那棵大柞葉樹下面的草地上，這種情形，已變成她們不可少的功課，在空時，總忘不了這個場所。從葉隙裏漏進去的陽光，落在她們的身上臉上跳。

「我想，這已是時候了！我們不應放棄了這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昭！對嗎？」堅撫摸着嫩草，沈思着說。

「是的！我也覺得，現在是煽風的時候，火已在燃着了！」她不像一個活潑的少女，而是一個軍隊裏的參謀。

「昨天，我們和男監裏的關係也弄妥了。以後，我們可以很快的互通消息，取同一的行動，環境對於我們太好了，昨天他們已決定了鬥爭的策略和計劃，你已得到通知了吧？現在，我們要趕緊進行這工作，明天，是的，明天，我相信有很好的機會助成我們的計劃。昭！你雖然後天要離開這兒，可是你還必須幫助這工作，我知道你是個忠實勇敢能耐苦的同志，我尊敬你的工作魄力。同時，犯人們對於你也有深刻的信仰，你和她們相處的關係也比較長久點。這裏的我們同志，雖有不少的忠勇戰士，但她們都比較幼稚，你必須負起這責任。」堅握着昭的手，誠懇的。

『應該的，你不說，我也要幹，一刻鐘的存在，便要盡一刻鐘的責任。堅！我自有生以來，你是第一個瞭解我的人，實在，我和你在一起總覺得非常幸福！可是，我却要回去，被強迫的離開了你。』昭的活潑走了，存着陰沈的臉孔貼到堅的胸間，手挽住阿堅的頸，堅默默的拍着昭的肩，像是安慰，兩個人都感到說不出一腔煩悶。

『我們恐怕再不能相見了吧！土豪劣紳是不會放鬆我的！我很知道，船抵S埠的時候，我會在統治階級手裏死去；然而，我懼怕嗎？不，決不！在我們沒有成功之前，我們拿生命，交換人類的幸福光明；一個我的犧牲，算得什麼。』

『昭！請不要想起死，死在我們雖不算一回事，但我們不要把可貴的時間，丟進無用的煩惱裏，死來臨了，便讓牠安靜的來好了。現在，我們還是有計劃的進行我們的工作。昭！還是說，你回去……』

『當然幹囉！還有什麼問題！』她坐起身來，理着她頭上的亂髮，仍是勇敢，剛毅，活潑的昭。

『好！天快要黑了，老鼠們又要攢黑鼠洞了，我們活動的時候快到了。』

他們站起身來，拍去身上的草梗，兩個背影雀躍着在

火

薄暮裏消逝了；只有鳥兒在叫，草兒吐着綠氳，瞭望台上的警士拼命的吸着烟捲，無聊的吐着烟圈。

× × ×

天終於從漆黑之神的翅膀下逃了出來，小星疲瘁的閃着眼，大地罩上淡灰色的網，雄雞報着壯厲的曉鐘，整個村落都充滿這啼聲。從都會的中心，各自奔馳着前程的電車，在軌道上發出在沈寂的早晨中所不能掩沒的空洞的叫聲。女監的囚犯們一口氣擠出黑鼠洞，帶着無限的疲勞，伸着腰，打着呵欠蹲到草場上，漸漸的排成了一條淺黑色的長蛇。

露珠在草兒上面吻着她們腳心，清晨的涼意驅走了睡神，男監裏的叫子剛剛响過，也許他們正在開始着點人。她們都豎起耳朵，想從這叫子响後幻想出他們的動靜。這樣，會使她們感到一種親密的滿足，像詩人或文學家那樣的感到纏綿的詩意和奔湧着的情感，因為大部份的她們，都有親人在正隔着一重圍牆的男監獄裏。

「娘銀斷氣了！」住病院的人把這消息告知了她們的伙伴。

「什麼？死了！？」

「噫！少了一個同伴。」犯人們垂頭喪氣的表現出友

愛的傷心。

「咳！……咳！……」重濁的嘆氣聲流在空中。

空間立刻靜下來，她們的腦子裏像無數的螞蟻攪着似的難堪，她們自己也說不清，傷心呢，還是憤恨，恐怖？昨夜討論的「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條。」的結論，此刻又很清楚湧上她們的腦袋。

「媽的，我們又損失了一個伙伴在劊子手的手裏。」

「點完了人我們一道去看！」

叫子响了，總管監的進來。

「一，二，三，四，……二百，……四百六十八，爲什麼？錯了嗎？差了一個。」總管監的拿着鉛筆的手在空中劃了一下，兩撮蒼白的鬚鬚，使人要想起暹文初級讀本的「Dapehdi」的故事。

「奶！「奏巧」（註六）數目不會錯的，今天死了一個犯人。」

「早知道，當了這麼多年的職務，難道會弄錯？」總管監用筆在紙上劃了幾劃，高傲的笑着便走出去。

命令散隊的叫子响了，她們蜂湧到狹小的病院。

病院裏裝滿了人，門口窗口也擠滿着人，誰都想把頭和死人接近點，好把這同伴的一切記個清楚。她們浪潮一

樣的向前擠着，木板不耐煩的下着「嘎……嘎」的警告，要倒塌下來了。

「噹鈴……噹鈴……噹……鈴」

兩個穿着藍布短衣服的男犯人，腳上的鐵鍊跟着動作發出金屬與金屬的，磨擦的响聲。他們抬着一張上面蓋着毯子的布牀，兩條有力的粗大的臂腕，寬大凸出的胸，堅實的赤黑色的肉，健康魁偉的體格，雄糾糾的精神，磁石一般的吸住了那些女人。她們擠着，擠着讓給他們一條路。

「先把那指頭印上去。」

兩個男犯才把那布牀放下，「三醫生」便嚴厲的指揮着他們，把自己手裏的幾張說明犯人的死是不可救藥的證明書，交給他們；他們用力抓開娘銀那冰冷的堅硬的手指，一個個的彎硬的指尖都塗上墨油，先後的把指紋印到那證明書上去。只有那板壁求救的「嘎……嘎……」的响聲，和各人急促的呼吸，在這悲肅的沈寂中相呼應着。

頭越來越多了，比鄉村的戲場還要湧擠。

「屍體放到什麼地方去呢？」含着悲哀和好奇的情緒問。

「送到男監裏的一個深坑，只要下一點藥水，屍體便

融化了。」

「不，送到「越色局」(註七)的公共墳場去。」

她們這樣那樣的推度，誰也不能給誰一個正確的回答，誰能夠知道統治階級的佈置呢？

「姊妹們！我們要每天做十二個鐘頭的工，完全費盡我們的精神，吃的東西像喂狗的一樣，病了，沒得藥吃，這樣，誰敢自信自己不病，不死？這樣的死期，也說不定有臨到我們自家的頭上來的一天。」

像安置在床頭的鬧鐘，驚醒了她們的夢，空氣緊張起來。堅提高着响亮的聲帶，莊重的語調，犯人們的血在心中奔湧，有的，竟淌下了眼淚。「三醫生」還有點兒莫明其妙，他的眼睛緊緊地看住堅，在他看來，也許堅在發瘋。

「姊妹們！事情都一清二爽的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被強迫做不願做的事，我們被強迫說不願說的話，我們被侮辱，沒有地方伸訴，我們被強姦，也沒有地方控告，我們被鞭打，被毒害，只有忍受，難道，這生死關頭的時候，還要安靜的忍受下去嗎？」

「誰願意？」許多人憤激的回答。

「三醫生」明白了，他和上門雞場的雄雞一樣，跳起來便想向對方進攻；那老是像喝酒一樣紅的臉孔，一直紅

到頭部，耳根。

「你們究竟鬧什麼鬼？」

「我們爲對於自己生命的保障，我們作着正當的要求，先生，我們尊重着你的人格，請你也承認了我們的人格而不必干涉我們的自由。」

令人不肯相信的從容的態度，偉壯的語氣，幾十隻，幾百隻威迫着他的兇眼，團結的精神，都使「三醫生」戰慄！那能保證，他如再進一步的鎮壓，也許他的左手也會像右手同樣不幸的斷送在女監犯們的手裏，他偷望着他被男犯們斬去了的假手，漸漸地感到怯弱和軟化了。他的不安給了她們高傲，和自信的加強，兩個男犯，沒有的他們的眼睛也射着同情的光芒，臉頰上現着尊敬的微笑。

「我也很知道，我們都是人，因此，我們不會終是屈辱容忍，那末，用什麼法子來表示反抗呢？像阿嬌在毒打中用哭來哀求嗎？像娘銀在將死時，用看看菩薩的面的話來求救嗎？大家細想看，懇求的話，能夠打動他們的慈悲心，能夠減少對我們的壓迫嗎？」

「他們只有一副比虎狼還酷毒的心腸，我們的懇求只有增加他對我們的壓迫和進攻，」有人搶着說。

「對的，用弱的哀求，只有表示着我們的屈服！我們

的痛苦也只有加多，姊妹們，大家都瞭解，堅信吧！用軟的反抗一點都沒有効力，現在，我們只有一條心，大家都要爲要求改良待遇，承認我們有獨立的人格，不能隨便侮辱我們，壓迫我們而鬥爭！從這時候起，大家都要抱着非得到完滿的答復不止的奮鬥精神。」

茵的眼睛噴出強烈的火焰，這火焰射進犯人們的心中燃燒着。雷一般的鼓掌聲和喝采聲，幾乎震得耳聾。她們的情緒像洪濤般的洶湧，忘記了自己的瘋狂。

人羣中起了騷動，擠着挨着，和海浪般的湧起來，又和海浪一樣的退下去。

「賤貨，鬧什麼鬼！？」

突如其來的皮鞭，跟着突如其來的罵聲，雨點般落到門口的女犯身上，秩序亂了，有的想走，

「姊妹們，不能跑，跑便什麼都完了！這正是好的機會，她親自送給我們！」

那些人跑回來，握緊了拳頭。

「把她拖進來。」

「不，揍死她再說，想不到管監奶奶也有這樣的一天，我們要復仇！」階級的憤恨爆炸成驚人的怒吼。

「打！打！」

「打打出氣便算了，留着她不值錢的狗命。」

復仇的怒吼，勝利的狂笑，拳頭落在肉體上的悶響，
混雜着呻吟掙扎的哀求……

(註一)特種犯人——即被監獄的負責人，用派來監視犯人的犯人，和工頭一樣。

(註二)被派監視犯人的特種犯人，每個月都可得政府的特款，廣天不等，以職務來定日數。

(註三)一錢銀——暹羅幣每四錢為一銖(元)。

(註四)昆亂——官名，對於大官的稱呼都用此。

(註五)幔——暹羅人無論男女，大多不他長褲子，他們的穿幔，像我們的穿褲，幔的形狀比我們中國女人的裙子還要寬大，經他們捲起之後，也頗藝術化。

(註六)奶——和我們的「君」，「先生」的義同。

(註七)「奏巧」——女人用的尊敬的助詞。當她長輩對她說話時，也用此來代替「是的」。

(註八)越色局——現已變成地方名。本來是一個寺院，地址在暹羅的京城裏。

一九三三，五，卅完稿。

來 件

中華婦女解放促進會緣起

目前是狂風暴雨的時代！陰霾與黑暗吞沒了整個的世界！尤其是從次殖民地走向殖民地化的我們中國，却正是這狂風暴雨的中心地帶！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土豪，劣紳……都正在對着我們被壓迫民衆張着他們的貪口，伸出他們的毒爪，吞噬我們的最後的血肉！

在我們這許多的敵人當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尤其兇惡橫暴。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他搶去了東三省，搶去了熱河，控制着華北，飛機，大炮，時時威脅着我們的生命！

在這整個民族的總危機當中，在這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只要是一個中國人，只要是一個被壓迫的大家，他就有起來爲着自己，爲着整個被壓迫大家而戰鬥的使命。

婦女羣衆是廣大的被壓迫民衆的一部分，自然，婦女羣衆決不能站在鬥爭的圈外。所以，毫無疑問的，在當前我們佔中國全人口半數的婦女同胞，也應當一致奮起，負起我們的偉大使命。

同時，我們要知道，婦女羣衆除了與男子同樣地受帝國主義，軍閥，官僚……等等壓迫而外，還有其他種種婦女所特受的壓迫和束縛——經濟的，政治的，社會地位的一切不平等。所以，我們在參加整個被壓迫大衆的解放運動的時候，我們也決不能夠放鬆自身的解放運動。而且我們認定我們自身的解放運動也就是整個被壓迫大衆的解放運動中之一部分；而這一部分運動也一定可以推進整個的運動。

本會——婦女解放促進會——之發起，正基于以上的意義。概括的說來，就是，我們要把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們團結在一條戰線上，一面爲着整個被壓迫大衆的解放而鬥爭，一面促進婦女自身的解放。

我們懇切地，熱烈地要求一切被壓迫的女同胞們都能夠和我們共同攜手前進

爲着被壓迫大衆的解放！

爲着我們自身的解放！

發起人	歐 查	白 薇	李 蘭	李佩瓊
	陸真惠	周競中	蕭芝雲	周其英
	劉潔文	胡壽華	胡 楣	曹如蕙
	葉淑珍	葉 蔭	彭端淑	鄧曼青
	葉若蘭	尹鳳傑	何淑英	池振超
	傅竹君	梁起芳		

新詩歌第一本目錄

和平的白鴿——麥唐納.....	森 堡
六月火燒着.....	俊 人
打磚歌.....	溫 流
東洋矮鬼打中國(道情).....	竹 友
鷄不啼.....	楊 駿
統繪中.....	白 曙
五晝夜：.....Vora Inbea作.....	柳倩譯
送士兵..... 村田達夫作.....	森堡譯
兄弟你離開了我.....	滿 風
鬥爭(詩劇).....	秋 葉
地球的翻身.....	奇 玉
兒歌.....	流
詩歌的形怨與樣式.....	木 天
關於倍茲敏斯基.....	謝 劍

(每本售價一角五分全國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徵稿條例

- 一、凡關於社會科學及文藝性質的文字，或書報之批評介紹，或國內外通訊，皆十分歡迎。
- 二、文體一律白話，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 三、稿上請註明姓名及地址，發表時得因原著者之同意使用筆名。
- 四、稿件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得退還外，無論發表與否，概不退還。
- 五、稿件揭載後，酌致薄酬。
- 六、揭載之稿，除本社得印行合訂本外，仍保留著作者之版權。
- 七、本刊編輯於來稿有刪改之權，如不願刪改，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請寄上海老靶子路一六三號湖風書局本刊編輯部收。

正路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特大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埠每冊實洋二角外埠另加寄費

張 耀 華 主 編

湖 風 書 局 發 行

上海靶子路一六三號

價 目 表	時 期	冊 數	價 目	郵 費
	二 月	一 冊	一角五分	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
	半 年	六 冊	八 角	國內不收 國外一元
	全 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國內不收 國外二元
	特 大 號	價目另訂 (定戶概不加價)		